

邊 境 海 鄉 烽 煙 餘 韻

金門 文學獎

——得獎作品輯二——



第21屆

THE 21TH
KINMEN LITERATURE
AWARD

長篇小說・優等獎
《埔城記事》
陳嘉甄

——縣長序——

浯島文學獎從民國九十三年開辦以來，截至目前已經是第二十一屆，這二十一年來從一個海島地域型的徵文比賽，到如今深受各方矚目，朝向華人的文學獎邁進，文化局這些年來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浯島文學獎的舉辦，是金門縣文化局每年的重要工作，不設國籍的限制，提高比賽獎金，就是希望世界各地的華人作家，能將目光聚焦金門，提高金門文學的能見度，吸引更多鄉親及世界各地華人作家的參與。

本屆浯島文學獎曾在「聯合文學」雜誌及「金門文藝」雜誌刊登徵文廣告，並商請旅新加坡作家寒川協助，在印華日報及國際日報、印尼新報刊登廣告，因此投稿的來源除台澎金馬作者外，還有馬來西亞檳城、印尼、大陸浙江溫州等地華人來稿，透過各界大力推廣，今年投稿總收件數較往年提高不少。

福海在這裡要祝福所有得獎人，不管您是不是金門子弟，您書寫的作
品，都有濃厚及深刻的金門元素，這是浯島文學獎和其他文學獎不同之處，
希望能透過您的生花妙筆，讓金門被世界看見。

欣逢第二十一屆浯島文學獎得獎作品集結出版，希望更多人看到這些
優秀文學作品，感受金門的浪漫風情，欣賞金門樸實之美，進而喜歡金門、
愛上金門。

金門縣 縣長

陳福海

謹識

——局長序——

總獎金高達一百一十萬元的浯島文學獎，從今年六月一日起開始收件，到七月一日截止，總共收到長篇小說組十二件，散文創作組八十六件。經初審、複審到決賽，第二十一屆浯島文學獎得獎名單終於在九月四日出爐。

今年共收到九十八件作品，於七月二十四日舉行複審會議，長篇小說組聘請縣籍作家楊樹清、澎湖縣文化局副局長洪進業及金門文藝總編輯張姿慧擔任評審，篩選六件進入決賽。散文創作組則聘請縣籍作家洪春柳、洪玉芬及知名作家呂武志擔任評審，篩選十二件進入決賽。

決賽會議於九月四日舉行，長篇小說組評審由縣籍資深作家吳鈞堯、任教中正大學的作家教授王瓊玲、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執行長蔡素芬負責；散文創作組則由金門文藝社長楊筑君、逢甲大學外文系教授莊坤良、資深編輯人傅月庵（林皎宏）等三人負責，兩組都經過一番熱烈評審、反覆討論，最後才作出決議。

長篇小說組採三年徵件一次，創作實屬不易，其中首獎方面，經評審充分討論後仍無法認定參賽作品有達到首獎資格，最後決議「從缺」，只錄取優等兩名，由陳嘉甄、李福井各得獎金二十萬元。散文創作組首獎由張慧玲獲得獎金十萬元，優等獎有王錦芬、許維民各得獎金五萬元。

浯島文學獎今年邁入第二十一屆，早已打響知名度，每年的活動徵件透明公開、評審過程嚴謹、頒獎隆重禮遇，不僅贏得各界讚許，咸認為和台灣的各大型文學獎徵文活動相比毫不遜色，浯島文學獎是金門縣文化局每年的重要工作，打破國籍的限制，就是為了讓海外作家有機會透過比賽發聲，提高金門文學的能見度。

在此我要恭喜所有的得獎人，由於你們的參與，讓浯島文學獎更加成長、茁壯，未來我們可能會檢討增加其他徵稿項目，希望浯島文學獎更多元，吸引更多作家來參加。

文化局 局長 呂坤和

謹識

——委員簡介——

長篇小說組——複審委員

楊樹清

楊樹清先生，報導文學作家，金門燕南書院院長，廈門朱子書院學術顧問。祖籍湖南省洞口縣（原武岡）高沙鎮社山村高家組，一九六二年出生於金門縣燕南山古區村。歷任財團法人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出版部企劃主任暨雜誌部總編輯，宜蘭佛光大學、金門大學駐校作家等職；著有報導文學《金門島嶼邊緣》、《天堂之路：掃描台灣新移民在 哥華的浮生現象》、《消失的戰地：金門世界文化遺產顯影》，散文《少年組曲》、《渡》、《番薯王》，小說《小記者獨白》、《愛情實驗》、《阿背》等計三十餘種。

洪進業

洪進業，一九六四年生於金門。金門高中畢業，臺大歷史系所學士、碩士、博士。普考、高考及格，現任職澎湖縣政府文化局。作品多刊於金門日報，曾獲中央日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推薦發表、聯合報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六次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出版有詩集《離開或者回來》。

張姿慧

一九七二年出生金門，二〇〇二年移居台北。曾為電子媒體記者、《當代設計》雜誌主編，現為《金門文藝》總編輯、墨言文化主編。曾獲浯島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時報文學獎小說獎決選入圍、兩岸徵文優秀獎、金沙文學優選獎，短篇小說集《地雷炸開後》獲選國藝會創作補助。著有長篇小說《我把哀愁藏在笑聲裡》、報導文學《我們從遠方來》、《馬六甲山王與海王——吳心泉家族史》、《島嶼時光》合集等書。

散文創作組——複審委員

洪春柳

福建金門人

臺灣大學中文系學士

文化大學政研所新聞組碩士

廈門大學中文系戲劇戲曲學博士

金門高中國文教師退休

金門大學、空大金門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著作：《七鶴戲水的故鄉》、《浯江詩話》、《金門島居聲音》、《不知春去》、《當代金門演藝的變遷》、《人在離島金門》、《戲水浯江》等。

呂武志

呂武志，台灣省澎湖縣人，台灣師大國文系教授退休，曾任健行科大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副主任。曾講授「昭明文選」、「唐宋八大家散文」、「散文選及習作」、「文心雕龍」等課程，著有碩博士論文《唐末五代散文研究》、《杜牧散文研究》，及《唐宋散文修辭與國文教學》、《文心雕龍與魏晉文論》等專著。散文創作有《想念小鸚鵡》、《鳥兒》、《用荷蘭郵票貼心》等。

洪玉芬

洪玉芬，出生金門烈嶼青岐村，輔大歷史系畢，貿易老兵。工作旅行百餘國，近來以非洲最頻繁。採擷見聞、感想，總與原鄉或生活連結。喜歡烹調文字與食物。曾獲浯島文學散文獎、旺報——兩岸徵文選、漂母文學獎和金沙文學獎等；著有幾本散文集《希望不滅》、《雜貨商的兒女》、《多情應笑我》、《馬背上的舞步：非洲奇緣》；主編散文合集《島嶼食事——金門人金門菜》。

長篇小說組——決審委員

王瓊玲

王瓊玲，東吳大學中文系博士。

世新大學中文系創系系主任。

曾任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國立台灣圖書館首位駐館作家。

亦是知名的小說、散文、劇作家。

作品中以《待宵花：阿綠叔的八二三》、《春閨夢：那些被留下來的女人》與金門有深刻的連結。

吳鈞堯

吳鈞堯出生金門，曾任《幼獅文藝》主編，獲九歌出版社「年度小說獎」、五四文藝獎章、中山大學傑出校友等。《火殤世紀》獲文化部文學創作金鼎獎（小說）、《重慶潮汐》入圍台灣文學散文獎金典獎，以及《一〇〇擊》、《遺神》、《孿生》等。多次入選年度小說選、散文選、新詩選，近年回歸詩隊伍，出版《靜靜如霜》、《水裡的鐘》等詩集。

蔡素芬

蔡素芬，自由時報副總編輯，兼任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慈善基金會執行長。主要作品長篇小說《鹽田兒女》三部曲——《鹽田兒女》、《橄欖樹》、《星星都在說話》，及《姐妹書》、《燭光盛宴》、《藍屋子》；短篇小說集《台北車站》、《海邊》、《別著花的流淚的大象》及編選文學選集數本；二〇二三年出版長詩集《森林詠嘆調》。《鹽田兒女》改拍為公共電視開台戲劇。曾獲《亞洲週刊》十大華文小說、金鼎獎、吳三連獎及其他多種文學獎項。

散文創作組——決審委員

莊坤良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美國南加大英文系博士，曾任台師大英語系主任與國際事務處處長、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亞洲大學外文系特聘教授，現為逢甲大學外文系客座教授。

他的研究領域包括喬伊斯專題、愛爾蘭文學、後殖民論述和文學與文創。曾出版《消失的旅行》、《人間筆記：莊坤良書畫集》、《活學活用玩英文》、《英語教學的文學觀點》、《戀戀愛爾蘭》、《都柏林的喬伊斯：喬學研究在台灣》等書籍，也曾翻譯《生命殿堂：羅塞蒂的十四行詩集》和喬伊斯的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

林皎宏

傅月庵，本名林皎宏，作家，資深編輯人，著有簡繁體作品多種，文章散見兩岸三地報章網路。

楊筑君

現任《金門文藝》社長
旅外藝文學會副理事長

著有詩集《井邊的故事》、散文集《五月的故事》《裙襪搖曳》、《海邊的風》、《島嶼，沒有遠方》

二〇一五年獲得《海峽之聲散文佳作獎》、《旺報兩岸徵文佳作獎》《二〇一五年中國散文精選台灣卷》

二〇二一八年浯島文學獎小品文獎

二〇二〇浯島文學獎散文組首獎

二〇二〇浯島文學獎新詩組佳作

二〇二一兩岸金沙散文獎二、三屆獲獎

二〇二二年七月獲民視選為金門文學代言以〈乾杯，不是酒〉拍攝「飛文學地景」點狀播出

—
目次
—

64	54	46	28	21	16		08	04	02
五、平林鄉的鼠	四、採碗藥	三、水息家的宴會	二、老士官長和笨狗	一、腰治的阿爸	埔城記事		委員簡介	局長序	縣長序



204	180	163	148	129	120	112	101	96	89	75	69
十七、驚夜	十六、春牛圖	十五、海礁上的人魚	十四、羊角窟	十三、村民大會	十二、苦父灣	十一、渡溪	十、令仔	九、偏那裡綠楊堪繫馬	八、大山上的石頭精	七、起脛	六、送油飯





埔城記事

作者／陳嘉甄

第二十一屆浯島文學獎——長篇小說組・優等獎

出生成長於金門，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博士，曾獲一〇九年浯島文學獎短篇小說組佳作、一一〇年浯島文學獎長篇小說組優等、一一一年浯島文學獎短篇小說組首獎、一二二年浯島文學獎散文創作組首獎。

埔城記事

在浯島至東處，有一座岬角，像片蛋糕一樣立著。潮漲時，海水四環，形成一道護城河，把岬角圍成孤島。潮退水褪時，岬角又重回浯島一隅，護城河消失了，至多只能蓋住腳盤，墊上幾塊大石，一蹦一跳，幾下就能過溪。

當大山上亂雲如獸之時，狂風推起高浪，兇猛拍打著嶙峋崖壁，拒崖開出大大的浪花，水氣瀰漫，岬角如置雲霧間，凜然不可攀。而春和景明之際，岬下的海波，像舔著牛奶的貓舌，又輕又巧。細沙厚厚的鋪在灣邊，像春天草地的綠絨。沙裡水裡，都細細閃耀著金色的雲母輝光。岬角臨灣而立，像是這片俏麗水色的守護者。

岬角以花崗岩為盤基，覆著細緻密實的黏土層，坐落著高埔村及一段殘圯城牆。高埔村是個小村，而且愈來愈小。殘牆是明時所建的護牆，大半埋在黏土層裡，小半露在黏土層外。築牆用的崗石顆顆足半米長寬，方正敦實，古老而整齊。高埔村人說，大腳神仙要過海，一腳踏在浯島邊緣的石頭山上，留下大腳印。小妖精們不敢靠近，經過腳印時全都害怕的繞著走。經過千萬年，腳印四週被妖精深踏成溪，而這個前窄後寬的印記，就高高的聳成了岬角。

要上岬角，唯一的坡路直長陡峭，再健壯的男子都得爬得氣喘吁吁，心口難平。

村人十分以埔城為傲，「咱浯島，能有城牆的，都是名村。古輿圖上不是大大的寫著陽翟城和金門城嗎？都是和咱高埔一樣重要的地方。」

村人邊比劃位置邊說，就像真有張地圖在眼前一樣。「你現在去陽翟村走一圈，看還能不能找到一塊牆石。幾次遷界，幾百年前就毀得沒影沒跡了，比不上、真的比不上。來，你摸摸，咱鄉這可是實實在在的牆石，多整齊，當年城衛一聲令下，四面八方的箭，咻咻的從城牆上射出去，像噴水池那樣張開，再多倭番都近不得，不知有多威風呢。」

村人再指著露頭的一方斷牆，曾經有一個書生，在應考前登岬，對著埔城落日，想起當年抗倭海將的孤臣之情，寒海驅馳，將心血盡化頂上繁霜，不由得深受感動。書生昂頭，長長的伸出雙掌，捧著圓日似的，宣誓投筆從戎。他的寬袖被落日染得輝紅，被風吹得咻啦響。

村人忘情的回憶著，而聽者的眼神卻變得迷渺，村人在心底嘆氣，聽者必是不熟歷史缺文化的，趕緊加上補充，「書生投效軍旅，真的成了大人物，封鎮國將軍呢！軍隊前陣子才拆了他的墓石去構工，現在古崗鄉外的擋土牆上，那蓮形的石塊就是了。」總之，埔城奇景可觀，文化深遠，足以激勵人心，堅定志向。

一旦與金門城比較，出現了正確的對手，村人更是激動。「啊，你問金門城？那也不過就比咱城多留了城門和牌樓，樣子齊全點而已。我偷跟你說吧，全是靠著前年整一點，去年修一點弄出來的，誰見過牆邊那塊石頭，在明朝清朝時，擺的什麼方向、什麼位置？什麼整新如舊的？我告訴你，既沒人見過明時的城，現今修出來什麼樣，你以為的古城牆，

就是什麼樣。你又怎麼知道我們埔城今年不修？明年不修？」

後來，高埔村的城牆不但修了，還修得又高又大，比古牆更長、更寬，完完全全將高埔村包裹起來，古圯牆被包裹在碉堡內部，再也看不見了。村民不知道這樣算不算修復，因為在古城基上，不但有了新城，城上還有無數射口、垛口，和監控四方船隻的碉堡，每個碉堡之間，再以複雜的地下通道相互連接。整體而言，說是牆，或許更像堡壘一些。石頭城外，岬下那條天然的護城海溪，則填滿了沙石，成為方便運輸補給的通道。自此，沒了溪，高埔村徹底和浯島合而為一。

「用不著護城河。這坡夠陡夠高，戰車爬不上，火炮夠不著。」自稱參與過修城規劃的老士官長說。

為了這些工事，敗退來的國軍，嘩嘩的拆了浯島無數建築，新城牆的石塊，來自民屋石牆、院石、牌樓、石碑，敲碎的石獅爺，也挖了不少字跡模糊不清的古墓。

無數的二輪手推車，堆載著石材，在鄉間野間輾轉地滾，忙碌的來回，地上輪痕沉重交錯，紀錄著新一次的島內遷界，但這次遷界不僅拆，整個島如同大工地，地上新建，地下深挖。

「這些手推車，如都按著同條軌道走，還真能像當年的妖精，踏出一條新溪來。」村人看著軌痕，看著拆得光溜溜的建物遺跡、和推車上的石塊，心裡又酸又苦。

搜羅來的石材，一車車推到海崖岸旁，在原本的圯牆上，重新高築起石頭城。地面上的舊城看不見了，但還留在村人的記憶裡和傳說裡。舊城工法是整整齊齊的人字砌，大小

齊一的石頭規矩排列，如蜂巢，如蟻穴，結構緊密牢實，充滿帝國威儀。而新工法則是亂石砌，大小形狀不一的石塊堆上後，靠厚厚的水泥強力一圈圈糊接。遠看像豹紋一般，頗有野趣，與碉堡上大大的虎軍及精誠報國等鮮亮字樣，很是相襯。

遠遠從岬下看，這座城森嚴高偉，古村有了新氣質。反而那座總被高埔村拿來相提並論的金門城，石牆被拆個精光，大量的石塊送往各工事基地當材料，如今只剩下一堆孤零零、慘兮兮的紅土。高埔村民一面暗喜著對手總算徹底失去了條件，一面欣慰即使不像古牆，好歹埔城還在，又另一方面，他們也因此陷入了新的煩憂，如今那些名村都沒了城牆，成為浯島名村的條件，會不會因此生變？

即使只是個圍著殘圯古城的海崖小村，要想維持住，難處還有很多。就算城牆恢復了，沒人還是不行。

「咱村是小，但是也曾被大鄉羨慕過的。就是逃兵伏和逃日本時，走了太多男丁。」村人解釋。

帝國時期，浯島是對外戰爭的門戶，內戰時期，也難能偏安。南北戰爭、中日戰爭、國共戰爭，數十年來，因為兵禍而移民、逃兵伏者，不計其數。大鄉向來是抓兵伏的顯著目標，即使躲到大山上，躲進羊角隆裡，一個個照樣灰頭土臉的被揪出來。

高埔村位高，有護城河，海賊嫌村小又窮，攀高難越，不太愛來。埔城人家靠海為生，都有船和小舢板。登高望遠，看見岬下有戴帽子的隊伍，像蚯蚓一樣，歪歪扭扭，穿梭在林中小徑裡，村中巡守便警覺的吹響大海螺，發出警報。

青壯年聽到海螺聲，知道軍隊來了，立即奔向岬下海灣，登船四散逃兵佚去了。

到後期，仗打久了，甚至連七八歲的男童也得逃。登船後往哪都好，只求別被軍隊抓走。其它的，就看造化了。運氣好的，輾轉到了南洋，縮衣節食後，如身體還健康、還記得家裡、還能託人寫字的，便用僑批捎來隻字片語，附張照片，讓家人在燈下反覆細讀，看得熱淚盈眶。而運氣差的，一入了孤茫茫大海，自此音訊全無，生死不明，家鄉人便只能從記憶裡，翻來覆去的思念，牌位立和不立都不是。要立，但盼望他還活著；不立，又怕他孤身死在外頭，祖宗不認得他，無人吊祭。

有的，更幸運在南洋發了財，風風光光帶錢回鄉，又是蓋洋樓又是捐款，卻來了海賊，漏夜劫財綁票，嚇得一管南洋番客、東洋番客，都再沒人敢回來。總之，不管運氣好壞，出去了，十有七八都回不來。

一九四九年，一波又一波口音不一、年齡各異的草綠色士兵，像海嘯般湧入浯島，各鄉的青壯男丁，需要逃的，也大概都已經逃完了，只剩女人和老小。十萬大軍，先是進駐洋樓祠堂寺廟，再住進空屋，最後連大厝人家的廳堂、廊下，都睡滿了兵。

高埔村的「軍民一家」，執行得又快又徹底。埔城裡工事不斷，民宅軍營相偕無間，村中田邊空地，也被兵仔拿來開墾，種些青菜葱芹。

而腰治的阿爸，在最後一次逃兵佚的海螺響時，駕了船，只在黑狗礁上待幾天就回來，還帶回一船肥滋滋的黃魚，成為鄉里奇談。

一、腰治的阿爸

「我在黑狗礁上，見到無數的船艦載滿人來到浯島，只進不出，海邊也開始佈了海防，覺得不像要再回唐山打仗，反像是要遷來浯島長駐，怕海防關了，再回不來。而且那時你阿嬤還在，身體不好，我若走，家裡只剩她一人，心裡難受，就不想逃了。」阿爸說。

他站在灶邊，往鍋裡下了豬油塊，用煎勺壓著繞圈潤鍋，潤得油亮亮的。

阿爸從魚尾拉起黃魚，看著說，「黃魚不選肥大的，當年那一船黃魚雖大，但不算最好。像這樣的，約一斤到二斤之間的肉最細嫩，煎煮滋味最佳。」

他抓了把粗柴送進灶裡，「熬湯火不能大，火溫要穩，放入粗柴，再灑些葉燒到成灰，而整根本柴都燃得金紅金紅的，火約小指高，才能放心蓋鍋慢燉。」阿爸讓身給腰治看灶裡情況，又示意腰治伸手在灶口前試火溫，約一人身距離，感受到熾熱溫度，就差不多了。阿爸先將黃魚煎得二面微微焦黃後，下一杓水，慢燉成白湯。出鍋前再細切黃薑絲、放入大碗，一杓一杓滾熱的魚湯澆下，輕微的辛辣，嗆得魚湯鮮濃可口。

阿爸沒有太多講解，但腰治在心中一一記牢料理過程，她知道這工作以後是要交給她的。湯入碗，她就端了送到母親房裡。

前幾天，嬭仔來看過剛生小弟的阿嬤，說「太瘦，奶水要好，得喝魚湯。」阿爸今日便捕了魚，只做這麼一碗。

腰治覺得，阿爸是最溫柔的人了，和村裡其他的阿爸都不一樣，尤其秀蘭阿爸。

秀蘭的阿爸，叫泉興，也姓王。村子裡的人大多姓王，都拜宗祠，都是親戚。泉興從不跟家裡的女人好好講話，有次鍋裡煮了肉，秀蘭饞著想吃，她阿娘從鍋裡夾了一塊餵進她嘴中。

正逢泉興回來看到，恨罵道「沒規沒矩，飯菜沒上桌，女人家就在鍋邊偷吃。」泉興搶了掀開的鍋蓋，用力往她阿娘頭上砸，秀蘭嚇得縮到柴堆旁，唇色發白，牙顫得咯咯生響，半天不敢說話。泉興罵道，「一屋子沒用的貨。」

娶秀蘭阿娘前，秀蘭阿爸還有過二個妻子，都難產死了。聽說，他家裡總在女人一去時，就立即從別鄉重新買個剛長成的女孩，重新幫泉興生孩子。

秀蘭是腰治的好朋友，每天早上都等她到了，才一起牽手排上學路隊。

苦父灣旁有棵大玉蘭樹，每逢花季，腰治不知道阿爸多早起的床，但她睜眼時，床邊就傳來玉蘭幽香，是阿爸用小碟子裝的才要綻開的花苞。還沒穿上的制服口袋裡，也已裝好新玉蘭。上學一整天，都能聞到幽馨香氣。有一天晚餐時，她說了秀蘭很喜歡她身上的香氣，阿爸沒回話，但自此口袋裡就多了一朵給秀蘭的。每天上學時，都能看到秀蘭歡喜期待的臉龐。

她們讀的學校，是原本就有的私塾，以前叫小學校，沒什麼女孩。和埔城一樣，也是國軍來後，拆搬來石塊，運來洋灰，才改建擴大的。她和秀蘭，也被要求得上學了。教她們的，是個拄拐杖的先生，聽說原本是騎馬的將軍。

將軍先生一口濃重的鄉音，講話像口裡塞進團年糕，切不斷的黏混。

「先生剛講的課文，我一個字也聽不懂。」秀蘭說。
她噗嗤一笑，「剛剛大半節課，都沒在講課文啊！」

秀蘭一臉困惑。

「先生剛剛在緬懷故國，談他的征戰，講他後悔入伍前，沒再多看父母親一眼。」她說。

「你聽得懂？」秀蘭不信。

「我沒聽懂，但我看得懂。」她想了一下說，「先生講解課文時，表情是平板的。如果挺直了胸，眼睛有光，那他在緬懷故國河山。如果臉上表情變換很快，混著懊悔，驕傲，不滿，讓你看不懂，那就是在談過去的大江南北征戰。而當他垂下臉，聲音低低的，眼睛避開我們，無力得像得用手去撐教壇的時候，就是在想他離家前的情況，父母親還交代著生活，可是他一句都聽不進去，只記得老兵剛說的，入伍後要排前面，才能領到有雞腿的飯盒，於是他光顧著直直的往前擠。現在才恨著，那時怎麼不回頭再看一下，他這輩子都再見不到父母了。」

「你真厲害啊！」秀蘭由衷的讚嘆。

她得意的對秀蘭笑了笑。

「先生講過多少次了，我都能再幫你上一次課了。」說著，她沉吟，拿捏了先生的語調，擺出姿勢，嗯嗯啊啊模仿起先生講課的樣子。

秀蘭連忙鞠躬說，「懂了，先生，我懂了。」

二人笑作一團，牽手走去埕邊，看老士官長那窩剛生的小狗。

人丁日漸稀少的高埔村，重新住滿了人，軍營興建不及，空屋、寺廟，甚至連民宅的護龍廳堂，都擺了行軍床睡人。位置最好的王氏家廟，則拿來做軍用福利社。

撿仔家的大厝，有前落後落，曾睡進去十三個兵。

撿仔愁眉苦臉，「這一大家，有婦人有孩子，怎能和那些兵仔混住，擦身相處。」索性自己一家搬到後落去，把寬敞的前落廳和前落間都讓給了軍隊，二方互不干涉。

在大廳到前間之間，是個天井，不識字的兵仔在那升火煮飯，一時缺柴火，進廳裡搜巡，竟拉開龕門，撈了神主牌送進爐裡，劈哩啪啦的當柴火燒。

等到祖先忌日，撿仔準備好菜餚，來到前落厝的大廳要祭拜，才發現神主牌沒了，一時在家裡呼天搶地，對著兵仔直喊「你們這些天壽賊，偷了我家神主牌。快還來。」

兵仔摔了手裡的東西，回嗆「誰是賊，別亂說。」

兵仔十分不屑，「燒飯缺柴，不就拿了幾塊沒用的破木頭來燒，那叫支援軍需用品，哪是偷。你說神主牌有靈，叫那些靈出來講啊。」

另一個兵也都覺得撿仔大驚小怪，是藉題發揮對軍隊的不滿，「對幾塊木頭，又跪又拜的，國父拆神像，要大家破除迷信的故事沒聽過嗎？」

二邊人吵起來，村人聞聲前來，氣憤的抓住眼前的兵仔，也不管是不是他們燒的，又打又推，要他去跪在神龕前。

兵仔急恨了，趁亂猛力扭，掙開控制，衝進廳裡去，一把扯下龕門，啪的往地上猛摔，

又抓了長條木凳立起來，護在身前。

撿仔妻子哇的一聲，坐地大聲哭嚎，口裡不清不楚的罵著天壽槓肚短命毋好仔，把婦人所有的擅長罵語都用盡了。

兵仔的手指向祠堂，指尖用力得發顫抖。祠堂外牆上，糊砌著水泥浮雕「服從領導、反共敬軍」八個大字。高聲大吼，「什麼祖先，就是幾塊刻著字的舊木頭，人都沒飯吃了，拜木頭做什麼，服從領導、反共敬軍才是你們該做的。」

一時間，有人哭叫有人罵，亂成一團。兵仔的話一出，眾人新仇舊恨更是全撈了出來，鬧得不可開交。

軍方也來了人，帶了槍，團團圍住屋子。村人群情激昂，喧鬧不休。連長見場面難以收拾，沉下臉色，果斷的對空連開了幾槍，眾人才安靜下來。

連長站上廳堂石檻，「現在是反共復國的重要時刻，只有軍民一心，共赴國難，才能完成反共大業。我保證，一定教會手下的每個兵都認識神主牌，絕不再犯。」連長眼睛盯向帶頭吵的那幾人，高舉步槍，對著他們用力揮動。

撿仔一家只能瞪眼含淚，暗恨在心，卻不敢再說話，默默收拾了供品，回到後落厝。村人還站在門外竊竊私語的指點，連長又對空放了一槍，眾人才紛紛散去。

之後雖沒再燒神主牌的事，但軍民相爭的糾紛依舊不少。高埔村的紫菜是有名的，軍人看著覺得鮮嫩可口，學漁民爬到礁石上摘採，哪曉得，海上的每塊黑礁都是有主人的，為此，連長又公開罰了一批兵，警戒手下人要和村民保持距離。

紫菜洗淨後，都晒在家廟前的大埕上，也晒番薯脯，魚乾和整理好的魚網。後來軍方還在埕邊擺了籃球架，時常能看到兵仔帶著村裡的孩子，像玩障礙賽似的，彎來繞去，帶球閃過農漁產品，再欸的一聲射籃。

「你們小心點，別踩到了紫菜籃。」有人喝阻。

「這些兵，看起來沒幾歲，都還像個孩子，就跟部隊來了。」收拾晒物的婦人嘆息說。
「有的來時太小，連自己名字都不記得，都是重新取過名字的。」另一個在埕邊整理籬筐的婦人回道。

「學生兵，遷校跟著部隊，學生就變成兵了。」

「學生兵名字好聽，實際就是拉兵伕吧。可憐這些孩子，連名字都不記得，反攻大陸後，能回得了家？這來當兵時才多大，能打仗？恐怕鋼盔都戴不住吧。」

婦人摸摸晒物，覺得不夠乾，猶豫要不要再晾晒一下，但看日光薄弱，擔心不快收起，反被夜露侵了濕氣。先拿回灶房擺，煮飯時，藉著灶火乾燥點，等明天出大太陽再晒晒，就差不多了。

「噓，別亂說話，被村指導員聽見了，批評反共大業，這罪要大要小，是他說了算。」沉腰背籬筐的婦人警告著，「給你關個幾天，就懂小心了。」

怕什麼來什麼。遠遠的，村指導員騎著腳踏車過來，停在埕邊看著晒物及農具，繃著臉不說話。

二個婦人相視，互相使了眼色，不再交談。未全乾的紫菜等明天再晒，快手快腳趕緊

收拾了東西，便入屋去。村指導員規定，屋外裡外都不能堆擺雜物。他不出聲，眼裡的意思，卻明白說著「把東西收拾乾淨，一樣不許留。」村指導員大小事都管，除了定期及不定期巡檢，每週還有一次全村環境清潔，家家戶戶都得出動一起割除雜草、清水溝、撿垃圾。

小兵仔和孩子有了完整的空間，玩得十分盡興。

埕側邊還有個伏地堡，地面只看得到入口，大大寫著「軍事重地／禁入」的字樣。

在老士官長睜隻眼閉隻眼下，腰治曾好奇的靠近偷看，入口往地下挖出許多坑道，窄的是通道，寬大的當守衛室，半穴式的留了地面通風口。還有的地下空間做成士兵寢室，室內終日昏暗，泛著濕濕的臭穢味。

伏地堡再過去，就是士官長的觀察室兼寢室，外面有間防空洞，墊了張破舊軍毯，小
狗們睡在上面。

二、老士官長和笨狗

老士官長有一條作伴多年的狗，叫小朱，是軍狼犬和土狗混種的後代，粗短腿，光滑柔亮的黑毛、尖耳朵、土黃色的圓足踏蹄及圓點眉。當他豎起尖耳，立著翹尾，杏圓黑眼珠像珠寶一樣流轉著光時，簡直比廟口的石獅子更神氣。

每回生下小狗，士官長總說「送不了的就丟。」但因為小朱聰明可愛，牠的小狗，總是很快被人抱光。

這次生下的，有一隻小黃狗長得肥壯，幾乎是小朱翻版，只是花色完全相反，黃毛身，黑色的蹄和眉。

老士官長照例，把小狗放在防空洞外，想要的人自己抱走，再跟他打聲招呼就行。士官長進進出出，從屋裡一隻隻的抱出小狗，直到整窩小狗都躺到軍毯上了，小朱才蹣跚的跟出來，重新趴臥在小狗旁邊，輪流舔著小狗的頭身，小狗哼哼的叫，在窩裡蠕動撒嬌，頂著媽媽的肚子找奶吃。

腰治愛得不得了，蹲在一旁看了很久，每回想伸手去摸摸小狗，小朱便發出「喂喂」聲警告。她縮回手，又憐愛又好笑的看著小朱裝腔作勢，她知道小朱不會傷人的。

不知蹲看了多久，柴煙味從各家飄出，她想是該回家的時間了，站起來，眼睛卻還捨不得的瞄著小狗，於是又蹲回狗窩旁。

老士官長的飯點也到了，見她還離不了身，便一把撈起小黃狗，遞到她懷裡。

「帶回去養吧，不然要送去垃圾場丟了。」老士官長講話不拉尾音，斷得乾乾淨淨，很有力量，不容拒絕。

老士官長雖然有個老字，但看起來並不真的老，比那些學生兵是大了許多，但比起阿爸，好像還年輕一點。村人都跟著學生兵叫他老士官長，沒人真的去問過歲數。

老士官長不知來到高埔村多久了，不高大的個子，跟村人一樣黃黑乾瘦。

「海風會染色的，被海風吹過，這層皮都會變得這樣黃黑黃黑的。」埔城婦人，每回到過西的市集買賣農貨，看往來女孩白嫩的皮膚，再看看自己的手臂，就忍不住嘆道「寧嫁過西一枝芒，不嫁過東一個人。」

埔城地處過東，而且還是過東的最東角落。

「咱這種膚色，就是苦命人的膚色。」村人都這麼說。

有一身相似的肌理膚色，老士官長看起來還是不像村裡的討海人。村人的乾瘦是窮苦的，順天認命的。而老士官長有二道緊擰的粗濃眉，使他乾瘦的臉，顯得十足叛逆兇相。實際上，老士官長對人對事也的確沒多大耐性。值班的士兵登記連連出錯，老士官長總是狠罵幾句，甩了登記本，就不想再救了。

「好兇啊。」秀蘭看到值班士兵怯懦無助的樣子，趁背對著老士官長時，轉頭吐舌，偷偷對她說。

但他也不總是兇的。腰治見過一個萬里無雲的大晴天，老士官長穿著軍便服，不知才從哪裡回來，也許是去了山外，或去了后浦。他手裡提了包麻線綁成十字的紙包，高站在

牆垛口，抿嘴眯眼，身影孤獨，遠遠看著海的盡頭，而帽簷下，若有所思的臉龐，看起來很悲傷，也許還有幾分溫柔。

老士官長住在長長的城牆裡，牆的一部分中心留空，弄成了間既像碉堡，也像防空洞的單人宿舍，同時，這裡還是敵方船艦觀測站。說是宿舍，因為裡面用了二條長椅凳，架著從王氏祖厝拆下的側門板，就是老士官長每天睡的床。

這裡同時也是他值勤的地方，所以老士官長幾乎整天都待這，只有在傍晚，太陽落到大高山頂時，才離開屋子，有時到雜貨店裡買點東西，站在木麻黃樹下若有所思的抽完煙，才又回到宿舍。

宿舍牆上只有二個洞口，夜間木板放下，是燈光管制時擋光的窗簾，天亮用棒子撐高木板，窗子就變成了觀測孔。老士官長有個本子，上面記載著時刻、敵方船艦來船數量、船型、方位角度，及還要估測距離。每天天亮後，還會有二個兵前來觀測站值勤，協助登記。

放假時，她經常和秀蘭來老士官長這找小朱玩，老士官長剛不耐煩的罵完值班兵，「比豬笨的腦袋。」見逗狗的二人，便把她們叫了進來，講解怎麼對著海、對著圖估算海上的船數、方位、和距離。老士官長比將軍有教書天份，三二下就講清楚。見她學會了，老士官長拍拍她的頭讚美，「有上學有差，比那二個豬腦袋好多了。」

她和秀蘭覺得好玩，一人一個窗口，盯著海上遠遠的舢板、機帆船和鐵殼船，精神奕奕開始記錄。

老士官長見她們很有興緻的投入工作，放下心，拿出一副牌，叫二個值勤兵坐下來，玩起計分複雜的百分牌。

「看你們這豬腦袋，連玩個牌都不會。」老士官長叨著煙，邊發牌邊罵。

她們喜歡這裡，看船是有趣的，而且不管最後是老士官長或值勤兵贏了錢，都會給她一個硬幣吃紅，通常是五角銀，可以去雜貨店，換到大玻璃罐裡四顆紅紅的酸梅。

每年總有一段時間，海霧濃得屋角垂淚，屋頂邊緣滴水處，甚至結出了半透明筍狀結晶，像鐘乳石一般，雖不至伸手不見五指，但是絕對看不清海上船隻。

「大濃霧，船數登記為零嗎？」她問。

「看不到，並不代表沒船來，濃霧日子還是照樣打仗的。」老士官長翻出過去的登記本，她統計出每個月，不同日子，不同時段的來船數量。

「因為潮汐緣故，不同日子，出船的時間和數量都會不一樣，船隻和魚，都是跟著月亮走的。打仗，趁濃霧派武裝的鐵殼船悄悄接近，不知不覺，更好。」聽到打仗，她激伶一顫，老士官長卻只是鎮定的在本子上比劃，折了幾張書頁角。

「記著，每月的這幾天是漁民說的大潮，船會出得特別多，在海上漂的時間也長。」她似懂非懂，點頭硬記下來。

「比那些混帳豬腦袋好多了。」老士官長讚美。他繼續教，「雖然每個月不會全都一樣，但數量大概會有個範圍，你就照著前後各二個月的這時間，算出個數字填進去。」老士官長教她一個公式，有點複雜，裡面加減乘除都有。

她依勾起來的四筆同期數字，照著公式，算出一個合理數字。想到可能趁濃霧來敵船，自己又在推算出來的鐵殼船數，微調高了量，拿給老士官長看。老士官長讚許的點點頭，「好，好，再把數字填入紀錄表，就行了。以後看不到海面的濃霧天，都這樣做。」老士官長叼起煙，又回去玩百分牌了。

通常，老士官長在時，小朱就躺在他腳邊，若老士官長出門去做什麼，小朱便無聲無息的移往她身邊，這時候，她會忍不住脫了鞋，用腳輕輕的滑著小朱兒背上的毛，軟軟的肚子。她環看老士官長的觀測室兼寢室，沒有櫃子，除卻桌上的百分牌，窗邊的熱水壺，杯子，毛巾，床上的枕被，幾乎稱得上空無一物，唯一例外的，就是床上枕邊，有一袋麻繩綁成十字的紙包，好像永遠都在那裡，等變得破舊了，紙皮破了，又再重新換過。靠近點，會聞到十字紙包散發苦苦的中藥味。

小黃狗和牠媽媽小朱一樣可愛，毛絨絨的，熱呼呼的，又軟又沉，一抱過手，她就再也放不下了。

她抱著狗，坐在晒埕邊半天，不敢光天化日抱回家。一條狗、一張口，是要消耗糧食的，她怕阿爸不同意。

她見過村裡人家為了丟狗，騎單車載離了鄉又載過了灣，才找到地方遺棄。不料幾天後，小狗竟自己走回了村口，瘦得只剩皮貼骨，癩著腿，回到遺棄他的主人家後，重新在門口臥下，村人看得嘖嘖稱奇。

她不想看到小黃狗也瘦成那個樣子，還癩腿。

懷著忐忑，她跑到開在祠堂的軍用福利社，要了個紙箱，帶回家給小黃狗當窩，藏在祭拜的長案桌下。她摸了又摸小黃狗的頭，一再軟聲吩咐「你千萬別亂叫啊。」

村裡都說，狗往富家跑，貓往窮堆鑽。說不定，阿爸認為小黃狗像反共義士一樣，是自己來投奔的，是祥兆，就能留下牠。

想到義士，她又抽走紙箱，沒有義士會帶著紙箱來投奔的。

她忘不了阿爸看到小黃狗躲在桌下時驚訝的表情。阿爸揮手驅趕「呔！呔！」，她緊張的看著小黃狗搖頭晃腦，看著阿爸，不但不走，反而溫順的靠前二步，在阿爸腳邊坐下來，吐舌頭、搖尾巴，露出討好模樣。

阿爸不禁搖頭失笑說，「趕你走呢！真是笨狗。」

她開心的蹲下來，跟著喊「笨狗，笨狗。」小狗有了名字，也就有了家。

她以為笨狗會長得跟小朱一樣大，像陪老士官長那樣陪著她。但是，笨狗昨天早上陪她走去排路隊上學後，就再沒回家。她心裡十分不安。

宵禁前，阿爸掛上暗色遮光簾，舉高煤油燈，站門口望了又望，沒見到小黃狗踪影，只看到村指導員背著手電筒、騎腳踏車，來巡視宵禁後的家戶燈火管制了。

阿爸趕緊縮腳，關門掩燈。她焦急的拉拉阿爸衣角，笨狗還沒回家呢。

阿爸搖頭，「一條笨狗。」像是安慰她，又像自我安慰的說，「這天氣不冷，一晚上睡外面，不會凍死的。」

阿爸拉上門門，嘆了大氣，進大房裡睡覺了。

她的心灰涼，胸口難受得像有石塊壓著。一晚上醒來不知道幾次，好不容易，盼到了日光從暗簾縫隙鑽進來，便翻身而起，背上書包，出門找笨狗去。

高埔村每逢春分和秋分的日出時刻，太陽會從王氏村後方的海崖，金燦燦地升起。如果在這時爬上陡坡，會有像要爬進太陽般的錯覺。

笨狗昨晚沒回來，腰治抹著汗，在衛兵狐疑的眼光下，在金色陽光的陡坡邊，一一翻找灌木叢，拉著長音，一聲聲叫著「笨狗，笨狗。」

她脫了路隊，愈找愈是絕望。

從來，不管她站在村子的哪個角落，只要一喊，笨狗都會在幾秒內奔到眼前，牠的聽力好得不得了，記性也好，能記得全村人的名字。一日清晨，家裡的報紙沒到，牠就去叼了對面人家的回來。牠的蹄子踏起來幾乎像飛馬一樣快又無聲。這樣的狗，怎麼會讓她一路叫喚，還不曉得回家呢！她的心緊得發酸，直衝鼻眼。

「喂！喂！別再過去了，那裡是地雷區。」見她往海灘方向大步跑，衛兵忍不住出聲呼喊。

對面站崗的不滿看了他一眼，嚴正提醒「注意一點，軍事布防，洩漏要被罰的。」衛兵趕緊住嘴，緊張的對著腰治使眼色。

高埔村就幾十戶人家，駐軍兵士都認得她，村裡的每個婦女都撿螺，都摘紫菜赤菜，她人小，沒有漁民証，按理說不得下海，但生得一副伶俐樣，且老士官長說，「算了，就一個小孩，就在海邊撿點東西而已，放她去吧。」所以衛兵經常裝著沒看到，不出聲的任

村裡小孩下海灘去。

沙灘上，月見草的黃花才剛剛收闔，枝條蔓伸的地方，全是地雷區，討海的村民都能辨得出範圍，但今天這女孩怎麼回事，像被勾了魂一樣，沒頭沒腦的，直往雷區衝。

「你過去大治村那邊去看看。」衛兵聽說她急著找小狗，聯想到大治的壕溝工事，「那裡正在挖壕溝，呃，是廣東兵挖的。也許你的狗，嗯，好奇去附近玩了。」提到廣東兵，衛兵心裡浮起一抹同情，講話變得吞吞吐吐。

同伴神色益發冷峻，狠狠瞪向他，警示「好好站哨，別再聊天多話，連累了別人。」她知道衛兵說的廣東兵是什麼意思，也知道為何提到廣東兵時，衛兵的眼神裡帶著可憐。村裡的村指導員，就是廣東兵，嘴巴最裡面的臼齒鑲金牙，脾氣不好，催民家上繳軍用物資時，老罵人。如果他罵人時，看得見口內的大金牙閃呀閃的，村人就判斷是真急了，因為嘴張得夠大，金牙才夠閃，就趕緊籌出軍用物資來，真交不出東西時，給他送條野狗，說不上法外開恩、但至少能緩上一段時間。

無論如何，跟愛拿著槍哇啦叫的北貢仔兵比起來，廣東兵是親民的，和民家的相處也和諧許多。碉堡再過去，是駐軍的伙房，那二個伙伙、就是廣東兵。不但很會做菜，還勤於搜羅這陌生小島上的食材，開發各種料理。

這個單調的小村裡，只有慄慄過海來刮人的東北風，和鹹又發黑的海產漬物，都是生冷壓味的東西，能熱情散發香味的東西不多。廣東兵來了以後，世界就不同了，村子有了生氣，伙房裡熱氣蒸騰的大鍋，蓋子掀開，有時是白胖可愛的包子饅頭，有時燉煮著肉和

骨頭，有時則飄散出香噴噴的、幸福膩人的油煙味。

伙房從天未亮到夜裡，都是熱鬧滾滾的。她和其他孩子經常好奇的站在伙房的鐵條窗外，看著伙伙兵炒大鍋菜。偶爾，伙伙兵會順手遞給這些面黃飢瘦的孩子一個夾著炒酸菜的饅頭，或者給她幾顆炸蒜片鹽粒豌豆。

有一次，伙伙如常把灶火燒得金紅炙熱，鍋中熱了油，正開始冒煙，伙伙手一揮，豪氣的往熱油裡灑下一把白蒜頭，紅辣椒，綠葱粒，快速在鍋裡翻炒，嗆鼻香氣四溢時，伙伙快手又拿起一盆帶皮有細骨的肉塊，倒進熱油中，一翻一拌，肉塊像尖叫般滋滋作響，皮遇熱縮起，肉瞬間變色。伙伙又再舉起灶臺邊的各種瓶子，潑墨式的澆了料酒，淋上醬油和烏醋，大火滾漿，收乾醬汁。最後，伙伙像魔法師一樣，捏碎幾片綠色土肉桂葉丟入，一下子伙房裡便充滿了複雜的，熱騰騰的，誘人的鹹香。

伙伙看趴在窗條邊的她一臉饞相，笑了笑，夾二塊肉放碗裡，遞給窗外的她。她看著伙伙的笑臉，耐不住香氣撩人，遲疑一下，便接過來，拿起一塊肉塞進嘴裡，心中感激而滿足。入口的肉質嚼起來細膩，像雞肉，又更鮮嫩點，但那細骨，絕不是雞隻該有的。她狐疑而好奇的看向鍋裡。

伙伙邊分盤盛裝，邊促狹的、笑謎謎的問她，「好吃嗎？」

「嗯，嗯。」她笑開來，連忙點頭。太好吃了，好吃到捨不得三二下就吞進肚裡，得多嚼幾口才行。

「想不到吧，這溝裡抓來的老鼠呢！你不曉得老鼠也能這麼好吃吧！」伙伙很得意。

她正打算嚥吞下肚，聞言，想到老鼠灰撲撲，尖利嘴臉的樣子，噁心的爪和長尾像瞬時撲到她眼前，帶著恨意揮舞撓抓她的喉腔，吞到一半的那口肉，一下子哽在了食道，上下不得。

「沒有廣東兵下不了鍋的東西。」阿爸說過。

想到下鍋二字，被哽住的感覺，此刻重現在她的喉頭、胸口，令她難以喘息。

她來到大治村邊，看清了長長的壕溝，看起來已經挖了幾天。在壕溝開頭一端，竟像穴居一般，往地下挖出了間小屋。小屋有透氣窗，有出入口，裡面放著各種工具。小屋裡有兵半蹲半坐，正偷懶打盹。小屋邊，另一個兵在臨時架起的烹架上，熬煮著一鍋乳黃色的羹，羹湯黏稠，裡面有許多撕切過的細長肉絲。

村人警告過，女孩不要隨意跟兵仔往來。有個阿嫂，拋掉家庭跟著兵仔走了，幾個月後回來，那狼狽淒慘的樣子，比被遺棄的癩狗好不了多少。

她想了想，還是靠過去，鼓起勇氣，怯怯的問，「你看過一條黃色的公狗跑到這裡玩嗎？」

壕溝裡的士兵抬頭，像是想了一下，卻只回了句，「你問這個沒用啦，看沒看到，都一樣。」士兵低下頭，專心攪著鍋，偶爾舀起一杓，聞聞香氣，吹二下放到嘴邊咋一口，又倒回鍋裡繼續攪。

她跟著看向鍋子，同時也看見了離鍋子約二步距離，半掩在壕溝沙地裡乾癟彎曲的蛇皮，和掉落一旁猙獰得像就要吐出蛇信的蛇頭。

她嚇得猛縮了身子，啊的叫了一聲。

腰治後退一步，然後小心憋住氣，又急又快的輕聲說，「牠叫笨狗，是我家的狗。如果你有看到，我家住在有衛兵那裡的高埔村，衛兵都認得我們的。」說完，她長嘯了一口氣。

士兵復又抬頭，她的臉漲紅，神情僵硬，士兵動了嘴角，像要說什麼，又停住。腰治鼓起最後的勇氣，又接著說，「只要叫他的名字，笨狗笨狗，牠就會搖尾巴。如果你遇到牠，叫牠的名字，叫牠回家，牠會聽話的。」

士兵搖搖頭，沒回答她，也不再看她。

腰治很想直接問狗是不是被他們抓了，但沒證據說不出口，面對兵仔冷淡、能奈我何的反應，心頭突然浮起一陣委屈，鼻腔喉嚨都被塞住，眼眶酸酸脹脹的，一時說不出話。

她不想在陌生人面前掉淚，只好悶悶的轉頭，往回走。

此時小屋裡的士兵清醒了，出了聲音，話不知是對正在煮湯的同僚說，還是講給她聽的。他說，「人只有二條腿，四條腿的就是畜牲，牲口就不該名字。有了名字有感情，不見了，自找難過。」

腰治的盈眶淚水瞬間滑下，她不停的抹淚，拉緊書包背帶，快步往前走向馬路，到溪湖小學校，還有一段路。

「蛇肉雖然好吃，但還是狗肉好。」那二個士兵開始了交談。

「現在野外抓不到狗了，村裡人自家的狗都顧得緊緊，別再肖想了。就連蛇，這陣子

也愈來愈難抓，今天吃完，恐怕再沒肉吃了。」

「貓肉不行，一點香氣也沒有，還有股奇怪的酸氣。」

「沒人愛吃貓。蛇捕完了，只剩溝裡的老鼠，老鼠倒是愈來愈多，就是狡猾難抓，一溝的鼠，被抓過一次，就不會再有第二隻上當，想靠鼠肉加菜，大概得餓肚子了。」士兵嘆息。

「上次司令官視察，見我們在壕溝裡吃蛇，臉色不好看，叫我們別再吃了，說蛇捕鼠，蛇吃光了，鼠疫會變嚴重。司令官這是不懂啊，人吃光了蛇，就只好吃老鼠，吃光了鼠，鼠疫就吃絕了。」士兵的聲音在身後逐漸遙遠，已經聽不清了。

她用甩頭，暫時放下笨狗和蛇的事，今天上學，一定又要遲到了。

學校先生早有交代，這日要帶錢買防癆郵票，她忘了跟阿爸要錢，其實，也不全是忘了，只是她怕看到阿爸皺眉的樣子，怕阿爸又搖著頭說，「世間竟有這種事，要人拿真錢去換張不能貼的假郵票回來。」

她沒辦法應付這樣的話，不是她不知道家裡辛苦，也不是她想拿真錢去換假郵票，只是先生說了，不得不買。她不在乎有沒有愛心，只是不想因為沒愛心被責罵、被罰站上課。她原打算等出門前，趁匆忙向阿爸討錢，不讓阿爸有時間多說，結果今早，只想著趕快出門找笨狗，卻忘了防癆郵票的事。

她走著，經過秀蘭家門口，秀蘭阿嬤正一邊從番仔餅的空鐵桶裡掏硬幣給秀蘭，一邊抱怨，「讀的也不知什麼冊，花樣百百齣。防什麼癆，買了就保證我們不得癆症嗎？這麼

簡單，說句話就送錢去。乾脆拿個箱子、直接來家裡收錢好了。幫助人？誰活得比我們辛苦？讓我們去幫助他？癆症會死人，餓就不死人嗎？」

她停住腳步，想想，站著上課也不是太難受，明天再交好了。

捱到放學時刻，聽完先生最後交代「還沒買防癆郵票的，明天不要忘記。」

在校門的馬路口，有一隊行軍經過，糾察隊拉起三角紅繩，路隊停下來，路隊長帶頭立正，舉手敬童軍禮，高喊「軍人好。」

其他人也跟著立正敬舉手禮。

隊伍中的軍人們，只有領隊的轉頭，舉手至眉尾、很有力量的對學童回了個軍禮，其他人依舊目不斜視，繼續前行，但靴子整齊的踩得篤篤響，人人瞬時挺高胸、擺正肩、變得更挺拔、更精神了。

老師嚴肅的對路隊長點頭讚許，「很有禮貌。」

放下敬手禮後，秀蘭問她，「等下還要找笨狗嗎？我陪你。」

她們故意落在路隊後方，趁著路隊長不注意，順勢脫了隊，沿路邊走邊找。來到長得密密雜雜的相思林時，她向著林裡喊了聲笨狗。正要喊第二聲，秀蘭害怕的拉了她衣角，低聲說「別再靠過去了，哎呀，還有、小聲點，別亂喊，喊來奇怪的東西怎麼辦？」

相思林木茂密，葉間小蟲子很多，每到四五月，有一種小蟲，像吊燈一樣，從樹冠上一絲一絲的垂掛著，只要放學路隊經過林邊，原本七嘴八舌，像小雀子一樣的小學生，都變得顫顫兢兢，個個垂著眼不敢去看蟲絲，彷彿不去看蟲，蟲就不存在，也就不會掉到身

上了。這時，路隊會變得靜悄悄的，一聲不出，只差沒踮著腳尖走，生怕有了聲響，驚擾了蟲子，脫了絲線。但最後，直總會有人被發現身上爬了蟲子，大家像躲鬼一樣，紛紛尖叫逃開，驚恐的叫聲此起彼落，路隊像放煙火似的，哄哄的一陣一陣鬧開。

林裡的枯腐枝幹上，還會長出一種硬硬的，像上了黑漆般，有著圈圈暗色流光、像木耳的東西。林地總是鋪著很厚的落葉，踩上去嘎嘎響，卻像毯子一樣柔軟。用棍子戳開，底下的腐葉，便飄出令人不快的氣息，還有無數黑黑小小的蟲子在其間鑽動營生。

笨狗親近人，身上的毛總是滑亮乾淨，從來不會玩得一頭一臉的蜘蛛絲，牠不可能跑進這多蟲又黑暗可怕林子。

夕陽正低低的朝大山墜下。

「你看。」秀蘭失聲大叫，她指著林邊，朝向壕溝伸出一條粗枝上，掛了一個沉重無力的麻布袋，金橘的日光透過葉隙照來，麻布袋光影斑駁，能清晰看出，袋上有著大塊大塊的暗褐液體浸透過，褐黑黏稠的液體猶仍掛在袋角，早先滴落地上的，混著黃沙凝成一團，蟲蚋一下地面、一下袋子，起起落落的繞飛沾吮。

秀蘭拉住她的手臂，不讓她繼續靠近。她說「這是套狗的麻袋，我看過。兵仔抓住狗後，先套上麻袋，頂端一圈用繩子纏住，吊在樹上，狗在袋裡拚命扭，嗚嗚的叫，要好幾個人拉住繩子才不會掉下來，兵仔用大鎚對袋子猛敲，直到袋子不再扭動……。」

秀蘭見腰治面色發青，才發覺自己犯了錯，急急停住原本的話，改口「也許不是笨狗，牠還小，兵仔看不上，可能是野狗。對，野狗最有可能。」秀蘭愈說愈小聲，她自己也想

不起，到底多久沒見過野狗了。

「麻袋裡，就算不是笨狗，牠也不可能回來了。」她喃喃說，心像掉進冰塊裡一樣緊縮發疼。

從笨狗沒回家的那一刻起，她早料想過這結果，這二天的尋找等待，不過是僥倖之心尚存的印証過程而已。對這一幕，她有種奇異的熟悉感，仿佛在夢境或哪裡早就看過，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

可是，同時又有種極為難受的陌生感覺浮上心頭，她明白了，原來書裡寫的傷心和痛苦就是這樣的。

她軟軟坐在地上，屈膝摀著臉無聲哭了起來，淚珠汨汨滑下臉頰，怎麼也 不盡。
秀蘭蹲下來，摟住她一起一伏的肩，不斷安慰她。

最後，她哭到沒力氣，休息了一陣子，用力吸了幾口氣，才說「該回家了，不然你阿爸要罵人了。」二人站起來，長而模糊的影子在二人前方，像拖著她們走。她想回頭再看那個麻袋，現在就算出現鬼她也不怕了，但是秀蘭拉著她，逕往前走，愈走愈快，最後二人幾乎小跑著離開。

腰治失魂落魄的回到家，麻袋上的蚊蚋，在眼前飛來飛去，她伸手在臉前揮了揮。父親剛收了漁網，把一個從海裡撈回來的窄口瓦罐倒口，放在門口晾乾。

秀蘭阿爸走過來，抬了手跟阿爸打招呼，「哎，火木，家裡說你找我？」

「泉興哥仔，來坐。」阿爸拍著身邊的石墩。

「有事？」泉興坐下後問道。

「是啊，明天平林鄉的水息擺酒，還請了戲班，鄉老說這次輪我去，但是我家人才生孩子，走不開，想請你替一次。」阿爸說。

「這麼好的事，讓我替你去。但是現在不做醮，又不是春秋大祭時，水息怎麼會突然作大戲，又擺酒請客？有什麼喜事？」泉興好奇問。

「咳，哪來的喜事。」阿爸語氣沉了下來，「你沒聽說息仔家裡不平靜的事嗎？」

「不平靜？」泉興驚訝的看向阿爸。

不平靜這詞，在浯島可是大事！

但凡生活充滿困頓，生死不定的地方，總是有各種忌諱。人們相信報應，相信語言有神秘的力量，能召來幸與不幸，所以人們接受各種預言和咀咒。同樣的，人們也認為一語成讖是非常可能的。

廚房裡的婦人，深受鼠患之苦，卻不敢直呼其名。經驗告訴她們，愈是難纏的惡靈，愈是呼喚、便愈會故意出現來為難人。所以日常交談時，她們不敢提到老鼠二字，只能降低音量，隱晦的說「長尾的」。提到時，眼睛還總忍不住瞥看一下牆角，生怕狡詐的老鼠又認得了新名。浯島久任戰爭門戶，鬼魂也是多到呼之即來的，談論時也只用替稱，稱呼為「那款沒腳的」。

婦人有婦人的壓力，男人也有男人的痛苦，除了對內的家計，對外，還必須承受提供各種軍需物質的壓力。每每被村指導員逼得受不了，心裡氣這可惡煩人的傢伙，恨不得他

立時消失，但是待要出口咒他死時，既怕惡毒的戲言成真，又怕承受不了咀咒傷人的自責。

因此只能恨罵一句，「這個人真歹死。」

從此，「歹死仔」就成了村指導員的代稱。代稱裡全是壞字，又不算什麼惡毒咀咒，很能滿足洩恨的目的。

「歹死仔」喊起來解氣又隱晦，大家有了共同的秘密，有了志同道合的情感，盡情的指桑罵槐。若不幸被密告有違逆管理員之意時，還能不違心的委屈辯白「不，不，我絕對沒罵過指導員，沒有對指導員不滿，沒有不配合反共建設。」

村人罵的，只是歹死仔這沒名沒姓的人。

政局安和、不鬧鬼、不犯神的生活，便是島民們千百年來最高的祈願。

百年前，涿島東半島各鄉，曾被雞骨精鬧得不得安寧，出動了好幾位神明，又請來法力強大的佛祖公，祭出黑旗，花了好幾夜，才抓住放進金黃油鍋裡，炸得噦噦叫。不料雞骨精在烈油裡開花似的長出叢叢綠毛，只好再匯聚眾神灌注所有神力，油鍋燒得鼎沸，最後雞骨精不敵，化成白骨灰，眾鄉才安定下來。只是眾神法力在這一役裡耗竭，後來再有動靜，只能求更遠處的神明襄助。

過去的「不平靜」，要不是鬧精怪，就是起疫病，都是嚇壞人的事。

阿爸嘆口氣，說「說到不平靜，最厲害的，還是幾十年前新頭那次。」

「我聽說過，最後是找了咱埔城王爺去幫忙的。」泉興沉痛的點頭。

阿爸說，「就是啊！平林這次，水息搏筊問神，得到指示，說還得要找咱王爺襄助，

所以才請戲又擺酒。咱王爺昨天發爐，點了咱鄉幾個方位，各派一個人出席。」

「王爺指定了，我怎能替你？」泉興擔心的問。

「王爺指的是方位，你家，我家，都在神明指定的方位上，我問過廟祝的。」聽到阿爸的回答，泉興才放心答應下來。

三、水息家的宴會

上次水息家擺酒，是他從東洋，帶著日本婆生的兒子回來時。

水息的岳父在東洋經商，是長崎大商人，有一整條街的產業。

「息仔自小靈巧，果然是個有出脫的人。」大喜之日，鄉人紛紛道賀。

「多謝吉言，多謝吉言。靠鄉里內眾人栽培，如今才有這個機緣，能和新頭陳家結親，實在是天大的喜事。」水息父母樂呵呵的請煙，請酒。

岳父生意做得大，急需可靠人手。水息成親後，給初孕的妻子留下誓言，便離開了難以謀生的苦旱家鄉，從廈門搭船往長崎，到岳父的商號裡學做生意。

新婚妻子則和娘家的母親一樣，留在家鄉照料公婆、維護夫家產業，撫養後代，過起倚閭望夫歸的日子。

一開始，水息每月寄信滙錢回鄉。浯島這邊要領取匯款並不容易，家書裡只有匯單，還得託人到廈門的新哲記領取現銀。後來，水息匯款的間隔，拉長到一季才一次。

妻子仍然是諒解而感激的，大家都說水息為人有情有義，如今孤身在他鄉，必定是萬事艱難，才會遲遲不見來信和匯款。她很擔心夫婿的異國生活，是不是缺錢缺得厲害，日子能不能過下去，會不會是病了，醫藥費花光了。

她記得夫婿離家那日，同行帶路的人都在門外等著，他提了行李，原就要踏出門了，卻又停步，回頭看著她，遲疑的走近，嘴張了又閉，掙扎著不知多努力，才開了口，「這

家交給你，我會好好學做生意，有錢就寄回來，商舖裡有閒空時，我就回家。」

才幾句話，說得他臉又脹又紅，等他同行的人一旁見了，不禁相看，都憋著笑。

每回覺得日子艱難到快過不下去時，她便再次回想那一刻，胸口再度鼓滿了激流，每一回的沖擊，仍然令她悸動。

她的家事很多，生活很累，但還是有獨房難以入睡之時。

廟前做過唐明皇梧桐夜雨的戲，女伴們摔著瓜子殼，又是悲嘆又是恨。

她們都氣唐明皇這個無能的公子哥兒，她們都捨不得楊貴妃被賜了白綾，宛轉蛾眉馬前死。她們都可惜，怎不像陳三和五娘那樣，讓雪膚花貌的楊貴妃到了黑漆漆的陰曹地府後，再被救出來大團圓。

睡不著時，她只能一遍又一遍輕撫床欄，直到記熟了木板上每個凹洞、每條凸漆的位置，才能等到長夜離去，曙光初來。她獨獨可憐重回故宮的老唐明皇，外面是新皇新臣新氣象，唯有他盤桓舊殿，霜華瓦冷，嘆著「黑漫漫恨未央，天昏地暗人痴望。」她不全懂詞裡每個字的意思，不知為什麼，淚就滑下來了，她想到自己，也是這樣，孤獨的困在求而不得的回憶裡，動彈不得。

再一想，又覺得唐明皇好像還比她好一點，貴妃升了天，他至少還能把哭不盡的衷情，和貴妃在夢裡細講。而水息人在東洋，要怎麼把他拉進夢裡來說呢？

於是，她坐起身，深吸了幾口氣，挽上髻，抹平碎髮，走出家門去找秀才先生。

鄉裡的秀才先生只是稱呼上的，不是真的。他沒通過前清科試，不是戲裡面如冠玉，

會接小姐的繡荷包一起私奔的那種。在鄉裡，但凡能拿沾墨毛筆寫大字的，就有獨特地位，一律敬稱為秀才。

她踏出門，裝得鎮定，沿路只微不可見的左瞄右看，見有來人，就轉方向走，村子都快繞遍了，秀才屋裡還是人來人往不斷。

鄉人相信，字有字神，是神就有保佑的效果。這位秀才先生人好字也好，捨得用墨，字寫得很黑，大家都愛找他。不只大門寫春聯，生了雞鴨小豬，也拿紅紙去要字來貼。

秀才先生一開始不肯，嘴裡說著有辱斯文這些沒人聽得懂的話，最終經不起囉唆，還是提了筆。

「就一二個字，你不如快快答應我省事，等著寫的人那麼多。」村人不好意思的看著屋裡門外等待的人，放下一包番薯乾籤當潤筆禮。

「秀才先生大好人，以後小雞走丟或留不住，我只當是字神忘了保佑，必不會怪你寫壞了，不叫你賠。」村人這麼表示感謝。

她若單獨踏進秀才先生的屋子，孤男寡女，一定被人說話。

她也不想在一旁人注視下請秀才寫信，那就不把心事說給全村知道了。戲裡，只有不正經早晚要私通的小姐，或不守婦道的淫婦，才會把思念情愛掛在嘴上、寫進信裡。

她在秀才門外徘徊，最後一個出來的人，還是看見了她，雖然只一眼，沒說什麼就匆匆離開。但她知道，對方一定把她往壞名聲想，丈夫才離家，一個新婦人，怎就耐不住要頻頻去信。

她還擔心，要怎麼講述，秀才先生才聽得懂。在她心裡，那些話就已經是亂糟糟的理不清，要叫秀才寫什麼呢？有的她只想跟夫婿說，不想人知道，又要怎麼讓收信的丈夫能了解，卻不讓秀才窺知臊人的裸裸心意？

唉，寫封信，怎能有這麼多困難呢！她不自覺的用腳尖踢著石頭，直到痛了，才發現，新婚時帶來的繡花布鞋，已經穿得開口綻線，桃紅嫩綠的花樣，早被土灰掩了嬌色，斑斑駁駁。

門是開著的，她叩叩敲響門框，「先生，想請你幫忙寫封信。」

秀才先生拿村裡的束脩，代筆只是附贈的人情。看見婦人紅紅的臉，腴腆的神情，欲說還羞的模樣。他只問了寫給什麼人，點點頭，略略思索，很快就落筆寫下一封包括問候，現況說明及未來期許的家書。

「家鄉苦旱，五穀顆粒無收，米糧高貴。夫婿如能得空，望清明節時回家掃墓祭祖，探望雙親，看看未曾謀面的孩兒。在外請多照顧自身，保重玉體。他鄉如有盈餘，盼能寄點錢回來補貼家用。賤妾託筆。」

給番邊的信代寫多了，秀才早有腹稿。放下筆，在信末落了章，交給她。

她驚訝的看著有形有款，龍飛鳳舞的信。就這樣？她還沒說上什麼話呢。

遠在長崎的水息聰明伶俐，很快學會書寫記帳，往來台灣日本，幫岳父查管基隆、臺南等各處的乾貨代兌生意。水息崇拜岳父的本事，學習努力，又拿捏準他人的心意。才去不久，不僅有了岳父做生意時謹慎正實的樣子，生活上也學得很徹底。身旁的日本婆新

人美如玉，剛剛生下兒子，他自己還借了錢，建了在下關的商號，把本該寂寞艱難的異國日子，經營得成功而溫馨。

大半年的，浯島家裡都不見錢，甚至連問候信也沒有。水息父母緊張了，也去找秀才先生寫信，「今年冬節輪到咱做頭家，家中生活無以為繼，只好先借錢，抵做頭等各項花用，萬望速寄銀回家應用，并無論如何，冬節須得回鄉一趟，不得忘祖，勿負期盼。父字。」家鄉的信，水息都收到了，卻遲遲沒有回覆音訊。因為他說不出絕情叫人傷心的話，也撒不了謊，事業正當起步，前程似錦，實在拿不出餘錢來寄回家鄉。

生活上的各種難處，早已令家鄉的妻子脫開了新婦人的羞澀模樣，每每聽到有從東洋歸鄉的人，就焦急的登門前去探問，她擔心著水息事業是不是興隆？有沒有顧好身體？是太忙，還是病了，或窮困潦倒於異鄉，不忍心家人難過才沒音訊的。

從歸鄉人吞吞吐吐的話裡，她從慶幸到不安，而最終心碎。水息商譽好，有誠信，已在下關落戶生根，有了草創事業和幸福家庭，花費自然也都在那裡。

心碎的她痛心疾首，悔叫夫婿覓封侯。從來沒想到，她獨自抱著女兒，一個節令等過一個節令，從春暖花開等到寒涼蕭瑟，當她跪在廟裡，求神保佑夫婿身體安康時，他卻在遠方擁著新妻，歡喜慶祝兒子的誕生。

平林家裡從此陷入尷尬的困境。原本她和公婆，在情感上和經濟上都是一致的，思念、焦慮不安、窘迫痛苦。而現在，雙方在經濟上雖仍然是一樣的困難，情感卻出現了分裂，她和公婆各自擁有了不同的冷暖。

父母雖對媳婦雖懷有愧疚，同時也有更多喜獲金孫的快慰。於是父母又吩咐秀才，嚴詞去信，叫水息一定得回家一趟，不能忘了浯島家人和祭祖修墳大事。並要水息回信告知孫兒的誕辰時日，他們好為孫兒補做滿月酒。

雖然有了自己的商號，水息仍是岳父生意上的得力助手，台灣的合作商行愈來愈多，全倚賴他打理，岳父實在捨不得他離開，便拿一筆錢，讓他先寄回浯島安撫家人。

但冬至之後，又接春節，都是大節日，正是水息商號大出貨之際，他猶豫再三，權衡之下，只好把岳父這筆錢，挪用來維持下關商舖的營運。這下更是無法寫信回家鄉了，竟致徹底斷了聯繫。

岳父得知後只是搖頭嘆息，罵了二句糊塗，他懂男人也懂生意，能諒解各種情況下的不得已和取捨。

直到中日戰爭結束，日本不肯留人，水息即使千難萬難，也只能捨了日本婆，單帶著兒子回到浯島，從頭過起日子。日本和臺灣的繁華商事過往，如鏡花水月一場。

鄉人都恭喜她平白得兒子，還聰明伶俐。她是真心喜歡的，可是心中卻是五味雜陳，講不出該高興還是難受。

她曾在秀才面前淚流滿面，說不出話，而秀才只是靜靜的看著她。等她用衣袖抹乾淚水，深抽氣，抬頭，拿著信跟秀才說謝謝時，秀才先生才跟她講了一個東洋傳說的鶴妻故事，說日本有隻白鶴，會化身為美麗賢惠的妻子，啄盡身上的羽毛織成錦緞，盡其可能的報答完男人後，就飛走消失了。

她想起水息去日本的那些日子，鄉裡連數夜遭海賊劫掠，她和女兒躲進山邊的破墓洞裡去，墓裡的骨頭被她們擠散了位置，壓坐得咻咻響，像鬼魂在提出抗議。她緊摀著女兒的嘴，大氣不敢喘一聲。日子雖然苦，但她還有懷裡柔軟的女兒當支撐，才熬得過來。

如今日本婆連兒子都沒了，隻身一人，日本又是戰敗國，糧價高漲到幾乎民變，境況比她更不如，她只能希望日本婆真的是鶴妻，用一身的白羽報答完情緣，飛回她的仙林過神仙日子去了。

「息仔回鄉來，那宴席既是他的洗塵宴，也補了兒子當年的滿月酒。這齣戲，被他從負心該鏹的陳世美，唱成了不忘寒窯苦妻的薛平貴，算是喜劇收場了。」泉興以這段話，為水息請客的回憶作了結尾，阿爸聽了，和泉興相視，都呵呵的笑了。

阿孃出來找阿爸，見二人聊得起勁，也聽了一會二人的對話。泉興走後，她好奇的問，「新頭那場疫病，是什麼樣的情況？這麼嚴重，卻沒聽人說起過。」

「那有幾十年了，當時連累了新頭料羅二鄉。」阿爸是聽埔城的老乩童說的。

因為唐山朝廷和日本商人合手，在二鄉辦廠採礦，沖犯土神，驚擾了祖先，才疫病大起。因為傷害太大，二鄉人事後都不願再提起痛苦往事，上一輩噤聲不語，下一輩更是完全不知曉。

老乩童很清楚的記得這一段故事。當時他便是陪著王爺，登上船，一起前去平疫的人，親眼見了王爺大顯神蹟。因此待一切平靜後，新頭料羅二鄉共同來為王爺作醮，連演三天大戲，浯島各大姓都派了人來，埔城村熱鬧滾滾，揚起的塵霧迷濛，岬下幾里外都看得見，

還有人說看到王爺的儀仗在塵霧中行走，兵馬清晰可見，蕭蕭嘶鳴。

平疫之後，埔城王爺休養至今，未曾再出駕伏妖平亂。

「咱浯島能賺錢的，除了養馬種番薯，還有礦？」阿孃問。

「採的礦，叫碗藥，你我都還沒出生呢。」阿爸說。腰治此時也跑過來，偎進阿爸懷裡，阿爸摟住她，為她擦掉一頭一臉的汗。

四、採碗藥

百年來，浯島從沒真正平靜過，疫病大小小不斷，每一回都是一場風暴，捲走人命無數。

各地王爺宮、佛祖宮輪流作法、作醮、安境、分符、派藥，好不容易安定了一鄉，沒多久就聽見別鄉疫情又起，各地神明都疲於奔命。

青花瓷問世後，風靡世界各地，泉州三灣十八港，九龍江口的船隻往來不斷。一船又一船的青花瓷運往歐洲各地，成為各國皇室宮廷最喜愛的藝術品。

即使深夜，海港連線，依舊商船如織、燈明如晝。高鼻深目的外國人，來到摩肩接踵的市舶司，驚訝得連連讚嘆，「終於見識到傳說中的光明之城。」

港邊，商人指揮著苦力，將各國香料送下船後，再將一籬籬黃豆灌入商船的艙底，直到足有膝蓋高，再把包裹好的青花瓷埋在黃豆裡。黃豆和青花瓷都重，能壓艙穩船，遭遇巨浪時，咕嚕嚕滾動的豆子，還能緩衝青花瓷的晃震碰撞，且迢迢海路中，黃豆保存容易，也是極佳的充飢食物，可以幫助淘金的海商們，走得更遠更安心。

青花瓷美麗的釉色，東洋日本人同樣喜愛得難以自拔，甚至請來唐山師傅，試著在日本開窯做無須燒。青花瓷燒製並不容易，必須經千度以上的窯燒，才能將釉藥燒出美麗的青藍色，而釉藥、又價貴比金。

浯島得天獨厚的，擁有豐富的釉藥礦，主要分布在浯島中央的九龍江古流域，從平林、

乳山、汕仔頭、新頭到料羅出海口，蘊藏量及產量都十分豐碩。白龍潭、新頭和料羅一帶的尤其精純，一丸一丸的中空球，敲開來，中心靛黑的粉土，就是碗藥，一大丸足可抵兌一金。浯島人知道這些釉藥，能在碗盤上綻出美麗的青花，稱之為碗藥，提煉出來後，就是賣給唐山窯廠的碗青。

日商得到消息，迫不及待想投入開採提煉。同時，風雨飄搖中的唐山朝廷，也亟於利用浯島的碗藥籌措財源，以挽救政治和經濟江河日下的頹勢。除了採碗藥、此地還有膩白如凝脂的瓷土層，可以大量開採賣給窯廠，

「幾乎是往下挖的每一鎰，都能換得真金白銀。」

腰治不禁聽得睜大眼，驚呼出聲，阿孃笑她是財迷。

「錢財人人愛。」阿爸笑著說，「這筆生意，日本商人和唐山朝廷，愈想愈是划算，就打算合作開採。」

巨利在前，雙方都垂涎不已，於是，唐山派官員前來考查「碗青」，日本商社也同時遞上「吳須土」開採契約書，這二個不同的稱呼，同樣都指碗藥。

最終談妥，日本礦商提供資金，成立會社來管理營運，與唐山官府簽訂同意採藥合約，共同合作分潤。

從此，在料羅灣上的小火船喋喋的，一艘艘載人來、載礦走，又多又忙。夜裡、船燈遠遠近近，羅布海面，像掉了串晶瑩的珍珠鏈，又像落了無數的星星，把料羅灣點綴得美麗非常。

小火船裝卸貨物，有時為了除船上的蟲鼠跳蚤，還要買藥材煙薰，跳蚤跳得半人高，有投入海裡的，也有跟著老鼠跳進料羅灣邊草地中的。有不少駁運工人被叮咬，腿上密密麻麻，全是紅痘子。但大家都很忙碌，沒空顧及被蟲子咬這樣的小事。

開挖沒多久，新頭鄉和料羅鄉接連就不平靜了。

先是礦區工人傳出有人發燒二三天後就亡故，死前大腿內側，有多塊紅色凸起的風疹，生水泡後潰爛，迴光返照時睜開的眼睛，紅通通的，像浸了血一樣可怖。

村人聽得心生恐懼，不免往鬼怪妖孽作祟的方向想。

接著，負責接待官員和商社人員的新頭萬叔一家，五口走了四人。萬叔勉強辦完喪事後，萬念俱灰，傷心的騎上騾子，孤零零的住到呂厝親友家去。

鄰居冒著被妖物纏身的風險，送行到村外。

萬叔哭著說，「這餘生，我不敢再看到家鄉的一事一物，只要想起這幾天發生的事，我就恨不得也跟著家人一起去。」

萬叔離鄉後的隔天，起了大風，他家的門板匡匡的被吹開，不斷拍敲石門框，像有隻看不見的手，拍開了又拉回。鄰居害怕，顫抖著找出把鏽鎖，為空落落的屋子鎖上大門。回家後，竟就發病離世了。

再後來，接連好幾戶都有人病故。單單新頭鄉，在這場疫病中，不到幾天就死了十幾人。

「碰觸到的，或知道萬叔家情況的，都走了。」鄉人驚恐的私語。

鄉人惶惶哀淒的打開祖厝大門，對著祖先不停的跪拜叩頭，希望祖先照顧還未能入龕的新喪者；又辦了法會，請示蘇府王爺。那天，宮裡香爐連連爆出火花，乩童命令廟祝，「在屋子四周垂下黑布，遮擋住所有門窗的光和風。」

他用淨水灑遍屋裡四角，槃起七星劍，步罡踏鬥，焚化咒條，後又扶住案頭，垂著眼皮搖晃著頭。宮裡散不去的繚繞香煙，薰得人發暈，分不清現實或幻境。

乩童邊喃喃低語，邊用手指在桌上點畫，忽輕忽重的頓捺。

這幾天的天氣時晴時霧，還怪異的旋著不冷不熱的迴風。每回濃霧過後，天氣就比之前更濕潮暖熱一層。被黑布掩住所有通口的廟裡，紙錢燃得金紅，灰燼冉冉升飛。乩童和廟祝，都是一臉一身的汗。廟外，跪了一地的村民，圍著火盆，不斷往裡投入紙錢，火光衝天，將活下去的冀望，化作煙氣，上傳天聽。

有人想到疫情，想到自己命苦，於是哀哀的低哭，或許感懷逝者不再、或許感謝生者僥倖，大家的情緒緊繃得剛綁上的弦，一經彈動，哭聲就像琴音一樣，高高低低的散佈開來。沒哭出聲的，也紛紛紅著眼眶拭淚。有傷心太過的，嚎得撲倒在地，或許因為這場景和喪事太雷同，有人竟一時分不清，悲從中來，拉著音、高聲哭喪「我爸喂！我爸喂！，沒人再給我叫大顧小喂，！我爸喂！我爸喂！。」

廟祝在廟裡聽情況不對，趕緊抬腳出門，斜眉瞪眼的喝罵「清淨、清淨，現在在求神，沒讓你哭喪送葬，神和鬼，分清楚。求神還是拜鬼都不知道，你們這樣的，還想指望神明保佑，簡直作夢。」

唱哭調的婦人緊張了，急急分辯「我聽到有人先哭了，以為神明要我們這麼做，才跟著哭的。」婦人聲音變小，囁嚅嚟叨，「求神和拜鬼，不是同件事嘛，我們這時跪在這裡求神，不就是因為死了人，變了新鬼嗎？」

廟祝恨鐵不成鋼，伸指向婦人虛點二下，「你還講，還亂講，老實燒金紙，別再說了。」婦人拭掉淚，不敢再出聲。

廟祝回到廟裡，緊盯乩童點畫的圖樣，同時傾耳靠向乩童細聽。當最後一張紙錢燃盡時，乩童退駕，額上滿是汗水，虛軟無力的坐在板凳上，一聲不吭。

扯掉黑布，眾人湧進廟裡，環著案桌前，焦急聆聽神明的指示。

廟祝沉痛的說，王爺派藥派符都遏抑不了疫情，是因為掘地採藥，黑氣竄進白龍身，沖犯土神、驚擾祖先，才有了這場禍事。

「對，一定是採藥惹的禍，錢讓他們賺走，坑洞挖得地下都虛空了。前幾天，我騎著騾，一條好好的路，突然就陷了洞，摔進坑裡。」一個瘸腿男子率先氣憤地發表意見。

「大墓的墓手，幾百年來好好的，上月也傾斜倒塌了。」風水出問題，上愧祖先亡靈不安，下忤子孫百代未來無寄。古墓傾陷和碗藥挖掘二事，被併聯提出，眾人像一鍋熱油被潑進水，霎時噴炸開來，突然的醒悟，掀起激憤。

「風水壞光光，再挖下去，祖先的基業也都要被挖空空。」礦商挖走了他們地下的寶物，還挖走現世人的生命，以及，一整鄉的未來。

「不能再挖了。」

「叫他們立即停工。」鄉人振臂高喊，疲憊無力的乩童，此刻也恢復了生氣，看著意氣高昂的鄉人，眼神晶亮而安慰。

鄉人由悲轉恨，稟著神明指示，新頭鄉和料羅鄉展現前所未有的合作。

礦商正打算著，若能設廠就地提煉碗藥，縮小運載體積，獲利將更有效率，於是運來了器械及機師，轟隆隆的在料羅灣動起工來。

「停止採藥！」新頭及料羅二鄉，義憤填膺的提出要求。礦商成本已經投注，而巨大利益就在眼前，自然不可能答應。

不管來人態度如何強硬，礦商只是好聲好氣的拖延著，暗裡卻早已叫人騎馬送錢去后浦衙門，等著派兵來鎮壓。礦商又氣又無奈，沒拿錢的鄉民都上門來了，拿錢的官府竟還沒動靜。

礦商心痛的盤算，每動一趟官府，上百銀錢就嘩嘩的流淌出去。

挖礦時，曾有個精明的駁工，看出他賺得快，跟他閒聊「你細聽，銀子在移動，是有聲音的。」

浯島人流傳，陽翟城在明末時出了首富，他挖了共十八個隱密的石罅，埋藏所有的銀子。首富說，等陽翟再到賢人輩出時，石罅會出聲音，裡面就像有千百隻銀蝴蝶同時在拍翅膀，也像有千百個輕巧的銀鈴一起美妙搖響，叮鈴鈴的引領鄉人去打開石罅。

那時，他只哈哈的覺得這個駁工有趣，能講人愛聽的話，打發時間。現在，他覺得那故事，像是悲慘的預言，銀庫裡的銀子真的響了，但不是叮鈴鈴的好聽聲音，是匡啷啷的，

就要被挖光的呼救聲。

礦商說，「疫病是自古就有的，今天我們才挖了幾個洞，幾道坑，就被說是疫病來源，那沒挖坑前，過去幾十樁疫病，又找誰負責去？」他對鄉人所求，心知肚明。就這麼替位想吧，有外人來到你家門口，挖幾坵土，就做了大生意，賺了大錢。看到家門口沒用的土堆，一換到外人手裡，卻成了金山銀山，誰不難受？

鄉人氣沖沖的說，「停工，這是神明旨意。」

商人何嘗不知道，這些法力通天的神明，何時真的現過身、又何時真的出聲講過話，一切還不是乩童順著鄉人意思，含含糊糊的說法而已。

商人是終日逐利的人，比誰都懂得錢財的誘人美好。神明之說，不過是鄉人眼紅，想多分些利潤的藉口，便也十分恰當的表現出對疫情的痛心不安，虛情假意的應付了一番。

商人一再鞠躬，回覆「一定慎重思慮，必會向唐山朝廷及日本礦商頭家反映。」轉身拿出了許多精緻的日本果食和布料，奉上給鄉老，「請分贈給鄉人，這陣子辛勞大家了。」

鄉老原本帶著一肚子氣來，卻被商人幾下虛功夫，不知給轉繞到哪裡去，心中雖仍是氣呼呼的，一時之間，話卻也不知怎麼說下去了。

鄉老不屑的看向禮物，一甩將雙手背到背後，準備走了。

礦商又快步從櫃裡拿了幾條膏藥，追到門口，逕自塞進鄉老口袋裡。鄉老驚訝的看了口袋，又看了礦商，口袋裡是日本眼藥膏和頭風膏，那得託人到上海才買得到的，眼睛或傷口紅腫了，擠點眼藥膏擦都很有用。而鄉老本身就有偏頭痛問題，有了頭風膏，能減輕

不少痛苦。

鄉老張了口，還不及出聲，礦商體恤的搶先笑著說「沒什麼，就一點土產。」說完連連揮手，不讓鄉老說話，只躬身作勢送鄉老出門。

「一定得停工，神明有交代，沒這麼容易收斂的。」鄉老放完話後，頭也不回的轉身走人，礦商立在門旁，恭敬的鞠躬道別。

疫病像火藥點燃的引信，冒著火花，持續蔓延。

協談不成，二鄉陳氏，連同浯島其他陳氏共十三陳，收集來銃槍，拉來火炮。未染疫的老少，都戴上鐵帽、提著硫酸水來到礦區，擎著銃槍與礦商對峙。礦商動彈不得，礦工留滯在廠裡，不過數日，染疫者十有六七，生存者四散逃逸，無力對抗。

幾日後，又聽說唐山南方兵變，朝廷無暇他顧，派不出人協助礦商，商人只得順勢答應封礦停工。從此，小火船少了，礦工和商人消失了。

二鄉先合力填平了坑洞，再到埔城請來王爺聯合作法，安境派藥。神明再度發爐，傳旨乩童，要求人們在家早晚焚香茹素，家貧沒有香的，就到料羅灣旁，割幾把長草就地燒了，並且七日內不得出戶捕魚殺生，疫情才終得安和下來。

從明朝開始，斷續數百年的碗藥開採，至此在浯島徹底結束。新頭和料羅鄉人，將這段歷史視為禁忌，絕口不再提起。因此，如今浯島多處雖仍立著「禁止採藥碑」，而平林、新頭、料羅等鄉的後人，卻已渾然不知碗藥為何物，更不知道自己腳下踩的，鋤頭挖的，曾是價貴抵金的礦地。

蘇府王爺宮的乩童，在年老氣虛時，曾到高埔村來協助採新乩童，阿爸是坐禁人，因此認識他，聽乩童和廟祝閒聊，聽得了這段過去。乩童感歎「那年的疫情，是真的嚴重，埔城王爺，也真的是法力無邊。」

「難怪啊，每逢過年，要進咱埔鄉拜拜，不但要盤查、還要填資料、交身分証，出入限時間，廟裡還是來人香火不斷。」阿孃摟著身邊的腰治，欣慰而驕傲的說「等小弟滿月，我們也去給王爺上香求保祐。」腰治連忙點頭。

火木看著妻子和兒女們，感動著自己何其幸運，在亂世之中避來閃去，還能擁有齊全美好的家庭，都是祖先福澤和法力高強的神明庇祐。

泉興在平林鄉吃了二天酒宴，看完大戲，還帶著雜菜回來。雜菜是主人最後的心意，最是好。吃。宴桌上的各色剩菜，除去湯汁，一起倒進大鍋裡煮滾，等白菜燉得絲爛，芋頭化進湯裡，炸排骨浸得軟透，魚肉煮到離骨，丸子顆顆入味，各種香氣細緻融合後，展現嶄新的風味。

「佛跳牆遠遠比不上咱的雜菜，別說佛要跳牆了，聞到雜菜香，神仙都想下凡來。」掌廚的一杓杓舀出來，趕緊裝好送到村口，給已經準備好要上馬上轎的外鄉客人。

客人免不了婉辭一番，「唉，不了，我來的路遠，不好帶。」心裡卻是十分歡喜願意的。「怎能不帶，一定得帶回去幫忙吃，這麼多菜，放著就壞了。」儘管知道雜菜美味人人愛，主人還是得裝出頭痛困擾的樣子，甚至有點急躁的踱腳，讓外鄉客一定要幫忙解決才行，這樣客人才會安心而感謝的帶走。

鄉裡人已酒足飯飽，酒宴後看主人開始收拾菜尾，都紛紛致意後離席而去，不好意思再打包。

主人家裡的婦人和孩子，收拾完後，便一起抬著熬煮好的雜菜大鍋，放上手推車，挨家挨戶的分送鄉人。鄉人通常會腴腆推辭二句，就開心的拿出家裡大碗來舀裝了。

泉興回到埔城，睡了一夜，第二天又躺了一天，到傍晚才起身。他連喝二天酒，人是清醒了，但說話還軟綿綿的，「火木，我帶了點雜菜來給你。」

「泉興哥仔，從平林回來啦，這趟去了二天，一定熱鬧吧。」火木招呼著接過雜菜，喊屋裡的腰治出來拿進去。

「哎，你太客氣了，雜菜留著家裡吃就好了，還一程路途拿過來。」他停下整理工作，轉身將魚網成束放到屋前，蹲坐在門口石檻上，又拍拍一旁的圓石礎示意，泉興放將雜菜交給腰治後，以礎為凳坐了下來，呼了口氣。

海風黏膩，風過木麻黃樹，葉聲簌簌，為這逐漸暖熱的天氣，帶來幾分涼爽，天空逐漸轉成靛藍色，天邊有了幾粒疏星。

此時，家裡正忙著準備第二天要發送油飯，灶房裡傳來飽滿的蒸糯米香，十足幸福。

「息仔連作二天戲，現在情況怎麼樣？」火木問起平林鄉的事。

「唉，只怕不容易。」泉興在平林鄉聽到的水息家的事，一一說了。

五、平林鄉的鼠

幾天前，息仔父親一早提著鋤頭，打算去田裡掘蕃薯，路過禁止採藥碑前的大埕，日頭光映映，竟有二隻大老鼠像熊一樣，站在埕中央，眼珠子灰白灰白的，胸口挺著高高、四足凍住似的僵硬挺直。

他心裡發毛，把鋤頭放在身前，揮動驅趕，想不到老鼠既不逃，也不轉頭看他。

他貓彎著背，小心翼翼的伸長鋤頭，護在自己身前，抖著手，又向前揮了二下，老鼠依舊直挺挺的僵著。

「喝！喝！」他大膽的出聲喊，老鼠還是定定的僵立不動。

「但是，僵鼠的灰白眼珠子瞬時變更白了，像春天的海霧一樣。身體還膨膨的鼓脹。」息仔父親心有餘悸的對家人村人描述，比劃著雙手，描繪老鼠膨脹後的可怖身軀。

老鼠文絲不動，但森森發出寒氣，朝他逼來。

「此時、埕上刮起一陣風，那風，跟平時不一樣，是陰冷陰冷，往頸骨、背骨裡鑽寒針的那種。」

他覺得異樣，想要跑，腳卻像被打了長長的棺釘，移不開。

最後，他閉上眼，但能感覺到眼前跑過一層灰紗，又閃過一層黑霧，灰黑交錯，在眼前不住的竄動。

他在心裡一下念著佛祖公，一下呼喚著祖先，不知過了多久，聞到了宮裡燃香的氣味，

他知道是神明來相助了，動了動手指，發現能握得住鋤頭，立即勉力抬起雙腿往回跑，他看著雙膝及手掌的傷，解釋說，「腳軟得拖不動，身重腳輕，就往前摔了，摔得一身皮破血流。萬幸啊，總算是逃過了這一劫。」

回到家，喘了一陣，休息一晚，隔天才能起身，回到田裡掘蕃薯。不料，竟在地瓜藤裡發現散布著老鼠的屍身，嚇得他連挖起蕃薯也不敢拿，跳上田，立刻逃回家。

當晚，他高燒囁語，三天沒下床，人就不行了。據家人說，人躺在床上，身體直挺挺的樣子，就像他在大塚中看到的那二隻僵屍鼠。

「然後呢？不是辦喪事嗎？怎麼又會作戲請酒？」腰治阿爸想不通。

然後，就是息仔兒子了。剛從日本帶回來時，能吃能喝，聽話乖巧，喜歡玩球，也愛擺弄些小玩物，在能通曉唐話的時候，息仔就送他進書房讀冊。息仔兒子像他，識字極快，先生很是稱讚。息仔父親入斂後幾天，孩子竟也四肢發軟，下不了床，上不了學。請過醫生，也問了神，廟公看著香灰，搖頭說，這是沖犯了西方的神，廟公撥下有紋樣的灰，叫孩子配著藥包喝下。但是病情還是早上好下午壞，不曾真正好轉。到日頭有暈圈的那日，白天看著精神才好一點，半夜卻連連從床上摔下來，次日一早就走了。

畢竟是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兒子，息仔妻子難受得水米不進，想著這一生，忍過多少事，連個兒子也留不住，息仔妻抱著孩兒哭，不肯讓人埋了，也哭自己命苦，幾次乾嘔到暈過去。息仔託人四處幫忙，找了合適的男孩，想再買一個回來養。就是息仔和中人一同騎馬去相看那天，妻子連同女兒都倒下了，才一天，息仔晚上回到家，妻女都已神智不清，二

天後先後離世。

「真歹命哦，現只剩息仔一人了！」泉興搖頭對腰治阿爸說。

「這樣不好的事，還唱戲？」阿爸追問。

「息仔擺酒席，請戲班，是為了求神明擋災煞。所以啊，就求到咱埔城王爺這邊來了。」泉興說。

息仔問過神，邀了四方親友，擺酒，還請來浦邊戲班，連做二晚大戲。泉興原本只打算去一天，盛意難卻下，又被留了一天。回來後暈得不能下床，飲食不知。

「回家後我足躺了一天，才好一點，到現在才能夠出門來，送點雜菜給你。今天田裡的農事，都只讓秀蘭母女去做。唉，我真是喝多了，這酒氣到現在還沒過去，才跟你說了幾句話，又覺得暈了。」泉興面色發白，額頸冒出了細汗。

腰治阿爸見他病快快的，便止了話，扶著他回去。

泉興爹在家，接過一身冷汗的泉興，讓他和衣軟軟的躺下，才和腰治阿爸一同走出房門。

泉興家祖輩有分枝在南洋做生意，開銀行。現在埔城裡只留下泉興這一脈，在浯島固守祖業，好幾進的深院大厝，有許多房門總是鎖著的。宗族春秋大祭，拜祖墓，都靠泉興和他阿爹。

泉興家的大宅，屋內赭紅大方磚的地板，刷洗得冰涼潔淨，庭院鋪著長長的崗石板，在日光下，金白雲母和黑角閃石閃閃發亮。廳堂中，沉沉擺放著一套螺鈿鑲嵌的烏木桌椅，貝母打磨後，如珠寶般呈現綺異瑰麗的光澤。供奉牌位神明的高長案桌左側，是一座巨大

的木質座鐘，足和神龕一樣高，鐘擺規律沉穩的左右來回，整點時，這寂靜的大屋，便噹噹的響起報時聲。

右側牆上，懸了一幅大畫，畫中人官翎羽戴，袍服紋澤繁麗，是穿著清朝官服的祖先像。「南洋番客跟朝廷買來的的官位，畫遺像用的，有錢就有。」泉興說過，他們有共同的祖先，都知道宗族裡沒有當過文官的。

南洋的族親，每年會源源不絕的寄回各種香料藥材，還專人護送回一座烏木藥櫃，準備讓泉興爹開藥舖用的。這幾年局勢亂得厲害，今天南軍，明天北軍，還有山裡匪，打了場勝仗，也自己成軍，後又來了日軍，國軍。

泉興爹搖頭，這時局不能開舖子，「這種局面，開舖子做頭家，根本是在門前掛著彩旗，招匪上門來。不管什麼軍，一來，都先找各頭家來討論局勢，實際就是要刮錢。」他開了間空廂房，把藥櫃放進去，一格一格分放好藥材。

火木和泉興爹站在廳前，南洋親戚來的藥材香料好，屋裡飄著淡淡草藥的香氣。

「都第二天了，還這麼嚴重，這不太像酒氣沖的。」火木提醒。

不說還好，一提泉興病了，泉興爹就不高興，本不該有這場病，還不都是火木生的事，違了神明旨意，擅作主叫泉興去替擋災。

泉興爹面色不快，埋怨說，「埔城王爺點了方位，是要你去的，怎麼你轉推給泉興去？」

「我家內才生孩子，問了廟祝，說方位相同就可以的，要不然我哪敢自作主張。」火

木見泉興爹不高興，知道他一定覺得泉興的病，是在平林犯了煞，一回來人就不好了。

「聽說大山的指揮部有軍醫，跟老士官長拜託一下，送泉興去看？」火木提議。

泉興爹上了火氣，硬幫幫的堵回去，「老士官長？他自己也不信那些軍醫，每次都是找我拿的草藥。」

泉興爹覺得被看輕了，話說得明白，「你忘了我姑丈在山外開中藥舖的，我能輸那些醫生？從懂事開始，我就在藥舖裡摸藥抓藥長大，懂得斟酌的醫生，抓藥都還會先問過我，不同批的藥性有差，要怎麼拿捏分量。後來是廈門船運停了，藥斷了來路，藥舖裡不用人了才離開的。泉興從小生病，我就從沒往外找過醫生，藥方怎麼配，醫生都沒我熟。看什麼醫生，我就是醫生！」

火木知道失言了，趕緊笑著道歉說，「知道的，這十里八鄉，誰沒跟你拿過藥，都知道你這半仙能力的。」

泉興爹不滿的撇撇嘴，邊說邊從櫃子裡搬出了小炭爐和滿是藥氣的陶壺，往櫃檯上一個個放正，「現成的藥哪能比煎的實在？凡是有作用的東西，都不是容易的，草藥要煎要煮，絕無百害，軍醫自己都說西洋藥都有副作用的。喏，這裡草藥，缺了哪一味，我也知道怎麼用其它的替補，軍醫能做到這樣嗎？」

火木苦笑，心裡突然浮起一句話，「神仙難救無命人。」卻不敢說出口，只在心裡斥怪自己怎麼想起這麼不好的話，犯了忌諱。連忙搖頭，將這想法甩出腦海。泉興爹見他搖頭晃腦的，面色古怪，也不再說什麼。只看著他擺了擺手，二人道別。

六、送油飯

幾日後，小弟滿月。腰治的嬸仔來家裡，和阿孃一起把蒸好的糯米，倒了大鐵盆中。嬸仔又把三層肉絲和香菇炒得醬香四溢，拌入蒸好的糯米中，再倒入半碗芝麻油用大木飯匙仔細勻拌，然後呈裝成碗。

腰治煮了許多白雞蛋，泡進紅花米水中，染得像春天的桃花一樣漂亮。村裡缺男丁，阿孃連生二個健壯可愛的弟弟，村人又是恭喜又是艷羨，秀蘭阿孃來看阿孃，還送了兒媳縫的男孩小衣帽，盼能沾沾阿孃的喜氣。

「人人都說腰治巧手，是真巧，看這抱弟的手勢，有形有款，比有的新婦人還好呢！」泉興娘看著腰治和她懷裡的大弟，真心讚美。但泉興娘的樣子，並不像她說，是來沾喜氣的，但不見半點歡喜，無精打采的眉眼間，還顯得心思沉重。

「孩子在鄉裡，有大家幫著教，是通鄉人好，孩子才好。你兒媳手也巧，這衣帽針黹真漂亮。」阿孃連忙致上謝意。

「希望她也能趕快生個兒子，就對得起祖宗了。」泉興娘輕撫著大弟胖嘟嘟的小手說。泉興是同宗親裡的另一祧，成親多年來，花了不少錢娶過三個妻子，卻只生了女兒秀蘭，其他二個都難產而逝。

「會的，泉興和妻子年輕，會有的。」阿孃安慰道。

泉興娘卻是哀傷的搖頭，將臉轉到一旁去。「泉興病得兇又猛，只怕剩沒多少時間

了。」她想起同祧的另一房，因為沒有後嗣，「去年，祧裡的老人家，臨終前，已經吸不進多少氣了，還強忍著，眼睛翻吊成白眼，還悲哀的直看向祖宗牌位神龕，想來是擔心百年後無人祭祀，遲遲不肯斷氣。就是等著我家泉興的一句話，應了他家的祭拜。」

泉興娘痛心得彷彿見到自己的未來。「人家絕了嗣、倒了房，還能寄望同祧的自己一家幫他入龕祭拜。可是我家泉興，是祧裡的最後一人，還沒兒子，若就這樣走了，自己百年後，連拜託上香的同祧人都沒了，才是徹底斷後的。」

「沒有香火祭拜的鬼魂，跟孤魂野鬼有什麼差別，我和泉興爹，老後還有什麼臉去見祖宗。老來無依，死後無祀，有什麼比這更慘的。」泉興娘講著，悲從中來，淚珠啪嗒啪嗒的掉個不停。

嬸仔和阿孃連忙安慰泉興娘，「子嗣不能急，總有辦法的。」

油飯裝好，阿孃把還傷心拭淚的泉興娘帶到房裡去看小弟，嬸仔匆匆的收拾了桌面。

「腰治，每一碗油飯配一顆紅蛋，放入籃中。」她吩咐著腰治。

嬸仔走來抱起腰治手裡的大弟，高拐起右膀，身體折曲成海邊那棵被大風吹倒過的老樹形狀，半夾半抱似的將小弟架在右腰膀上。又向著拌好的油飯大盆努努嘴比劃，指揮腰治去將油飯放入籃裡，出門分送鄉里各戶。

交代完，嬸仔抱著大弟，也跟著入房去了。

腰治提著重籃，挨家挨戶的分送鄉人，大家收到油飯紅蛋，都是喜滋滋的，說了許多令人開心的好話。尤其是村裡的王氏親族，過去在鄉里爭鬥中，無論爭搶柴火漁場，或侵

地尋仇，小鄉總是弱勢。在人丁日漸凋零的情況下，有人為宗族添丁，都當成自家的喜事一樣高興。

惟獨阿山母親對她說的話，令她百感交集。阿山自小右半身無力，長大後更是明顯萎縮，跟左半身不成比例，以至於外形及動作，都是扭曲的。他辛苦的伸長手，向她取了油飯後，又擺晃身體，跨進門檻入屋。阿山母親聽到聲音，特地出來跟腰治致謝並道賀。看著屋內阿山的背影，她微笑，感慨的說「當年生下他，有半身是軟的，幾乎不能動。醫生說是風症，我哭得眼都快瞎了。沒想到，後來一村健康有力的男孩，被抓去當兵的，逃兵佚的，走日本的，下南洋的，真留下來的沒幾個，還不如他身體不好，反倒能幸運留在身邊。」

阿山母親摸著她翹起來的髮腳說，「你阿孃好命，生了你這麼好的女兒，你也是好命的，給家裡帶來一雙弟弟。」

看阿山艱難的姿態，她心裡原是酸澀的。可是聽了阿山母親的話，又令她動容，覺得心裡又軟又暖。學校先生教過，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或許就是這樣的道理。而什麼是福，什麼是禍，全看自己所珍所重，各有不同解釋罷了。道別時，她帶著複雜心情，走向村尾的秀蘭家。

秀蘭阿娘的臉色總是憂憂悶悶的，今天卻難得神色平和，精神也好很多，那總見苦色的蒼白小臉，像銀盤一樣白淨光亮，頭髮攏得乾乾淨淨，還梳了烏亮的髮髻，腰治訝異的發現，秀蘭阿娘褪了眼角的瘀青，消了唇邊的腫脹，眉眼舒展的笑起來，竟然比歌仔戲的

小旦還好看。

怪不得，阿孃每次提到秀蘭阿爸打她阿娘時，最後總很惋惜的說，「可憐了原來像朵花一樣的女孩，被折磨成這樣。」

秀蘭阿娘見她來，拿過油飯，叫她等著，到院子裡摘了幾枝梔子花，又拿了一個香甜的沉甸甸的番薯梗粿，放進她籃裡，微微笑說，「你阿娘愛梔子花，梗粿也帶回去給你阿孃和大弟吃。」秀蘭盯著她好看的笑臉，像看著生人一樣，張嘴卻忘了要回話。

秀蘭阿娘又看了眼籃子，「哎，這麼重，你提得手腕都壓出紅痕了。」

她立即往屋後叫來了秀蘭，「秀蘭快來，別翻藤了，我等下跟你阿孃說，是我讓你陪腰治分油飯去的。」

秀蘭正在屋後翻番薯藤，聞言立即應聲「來了，來了。」

番薯藤長了，碰到土，就會往地下生根去，得整叢藤拉起，翻到另一邊去，別讓它紮根生出小番薯，才不會分掉養分，主根下的番薯才長得大。

「你阿孃正在我家呢！」她小聲的跟秀蘭說。

「那我們慢慢走，別遇上她，才不會被叫回去翻番薯藤。」秀蘭能暫免了農事，一同外出，二人開心的相視而笑，一左一右提著籃子，像牽手外出遊玩般，歡喜的分送完油飯。

跟秀蘭告別後，腰治理了一下心事，想著秀蘭阿娘好看的臉，還有秀蘭的笑容，可是不久前她阿孃才在家裡，跟阿孃哭著擔心泉興不能給她送終呢，秀蘭和她娘竟沒半分傷心難過的樣子，一個家，心思各異，這日子要怎麼過呀！

回到家時，腰治捧近梔子花，深深聞了一下郁郁花香，開心的拿進房。

阿孃和嬸仔都坐在木床上，泉興娘已經離開。大弟和小弟都睡著了，阿孃低頭半抱著小弟，嬸仔像正勸著阿孃什麼事。

「取娘啊，開枝散葉，子嗣問題是宗族大事，宗族裡的事，從來沒輪到女人作主，跟你說一聲，就是看重你，你可別生氣。」嬸仔邊對著阿孃說，邊不太自在的瞟了腰治一眼。

阿孃不發一語，腰治關心的看了阿孃，臉色並不好，青白青白的。

「他家也是沒路走了，才想這樣的辦法。我們做女人的，別說開口主張什麼，就看開宗祠祭祖、冬至做頭，想送茶端菜，掃地擦門，還都只能在門外，宗祠那道門檻，沒變祖婆就是跨不進去。我們才不去為他們男人的事難過，你只當作沒事，任他們王氏男人自己處理去。」嬸仔說。

見阿孃不看她也不應答，嬸仔索性靠著床邊，蹲低下來，抬頭看向阿孃，阿孃反撇過頭去，任髮髻鬆垂，散亂的遮了半臉。

嬸仔看不見阿孃的表情，心裡暗苦，一人獨白的戲不好唱，後悔自己幹嘛好事，答應幫忙，得罪這邊，那邊也拿不到功勞。

「取娘。」她伸手輕輕覆上阿孃的。阿孃沒反應，她索性兩手都伸出去包握著阿孃的雙手。

阿孃甩開，「你跟泉興他娘，是談好了，才前後腳來的吧！」她聲音帶著壓抑和怒意，「或者，是所有人都說好了，都知道了，才假裝來通知我的。」

嬸仔說，「也是看上你家孩子生養得好，才有這樣的事，原本沒有歹意的。你把小兒子過給他，啊，或若能去幫他家生個兒子，也是好的，都是王氏宗親血脈，只是由他家負責養活，你還省錢省心呢。待你百年後，春秋大祭時，都是會拿香拜你的。」

阿孃疲憊的把頭靠向床欄，閉上眼，緊抿著唇。

嬸仔搖搖頭，猜想大概要點時間，才會想開。見腰治捧著花，伸手一招，吩咐她「你去找個碗，裝了水，再把梔子花插上，花才開得好。家裡有點花香，人的心情會開闊舒爽點。」腰治點了點頭，表示知道，嬸仔便離開了。

這晚，腰治端出熱好的油飯，香極了，但是阿孃氣悶，阿爸擔心。她不安的吃著，到最後油飯竟變得沒味道了。

腰治阿孃一口都沒吃，只躺著不起身也不說話，阿爸擔心的進房裡看阿孃，好言好語問了半天，阿孃才開口，一開口後，聲音一句比一句高，一句比一句急促，待她隱約聽得清楚「泉興娘」、「無嗣」、「宗親」、「過養」、「幫忙」這些字眼時，阿孃和阿爸卻都忽然停住不再出聲了。

阿爸低頭走房門，說「阿孃不舒服，吃不下飯，等下我另外煮碗酸菜米粉湯，你端去給她。」

七、起胎

幾日後，家裡恢復了寧靜，但是阿孃變得容易不开心，有點什麼小事，她就變臉色。

腰治小心翼翼的觀察著阿孃的異狀，十分不安，總覺得不愉快只是被埋著，並未解決，像大山埋在雲堆裡，隨時可能大雨滂薄。她有預感，將會發生不好的事。

有天晚上，阿爸看著桌上出現半瓶酒，困惑的問「怎麼會有這半瓶酒？」

腰治回說，「是秀蘭阿公拿來的，他好像有事找你談。」

阿爸只點了頭，拿出了約半指高的小杯放桌上，便坐下來。

腰治阿孃看著神色無異的他，突然生起不滿。所有跟泉興有關的事，都令她心裡不快氣憤，她困在絕境中，而他是點火生事的人，卻總是無風無雨的過日子。

此時泉興爹站在門外喊，「火木啊，你來一下。」他還帶著一碗雞湯，「今天殺了隻雞，帶點來給你家取娘補補身。」

「叔仔太照顧了，來坐。」阿爸連忙站起身寒暄致謝，阿孃一聲不吭。

泉興爹仍站門外，招手，「不坐了，就是有幾句話，想跟你談一下。」

泉興爹在前頭，腰治阿爸在後頭，二人往城牆方向去。阿孃頭也不抬，只叫腰治快催大弟吃完飯。

泉興爹對著黑黑的海，低頭說，「不是沒想過從宗親裡抱個孩子，但別說村裡了，咱整個浯島，誰家能有多的男孩送人。我是愛你那小兒子，但你能捨得？你妻子能捨得？如

今叔仔沒路走了，才來拜託你替他，你有本事、連生兒子，就幫幫叔仔，也算幫忙祖宗吧。」

阿爸苦澀的說，「叔仔，這樣的事，能替嗎？」

「宗族能多點人丁，總是好事。還有，我是不願意講老話，但你心裡有數，泉興能替你去平林，你怎麼就不能替他？神明當初指定的是你。」泉興父直言，語氣埋怨，表情苦澀。「就當泉興替你一條命，你還他一條……。」

二人在城牆邊站了許久後，悶悶的各自回家。

回到桌前坐下，阿孃不動筷，腰治收了大弟的碗，自己又坐下，默默的撿著碗裡的剩米粒吃，一時無話。阿爸拿起那半瓶酒，倒了一小杯。

「你不敢說明白？」阿孃冷冷的問。

阿爸放下酒瓶，看著她，揣測著她知道多少，沉吟片刻後，才問「什麼說明白？」。

「你不知道滿月那天，泉興娘和孀仔來跟我說過什麼嗎？」阿孃雙掌覆上桌面，微微發抖。她恨這些人，心裡什麼都主意都有了，只是嘴裡不說，等受苦的人出聲了，他們再無辜的指責你多心、小心眼、脾氣壞。

「她說，讓我們把小的給他，或者，你去替泉興生個兒子。你到底怎麼跟泉興家說的？讓人家上門來求這種事。」阿孃盯著阿爸的眼睛說，「難道，你自己本來也早就對泉興的妻子有意，他死了，你正好承接下來，一人肩承二家份？」

她想到以前在浦邊、在裸葉村的故事，心裡無盡的酸疼，難道人真有命數，註定她得

過這種日子。那為什麼得是她？老天爺若真這麼殘忍，哪還堪配為世間主宰，為人定命。

阿爸變了臉色，「孩子在這，注意你說的什麼話。」

腰治很緊張，她看過泉興兇秀蘭和她阿娘的樣子，她不敢想只會吃奶、白白胖胖的小弟，在秀蘭家會過著什麼樣的日子？

阿爸側過臉去，垂眼看著手上的酒杯，手指捏了又鬆，後又握在手心裡一圈圈的轉，不出聲，眉眼全是為難。

「腰治，你帶大弟進房去。」阿孃的臉色比阿爸更難看。

等腰治帶著大弟進房間，擦乾淨手腳，瞪眼逼他上床睡覺。阿爸聽房間沒了動靜，深吸口氣，才慢慢說。「我能去說什麼，你也別亂猜，傳出去人家才要說話。叔仔是長輩，他煩惱家裡就要絕嗣，這祧傳了幾百年，現只剩泉興一人，就要倒房了。泉興病得這麼沉，他得做打算。」

「做打算，不是該買棺材，該辦喪事嗎？竟打算到你身上來了，你改行了？不捕魚改釘棺材？」阿孃嗤鼻。

「你講話太刻薄了。」阿爸皺眉，握在手心的酒杯，往桌上重放。「你沒去祠堂，你不知道叔仔那一祧只剩他一人在場，你沒看到他舉香、對著一層層的祖先牌位，難過到說不出祭辭的樣子。」

阿孃頓著句子，一字一字的回說，「我當然沒見過，王氏吃頭，你見過哪個活的婦人家跨得進宗祠門。我去哪裡看到他祭祖，看到他難過。」她的聲音和話語都變得尖利，「不

然你覺得我為你生了二個兒子以後，現在還該再去為泉興那祧的絕嗣負責嗎？」

阿爸一口吞了酒，放下杯後緩了半晌，「都怪我，當初平林我要是自己去，現在病得下不了床的人，就該是我，就不會有現在的事。」他放低音量，試圖慢聲安撫阿孃，「再怎麼說，叔仔是親族裡的人，他想不到出路，才找我，別說他那祧，整個埔城裡的族親，也沒剩幾人。你也知道的，兵仔都叫咱村是寡婦村了。」

「浯島的寡婦村多了，不只咱村。」阿孃打斷阿爸，說一句，手指就敲一下桌面，「他能給兒子娶三個老婆，自己不能再找一個女人生？人家七老八十也還有抱兒子的。捨不得再花錢，泉興爹是現成的，泉興妻也是現成的，辦法有得是，你做得到，泉興他爹也做得到的，不怕絕嗣。」她的聲息急促，喘氣聲重得連腰治在房裡都聽得到。

阿爸停住話，二人靜默了一陣子，阿爸語帶無奈的斥責，「這話太過分了，沒體沒統，叔仔是長輩，誰不為兒女操煩打算。以後別再講這些了。」

阿孃語氣冷淡，「人家都說一枝草一點露，人生在世，自己顧好自己的生活也就足夠，你現在是準備當菩薩了，救苦救難去了，我若擋著你，不就是作惡了。」

「叔仔說萬一，是萬一，才用這下策，你現在說成這樣，好像咀咒泉興馬上就要過身一樣。」阿爸支支吾吾的接著道，「叔仔說，如果我們能把小的，過繼給他家……。」

「那是我懷胎十月生的孩子，不賣也不送。」阿孃抬臉，一對眉豎起，恨恨地打斷阿爸。

阿孃轉過身來，腰治躲在黑暗的房門後，正對向她。阿孃的眼神冰寒冰寒的，她看得

心慌。

這夜太長了，海風呼呼的亂颳，吵得她睡不好，總一直醒來。

泉興病情的發展，就像東北風中的海上帆船，疾快、慌亂、驚危。

一早，鄉老來通知腰治阿爸去看泉興，連連嘆氣說起胎了，大概過不去了。

「昨天，已經有幾個村人都去看過他了。厝內人說他大腿起胎，全是紅腫，有一條一條的，還有成片的，已經長出水泡來。人也不清醒，到晚上發囈語時，家人以為他好了點，端了糜湯要餵。看他像醒過來了，還睜開眼，揮手把秀蘭趕離開床邊，秀蘭才站到屋角去，他卻對著空出來的床邊，呼喊著已過身的祖公和祖婆，一屋子人嚇得跪了一地。厝內人已經準備好香燭銀紙，也去后浦叫好棺材了。唉，后浦那邊說，現在棺材不好訂，到處要，師傅連夜趕，累了就躺棺材裡睡。連徒弟也昏了頭，上了蓋就要送棺材出門，差點把師傅也一同送走，聽見棺材裡的敲撞，還以為魂魄上門來要貨了。」

「唉，單單平林一鄉，就走了三百餘人。別鄉，零零星星的，也走了不少。」鄉老頓了一下，跟他對了一眼，又忙移開視線，低聲補充，「唉，唉，走的都是去過平林水息那吃過酒看過戲的人。」泉興的病，全鄉都知道是因為替火木去了平林，才沖犯到的，村子裡百年前都是一家人，沒有秘密。

幸好，泉興爹很多年前就先幫自己叫了壽材，現在直接給了泉興，才省了爭搶和等待。鄉老接著說，「你等下趕快過去看看吧，說不定今天明天就要辦後事了。」

火木帶取娘一起來到了泉興家。

「不能讓你們看他了，秀蘭娘在準備幫他換衣服，前天鬧了一陣，衣服上身後，躺進廳堂裡，等了二三小時又平靜下來，說要回房，原以為就要好了，能過關的。」他們知道換衣服，就是指壽衣。泉興娘哀淒的帶他們來到了廳裡。她聽說，壽衣上身三次，又再脫下來，陰司就會放棄這個人，絕望的心中，還是不免懷著希冀。

「本來就暈和咳，時好時壞，一壞起來就像大山的石在他胸腹裡滾，全身痛得冒冷汗，唇發白。前幾日發熱，昨天不燒了，也不說話了，身下卻紅黑紅黑的，腿內都起了胎條，還有成片的起胎。」泉興娘十分心痛，若兒子真的得走，她就要恨老天的殘酷，怎不動作快點，別再讓他被病痛折磨，別再受苦。

看不了泉興，他們只在廳裡聽泉興娘說話。泉興娘看似冷靜，有條不紊的說著泉興發病的情況，但是一遍說完了，泉興娘又從頭再說第二遍，細節一樣不落，直到喉嚨乾啞，也不停止的說第三遍。他們才發現不對勁，泉興娘的魂，似乎也隨泉興走丟了。

大廳入門右邊，在祖公龕前方，已經用凳架了長板，讓逝者躺得接近祖公，方便接引。板尾也備了燭台、香爐，和疊著紙錢的瓦盆，看起來是二三天前就安置好了。

取娘看得心酸，不敢再看這些身後事，只好環顧廳堂，右牆上有一幅半牆高著七品官服的祖先畫像，是清末時，南洋家族出錢捐的虛官。浯島許多有錢家族，都有這樣的畫像。糶葉村裡，帶她渡溪的那個人，在籌建祖厝時，曾講過浦邊的洋樓落成時，就是為祖先掛上這樣的畫。

「你的洋樓也會嗎？」她曾問那人。

「恐怕不行。還有，那不是我的洋樓，是祖厝的洋樓，是陳氏族人的洋樓。」他笑了笑，驕傲的搖頭說，他的祖先有太多進士，都畫了這麼大的畫像，洋樓祖厝的牆壁會掛不下。

她是故意這樣說的，他知道。但他不生氣，他知道她總是不肯好好說話，她的不好，他從不以為是真的不好。

想到他，取娘雖已不再心痛，但還是愴惘。

泉興家廳堂左側，放著南洋送來比人高的西洋座鐘，鐘擺左右晃著，每個小時鳴鐘報時一次。靜寂的屋裡，答答的鐘響，像在催命倒數。

泉興已從大房移到長廊邊的小房，在天井側，晨間溫和的陽光斜斜從長石條窗照入。他已經準備著壽衣了，隨時要移進廳裡，等最後一口氣。即使如此，小房門口的二壺藥罐，仍咕嚕嚕的滾著黑呼呼的藥水，底下碳火搖曳。

整間屋子，都泛著清苦藥氣，泉興家的側廂房，還有一座專門存放著南洋親戚越洋寄來的各種香料藥物。南洋親戚雖已不再回鄉，但聯繫還在，每年都會寄番仔餅、香料、藥材等回來，每逢春秋大祭，也會寄錢回來，要泉興家代拜。

側廂房裡那座擺滿整面牆的烏木藥櫃，雖沒正式開藥舖，規格也差不多了。附近鄉人及軍隊伙伕，要燉滷時，會來找泉興爹買點散粒八角茴香、胡椒，或配好的五香滷料。偶爾傷風、肚痛、熱瘍，不管什麼病症說了，他都能配出方子來，也都能發揮點作用。

泉興爹確實是有點才情本事的。

泉興娘說，「這些藥，就是泉興爹的命。」她每天得用擰乾的布一格一格的擦拭木櫃，擦得烏木油亮。再輪流將櫃裡的藥材，一一拿到院子的石板架上晒日去潮。櫃子頂，還放著金絲燕窩這些高檔食材，自廈門海路斷了以後，一二年才能送一趟香料藥材來，就一直高高放著，再不捨得吃了。

看到泉興爹娘眼睜睜的，站在一旁束手無策的哀傷，等著心愛的人離世，她感慨，自己不用親眼看棵葉村那人離開，竟是幸運的。這種痛苦，叫人如何承受得了。

隔天泉興發喪，三天後入土。白髮人送黑髮人，不能高調治喪送葬，祧裡已沒有男丁晚輩，只得叫來近親的腰治大弟，在泉興棺邊拜了三拜，為他捧斗。秀蘭舉起白幡時，泉興爹娘淚流不止，怕忍不住哭嚎出聲，相攙著搗嘴躲進遠側房裡去。秀蘭娘身著喪服，麻布頭蓋低低的罩著臉，沒人看得見她的表情。

泉興爹又來找腰治阿爸，神色凝重，二人站在埔城前沒談太久，最後是一段長長的沉寂。

泉興爹看著火木，火木低頭不應聲。泉興爹說，「不能再等了，現在還可以說是遺腹子，是祖宗保佑。再拖下去，誰都知道孩子不是泉興的，這樣的事過去也不是沒發生過，就算知道了，也不會有人去說什麼，但終究，事情愈簡單，就愈容易圓滿。不做，這事就永遠都在。」

泉興爹走後，火木回到屋裡，半天不說話，阿孃飯菜上了桌，不招呼也不動筷，只冷眼看著，心裡恨他到底懷抱了什麼的想法，才狠不下心拒絕，才會陷入掙扎，才令她焦慮

痛苦。

烽火又燎原，腰治急呼呼吞完糜，使眼色叫大弟趕快一起離桌。

火木無力的看向取娘，她正抱小弟搖哄，察覺後，停住搖晃，身子仍是半彎，眼珠子黑溜溜的，只轉了頭，直直的看進他的眼睛去，一眨不眨。她口裡的話又苦又刺，一顆心酸得捏成一團，「不用看我，你們的宗族比什麼都重要，你今天走出去，怎麼做都是你王氏的事，我不會再說一句話了。」

浯島人千年以來，各姓氏都是在宗族的互相拉拔及守望下長成的，他也不例外，宗族人即是至親。而她，自小只和哥哥相依為命，到哪裡都是以外鄉人的身分存在，別說宗親，連自己的姓氏都不知道，還是長大後，鄰居看這對兄妹可憐，才憑著記憶，跟他們說的姓氏，也不知真假。

她見識過宗親家族的影響力，也相信宗族的重要，但是她不能了解，維護宗族，到底要做到什麼地步？

火木搖搖頭，他離開飯桌，走到城牆的垛口旁，看著黑黑的大海、沉沉的浪。站了不知多久，走回家門口，排齊門口大小壺罐，整理了魚網，又回屋裡來，收拾完那一桌冷菜冷飯，抹淨了桌面，摘掉水碗裡的梔子花黃葉，又換過水，才默默往外走去。

他摘掉花葉倒水時，她的淚珠也跟著簌簌落下。這種時候，他還記著照顧她愛的花。他若是個不體貼不照顧家裡的人也就罷了，她或許不會這麼難過，隨他去就是。可是就是因為他曾真心待她，在意她的喜惡，她才這麼痛苦。她以為，他和那些娶妻只為傳宗接代

的人是不一樣的。

這樣的人更可惡。

阿爸一離開，阿孃旋即關上門，阿爸像聽見了聲響，頓住腳步。但阿孃又拉上窗板，窗板木頭有點變形，闔不攏，阿孃用力扯才拉動，砰的撞擊聲，打在腰治心坎上，嚇得她差點叫出聲來。

熄燈那一刻，阿孃的表情，沉冷得像東北風中的黑浪。

腰治想求阿孃，別跟阿爸嘔氣了，阿爸是那麼好的人，整個村，誰也比不上阿爸。她不知道，她的阿孃，後來無數次在午夜夢迴時，恨透這天的自己，後悔為什麼要冷眼看著火木走，還關上門窗，為什麼不是叫住他，跟他在家裡大吵一頓。

阿孃把小弟抱進她屋裡，腰治躺在木板床上不動裝睡，家裡就再沒聽見什麼動靜了。她多希望阿爸趕快回來，再不久就要宵禁，宵禁後如還在路上，遇盤問時答不出口令，是會被開槍的。

腰治不敢翻身，怕床吱嘎的響聲，害她聽不到阿爸回家的聲音。可是海風鼓鼓，吹得木板窗咻咻響，有時她覺得阿爸的腳步聲像混在窗響裡出現，可是等風停時，細聽又沒別的，只有海水拍擊岩石的濤聲。直到昏昏睡去，她都不曉得阿爸到底回來沒。

阿孃從此再沒開口，村裡的婦人一開始還困惑著，想誘她說話，吱喳的偷偷討論取娘怎麼了。但阿孃從不回答，甚至不理會，也沒表情，頂多只看著她們，總之不出一聲。阿孃生出二個兒子時，村裡人看她的艷羨眼光，和溫暖讚美的話語，再沒出現過，他們很快

忘了阿孃曾經是能說話的，都在背後偷偷叫阿孃「啞口婆」。確認了她是沒有能力還擊的人，也沒有盟友，他們就開始不避著她講話了，所有的嘲笑和輕視，都赤裸裸的展現。

腰治很難過，但是阿孃的靜默，比村人的嘲笑揶揄，更叫她窒息。尤其阿孃和阿爸共處一室時，阿孃不僅不對阿爸講話，看阿爸的視線更是穿透如無物，空氣沉悶壓抑，她覺得自己就像被壓入深海裡，就快沒氣了還不讓浮出水面。

有一晚，阿爸又出去，但沒多久就回來了，帶著額頭上的大裂口和一臉的血。阿爸用手搗著，扶著門框虛弱的喊「腰治，腰治。」

她急急拿了乾淨的綿紗布來止血，但鮮血仍是汨汨的滲出布面，令人心驚。她又心疼又急，緊張的大叫，「阿孃！阿孃快來，阿爸流血了。」

阿孃來了，站在門口看著，她走到神龕旁，拿來養金狗毛的小甕放桌上，不出聲，也不靠近，只皺眉遠看著二人。腰治只好讓阿爸先扶著止血布，自己過去拿過小甕來，挖出一團金狗毛，緊緊塞壓在阿爸的傷口上。

她問發生了什麼事，阿爸苦澀的乾笑，說「大碗砸的。」再問為什麼，誰做的，阿爸只是搖頭，不肯再說。

阿孃像暗影似的立在一旁，像想到了什麼，突然臉色剝白剝白的，嘴角緊抿成一條線，逕自轉身離去。那身影寂寥悲哀，像鑽進窗縫的東北風一樣苦冷，又像民防儲備室角落裡斜放的鏽槍管一樣淒涼。

隔日，泉興娘歡喜的挽個竹籃，送來酒菜，又是道謝又是道歉，她說，她媳婦，秀蘭

阿娘真的懷孕了。

阿孃本背對著來人，聽到這，一抬腳就用力推開側門走出去，撞碰聲大得屋裡人都嚇一跳，幾乎把門摔裂。留下阿爸神色尷尬，張口結舌，不知該怎麼回應。他赭脹著黑臉，眼睛不時瞟向阿孃離去的空門。

泉興娘或許是太高興了，她先胡亂的說了些神靈眷顧的話，「都是上天保佑，感謝祖宗安排，是泉興在天有靈。」又說，「我不能多聊，還有事的，等下要去燒香拜註生娘娘。其實啊，早前，泉興爹就有夢到祖公懷裡有一個男孩，笑咪咪的叫他接過去抱。真是應驗，你看，果然這就有孕了。哎，我就是來跟你說一聲的，報個喜。啊！還有、昨天的事，讓你受傷，實在是我家裡太失禮了。」

秀蘭阿孃伸長了脖子，盯著阿爸的傷口看。

阿爸困窘無比，呐呐的說，「哦，沒關係的，有了就好。」遲一陣子，他才又出聲，勉強添了句，「恭喜。」說完，覺得不太對，又把眼轉去別處，搓著手。

「我們都感謝你，有你幫忙，必是個男孩，怪我們太慢跟你講這消息了，所以你昨天過去……，哎呀，這怎麼講才好，秀蘭娘就是想說，都有孕了你還來，這實在……，唉，她一下沒想通，急了才拿碗砸你。後來，後悔哭著呢。哎唷，總說來，是我們失禮了，是我們不好。你傷口還沒事吧！沒發熱吧，哎，還有重要的事我差點忘了，今天，是泉興爹吩咐我，要給你送藥來。」

她急急在竹籃的祭品和金紙裡亂翻，「明明給你帶了些青傷草藥來的，這一下竟找不

到了，唉唷，泉興爹要知道，一定罵死我……。」

「沒事，都沒事了，不用藥。」他連聲道。心裡急切的希望著泉興娘快停止一切，只好主動幫她提起竹籃站到門口，送她出門。

泉興娘笑得像朵搖曳的春花，接過竹籃，「啊，好，我等下再補送藥過來，我就先去拜拜還願了。」她跨出門，頻頻回頭揮手道別，喜形於色。

秀蘭阿娘的肚子明顯的隆起來時，腰治也接近小學畢業離校時刻，她提前一陣子沒再進學校了。因為阿孃不再說話，很多必須接應，要處理的事，都由她接手。有時她會想起村尾的好朋友，不過是幾十步路的距離，她卻沒再去找過秀蘭，秀蘭不知是否有上課到結束，大約是她阿孃交代的事多，所以也沒空來找她。腰治覺得，那些相視而笑、牽手上學的日子，遙遠得像某個黑白的夢，幾乎像不曾發生過，天一亮，醒來後只剩記憶，日漸模糊。

這樣也好，她怕看見秀蘭阿娘，也怕看見秀蘭，怕一見到，就想到阿爸和阿孃的爭吵及冷戰，腦子裡塞滿了不能說出口的困擾，又沉又亂，使她連一個想法也轉不開，見了面，她反而不知道要和曾經無話不談的好友說什麼。

她好像知道，阿孃為什麼不說話了。

阿孃是真的完全不說話了。她現在不僅是啞口婆，更像個幽魂。沉寂的，只自顧自的做著事，走在村裡幾乎不與人互動。村人不但忘了阿孃會說話，也忘了她能聽得見，經常在見到阿孃孤身走過時直接說，「這啞口婆真怪癖。」

腰治很想念會說話的阿孃，也想念阿孃說過的故事。在還沒有小弟時，在蚊帳裡的睡前，阿孃會摟著她，跟她說故事。阿孃常常講一個女孩渡溪的故事，只是從來都不說過女孩叫什麼名字。

阿孃總是講到流下淚，擦掉後再摟緊她，說「這故事太長了，夜很深了，阿孃都睏得流出淚油了，下次再說吧！」

八、大山上的石頭精

以前腰治在聽阿孃故事時，喜歡問，「故事是真的嗎？」

幾乎每個故事，阿孃都會點頭回，「真的。」

只有這個渡溪女孩的故事，阿孃從不回答是不是真的。腰治想，那就只是一個故事了。只是她覺得很奇怪，阿孃在講這故事時，語調總是幽幽的哀傷，經常斷頓，若有所思。

阿孃故事裡的女孩，父母都不在了，自曉事以來，只有她跟哥哥二人，住在山下的山腳村。

阿孃沒跟腰治說過兄妹的名字，哥哥叫水先，人們叫他先官，而女孩叫取弟，人人叫她取娘，也就是她自己。她把往事當故事講，一遍又一遍的，盼望著講久了就真的變故事，脫離真實，故事裡人物的快樂、失望、傷心，都再與她無關。

有一天，有個嫵靜美麗的女子，要到大山上的海印寺拜拜，路過山腳村，放下手裡沉重的竹籃休息時，遇到先官也坐在田邊，女子對他微笑，像水頭那一樹粉白豆梨花，團團的綻放，風輕輕一吹，整個世界都跟著搖晃歌舞。

他幫女子提竹籃上山，一路跟她講大山上的各種事。

累了，他們坐在崖邊的大石上邊歇喘，邊看著遠方風景。

他說，「山上有石頭精作祟。」她嚇得睜圓了眼，忙從大石上站起來，盯著剛坐的石頭看，看久了好像真的會動，怕得不敢再坐，只站在他旁邊。

先官打心底浮出笑意，但臉上仍努力作出一本正經樣，覺得女子可愛極了。

石頭精的故事、是他去稞葉村賣番薯籤時，從黑衣老人那裡聽來的傳說。從來就沒有那些老人不知道的事，他們都是有福有壽，兒孫雙全的人，才有資格一身黑衣，坐在稞葉樹下泡茶玩四色牌。

老人一腳單盤，一腳緊靠身體曲著，一隻手臂橫放在曲腿的膝上，從另隻手中抽一支四色牌丟出去。四色牌在手裡旋似的張開，整齊如扇，跟孔雀張開的尾羽一樣好看。來自東半島過東過西各地的大小商販，交易完成了，滿足的拍著口袋裡的錢。也會過來向老人們問候，輕鬆聊上幾句。

貨物和消息在稞葉樹邊交換，故事則在稞葉樹下清明成形。

大山上的石頭精很調皮，看到山路上有生人行走，就轟隆隆的滾著石頭，推下山腳，嚇得路人手腳發抖、心尖發顫，軟倒在路邊，半天起不了身。

有時候，石頭精又會移動大石塊，故意堵住通路，讓人迷失方向。背著番薯籤的，在大山裡失魂的轉幾圈就算了，牽著豬隻要去稞葉村賣的，就經不起在大山上這樣耗，找不到路，在大山多繞幾圈冤枉路，豬仔得減掉好幾斤重。

有一天，化身為凡人的仙人來到大山，石頭精又想惡作劇，正遇上仙人，被仙人狠狠訓了一頓，訓得石頭精懂事了，連連點頭答應不再鬧事。

他指著大山池邊，有一塊足兩人高，圓滾滾的巨石，「所以大山上才有頑石點頭的故事。」

「你怎麼知道？」她問。

「我怎麼不知道！」他拉長音，學著棵葉村老人理所當然、老氣橫秋的口氣。

她緊張眨著的眼，他低下頭，看著她烏溜溜的眼睛說，「石頭精修行了幾千年，法術很好。聽過諸葛亮嗎？他就是請了黑令旗，從大山呼喚石頭精去作法，要做成江流石轉的八陣圖，困住敵國的大將軍。」

「連大將軍都會被困住？」她的呼吸急促，臉頰紅撲撲的，他看得更愛了。

「你認得路吧。」女子小心翼翼的問。

「當然，我就住山腳村，山上每顆石頭我都認得。」他說，「放心，現在石頭精不鬧事了。」

下山時，她低著頭跟他說家裡住浦邊，但是，她沒講已和廈門的表親訂了婚事。沒說的事太多，她也不明白，為什麼只想到這件事是沒說的。

回家後，先官叫取娘收拾東西，要搬到浦邊去。哥哥說「我喜歡了一個浦邊的女子。」

二人都沒去過浦邊，只知道大概的方向。

她雙腳酸得幾乎再也走不動，埋怨的跺腳，氣呼呼看著正請教路人的哥哥。

路人指著遠方說，「路不難走，你們只要沿著大山腳再走一段，走到太陽在你們身後，背對太陽，再走到肩頭被晒得熱痛，脖子發紅時，大概就到了有貓公石的雞髻頭，很好認

的，到那裡就能看到浦邊村舍了。」

她暗自嗤笑，如果等下烏雲冒出來，把太陽埋住，不能晒得肩頭發痛，那他們要走到什麼時候。

幸好，遇上了一列拉著鴛鴦馬的成親隊伍，正要去浦邊。兄妹兩一路跟著鴛鴦馬走，成親隊伍裡人人潔淨筆挺，沿路樂隊吹奏，精神喜氣，更顯出後方的兄妹二人灰撲撲的狼狽。

路人說得沒錯，雞髻頭很好認，大大小小的船隻在港灣裡繁忙進出。港邊一側是一片底舖白沙的紅硬高地，另一側則是有貓公臉的紅岱石，直矗矗站著，像斑臉的貪吃花貓，也像發火的貓公。海面遠處平如毯，到岩邊才捲起棉花團一樣的簇簇白浪，近了貓公石，又像被吸光似的消失無蹤。

走了一上午，取娘又渴又累，哥哥卻是無比的生氣蓬勃，馬不停蹄、連連過關斬將。他大步踏過鴛鴦馬的蹄印，毫不猶豫的進了浦邊村落，展現誠懇及親和力，取得好心人的信任及同情，借了一間因主人落番而無人居住的破屋子，還附送了一塊久荒的薄地。他更藉機問到了女子的家、女子家的田。

一路勢如破竹，哥哥既自信又得意。

直到哥哥離開浦邊，跟去廈門前，他從沒踏上過自己借來的那塊薄地。倒是腰治學著村人的時令和種法，養得一田番薯葉子綠油油的。

哥哥也當農夫，可是他有農夫所沒有的整齊講究。每天，當日光叫醒第一隻鳥兒時，

他就神采奕奕的起床，用缸裡的水沾溼髮梢，抹淨臉，撫平衣褲摺皺。再折段松枝，從松枝傷口沾點松油抹抹頭髮。松油氣味清新乾淨，讓他在見到女子時，總是英姿煥發，充滿蓬勃朝氣。

在鄉村裡，能表達愛意的方式不多，十分容易學習。愛上了誰，就是在每天忙完農事，暫歇的午間或傍晚歇工的時候，去到她的田邊，望一陣子，跟著拔幾根草，搬點東西，一整鄉便都知道了意思。通常不用多久，鄉老就會熱忱的上女子家勸說，「嫁他吧，你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了。」

若此時父母叫女子來敬鄉老一杯茶，不用作聲，事情就成了。

哥哥表現更有誠意，也更有毅力，勢在必得。他一早就先到女子家田邊，挑了擔，去溪邊取水來。等女子來到田裡，還沒上工，他就已經把種花生的生硬紅土澆得透軟，幾乎用力點，就能踩出窪洞來。等女子戴起斗笠，他就已經拿起鋤頭，在畦裡又鋤又挖，直把乾硬的田，翻得像番客說的西洋膨床一樣鬆軟。

在女子面前，他既勤勞又精神，十足表達了堪委終身的情意。

女子家裡很快發現了這一點，哪處的農務最吃力，便吩咐女子去站那田旁，哥哥就在那田裡忙上一整天。

女子總是低頭撿些輕鬆的事做，等時間到了，或工作忙完，只消對著哥哥笑一笑，說二句日常話道別，哥哥就歡天喜地，覺得這一天的付出太值得了。

女子對哥哥的熱情，一直沒什麼積極回應，更別提有任何感情進展，相處的親近程度，

甚至還比不上大山燒香初遇那日。哥哥不是沒有困惑過，但他想，西遊記裡，去西天取經得要遭九九八十一難，孫悟空鞍前馬後多辛苦，師父對悟空的懷疑也從沒少過。贏得美人歸，雖然比不得渡化眾生那麼偉大，但也一定是人生中極重要的事，不然怎能編出那麼多人間情愛的戲碼，翻來覆去的演，經歷點考驗也是應該的。

女子的家人知道先官來自窮村，沒有長輩、沒有過去，也不會有未來。任由哥哥在田裡殷勤，家人的態度只和女子一樣，不說破、不接受、不拒絕。

「鄉老出面幫你說親了嗎？」取娘忍不住問頭髮梳得油光水亮，風流倜儻的哥哥。

「石頭記裡的林妹妹，整天鬧脾氣，三天二頭不理寶哥哥。寶哥哥是怎麼做的？還是要一樣的關愛、一樣的殷切問候。林妹妹不能把心事說出來，不表示寶哥哥沒打動她。寶哥哥是沒機會提親，不然林妹妹一定一口就答應的。」哥哥雖沒正經上過學，但認得幾個字，都跟人看戲文學的，戲文內容記得比人家識字的還熟。

哥哥認為，寶兄弟的態度，就是男人該有的風流和堅持。

有一天，女子的家人來到田邊，對哥哥說，女子一家都將搬去廈門，得告別了。哥哥很高興，覺得這變化，也許是個轉機，連忙殷切的說「我也去。」

女子家人看著他，遲疑問「你也去？」

哥哥雖然是第一次踏進自家的薄田，卻很熟稔俐落的，一下就挖光了番薯，整整一担，換了一張小火船的船票，天未亮就到女子家門口，擔起行李一同離開。

借兄妹破屋荒田的浦邊鄰人，知道女子是要回廈門成親的，也聽說哥哥白當長工，又

跟去了廈門的荒謬事。來到破屋察看，竟看到取娘還在田裡新種番薯，不可置信的問，「哥哥留下了你？」

她點點頭當回答，鄰人卻搖搖頭，沒說什麼就嘆氣離開了。

鄰人再回來時，竹籃裡帶了幾隻小雞給她，「家裡孵出來太多，這幾隻你養。」鄰人還給了她一些菜籽和菜苗，「田裡的苗太密了，只好勻了些出來，你趕快種下地，下月就能收成了。」鄰人不時來看看她的菜圃，跟她聊聊種植餵養這些農事，因此取娘很快就掌握了農事訣竅，浦邊到處有美麗的小水塘，番薯、青菜和小雞，都養得很好，她很喜歡這裡的生活。

大概過了一年多後，哥哥才回來，人瘦了一大圈，頭髮凌亂，她沒問也知道，定是沒能娶成他的林妹妹。不過那時的她，自己也懷著一腔不足為人道的苦、才在人情惡夢裡繞了一圈回來，已經耗盡心力，再沒有多餘的力氣去同情哥哥了。

在沒有哥哥的日子裡，她忙碌充實，忙著把聽來的，學來的，都興致勃勃的應用到生活上。剩的地瓜藤和葉，有的摘成段，植插回田邊，把田拓得更大。有的，則用來餵那隻咕咕叫的可愛母雞。小母雞下的蛋，她從不捨得吃，雞蛋很好用，能換得各種自己做不來的東西。她多半拿去換了金紙銀紙和香燭，逢年過節，就拜一拜早逝的父母和鬼神，自言自語的編著和他們的對話。有時，她會將雞蛋換成針線，把破損衣物收拾整齊。

九、偏那裡綠楊堪繫馬

這日的陽光明媚，照得大地上萬物都添了幾許艷色。她帶著用雞蛋換到的筆墨和一小疊紙，來到龍眼樹下，在大石板上擺好筆墨，對著一張紙條當帖，蹙著眉心，認真而生澀的在紙上描畫。

龍眼樹旁，是一間新落成的閩式洋樓，陽台長廊有圓拱飾柱，廳裡有中式雕花藻井，屋頂還有飛馬振翅的牌樓。她從沒機會進去，但聽鄰人說，每間房都有明鏡敞窗，鋪著冰涼的方磚，擺著雕花紅木桌椅和拔步床枱。

因為有了這間高大的洋樓遮擋，所以旁邊的龍眼樹蔭比他處更涼爽點。腰治才選了這裡。

洋樓二樓圓拱柱的陽台上，站著一個容長臉型、瘦長體格的蒼白男子，正往外瞭望，當風乘涼。他來自粵葉村，剛去泉州談了工班，在惠安找好石匠，又風塵僕僕的去廈門接來南洋的建築師傅，才搭小火船一起來到浦邊，拜訪了這棟豪華洋樓的主人。

他這麼忙碌，是因為粵葉村有件大事，交由他主辦。村裡的族人，當了番客，去到南洋致富，有了自己的礦場、又當上銀行家，便聯絡鄉人，匯回來一大筆錢，想在村中的高地上新建祖厝，是瘦長男子家捐出的地。

番客指派了南洋師傅來指導，他領到人後，一起從浦邊雞髻頭上了岸，便直接過來參考這裡的洋樓。更確切的說，他是為超越這些洋樓而來的。因為村裡的新宗祠，將破例採

用洋樓形式興建，要蓋出最寬宏華麗、最氣派的建築，享譽浯島，成為各姓之首。

圓拱廊上，涼風習習，靠著鏤空欄杆，他看到龍眼樹下寫字的她，時而專注、時而擠眉弄眼，愈看愈是有趣。他問過洋樓主人，回說是走了哥哥，無親無故的人。

告別屋主後，他和師傅走出村子，來到繫馬的楊樹下，送師傅上轎，他也上了馬，原準備一同回稞葉村。不知怎麼的，吹來一陣涼風，讓他想起洋樓的寬廊，想起龍眼樹下的女孩。念頭一起，他只在村口猶豫片刻，很快就作下決定。吩咐了轎夫幾句，叫他們先行。自己則將馬繩重新綁回樹幹，又折回龍眼樹下。

她還在寫字，拿著藥鋪的包裝紙，一一將字描畫在裁得方正的紙上。描出來的字，並不漂亮，筆劃濃淡不一，應該說，連有模有樣都稱不上。

一陣風來，她急急壓住欲飛的紙，紙是壓下了，但龍眼樹被風搖動，繖花碎碎密密的落在紙上，有的繖花沾了墨，在紙上翻滾。她先是瞪著眼，看著被花墨沾得亂七八糟的紙生氣，將沾滿落花的字揉成團，扔在地上。又喪氣的垂眉，拿來小石，壓著紙，繼續描起字來。

近看她，眉眼更是生動，帶起了他的興緻。

每一張紙上，只寫一個字，她寫得又慢又小心，每個筆劃，都得花不少時間。寫字不需花多大力氣，但她提腕僵硬，筆劃生疏，使這工作顯得很吃力。

「學寫字？」他出聲問。

「在寫字。」她趁換紙空隙回答，話音如珠落玉盤，跟他想像的一樣，字字清脆乾淨。

她抬眼，見是個年齡相仿的年輕人，應是剛從船上下來的，薄衣上還帶著小火輪的燃油氣。

「你寫這些做什麼呢？」他又問。

「貼雞舍，保祐母雞。」因為分心回答，落筆勾錯了位置，使她懊惱不已。字筆劃多，不好寫，一個字就要寫很久，而且紙張就這些，不能浪費。

「保祐母雞？」

「嗯，字神會保祐。你識字？」她不耐煩地反問。這人問個不停，看穿著打扮，不像是沒錢讀書的，他怎可能不曉得字都有字神？怎會不知道人畜都要神明保祐。

「傷、病、痛、毒、腫。」他一個接一個讀著她描的字。又伸手去翻她壓在小石子下的藥包紙，指著字讀出，「主治化痰開竅，辟穢解毒，消腫止痛……。」

她抬高眉，困惑且錯愕。張口看著藥紙，又看了他，又再看回手上的筆和字。原本她描字，覺得那些字只屬於倉頡管的玄幻仙界。想不到配上讀音後，卻和人間有了奇妙的聯結，闢開了條通向疾病和苦痛的通道。那麼更多的字呢？還會開啟哪些神秘的徑路？

「你用這些字求保祐？」他帶著好玩，促狹的問。

他從小就進書房，每隔一陣子，書房就會把讀書孩子寫的字，全部收集成疊，送去浯江書院裡的敬字亭燒。

敬字亭是座有飛脊的小小樓房，只比一人高一點。紙張送入後，金紅的火焰，就會掀起一張張紙角，像是有神明派它翻看，核閱後，整疊的化成紅艷的光，火舌尖尖的伸出或

紅橘或青藍的光，攪燒一陣，等最後只剩橘亮的星點在灰燼中竄流，這些字，便要化到天上去，跟字神報告他在人間看到的事。

寫過紙的紙都送入敬字亭了，她要找到一張字條來描，的確不容易。找得到的，有寫字的紙，只有手邊這張藥單了。

他解釋了單子上每個字的意思，讓她看見了躲在這些字後面的寬廣世界。

「想學識字嗎？」他蹲下來，平視她，笑眯眯的問。他的樣子和善極了，笑容也可愛。她從沒遇過這麼溫和，眉眼這麼好看的人，盯著看再久也像還不夠。

他拿過筆，在紙上寫下「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想著怎麼讓她了解，眼前只有落滿一地似雪的繖花，微微的香氣，來回翩舞的蜂蝶。他指著落花、指著蜂蝶，看著她說，最美的時節，是因為遇見了最美好的人。

他又瀟灑的寫下，「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解釋說，這是個多情的詩人，寫下偶遇的美好片刻，他內心的悸動。

她驀地覺得臉上發燙，發現自己竟紅了臉，一顆心在胸口激烈的撞著。

他接著寫「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夜落時。」妖嬈的桃李在春日盛放，能棲鳳凰的梧桐在秋日蕭蕭葉落，則是描述一個面對愛人失去，掩面無能為力的君王，春去秋來，每日只有綿綿的思念，無盡的遺恨。

她既感動又興奮，一筆一劃，詰屈成形的文字身後，藏著的是如此廣袤無邊的奇幻世界，但凡人間有的，文字裡都有。而人間沒有的、渴望的、恐懼的，也能在文字世界中構

築出另一種存在，美好而令人觸動。

她依依不捨的把小母雞交代給了鄰人，可是幾乎邁不開步，只要小母雞咕咕一叫，她忍不住要回頭去安撫牠二句，就這樣走了又回頭幾趟，最後在鄰人擔憂的目光中，她按著蹦蹦跳的心口，跟著他走到楊樹下，牽了馬同去棵葉村了。

十、令仔

來到裸葉村，跟著進了他家，她的眼睜得大大的，看著長長的三落大厝，古樸端莊的坐立於村子中心，背倚小坡，更遠處是大山，淺翠濃綠，一重一重的。

取娘沒看見哥哥說的通古博今的裸葉樹下的老人，她先見到了他瞎眼的寡母，因為眼睛長期看不見他人的表情，所以瞎母也沒有表情，眼皮總是蓋著，像在深思一樣，頗具威嚴。

她再見到曾在南洋經商、懂算學、會相命、鎮日懷憂宗族大事的祖父。另外，她還見到祖父帶去南洋養，又從南洋帶回來的，與她年紀相近的令仔。令仔有一對溫柔美麗的眼睛，出生在金門城旁的山凹小村，一個有沉靜池塘和彎彎溪流的地方。

祖父在南洋的生意做得風生水起，有了自己的船隊。獨子夫妻則留在浯島持家，照顧幼子。當他收到浯島的獨子去世，媳婦哭瞎了眼的消息，在心痛稍緩後，認知這是天命，便理性盤算起孫媳婦該有的樣子。他親自回浯島，挑了剛懂事的她，為她改單名令、帶去南洋，跟在身邊養大。

祖父會看相書、卜風水，看出令仔的樣貌端和、眉目比例完美，是能振家聲之相。他還算出自己大壽之限，命盤並顯示，他若動驛馬回鄉，便留不住財庫。但人的一生短暫，而子孫宗族萬代，才是長遠首要的。考量再三，他決定放下南洋蒸蒸日上上的生意，要帶令仔回浯島，為家族打算。不久後，祖父沙叻的海運船隊就遭了海難，從此徹底棄了商，回

到浯島，只在頂間院子裡養老，令仔也跟著住進頂間院子照顧祖父。

家人和村裡宗親都知道祖父的安排，等令仔長成，就會和孫子成親。

沒表情的瞎母，和神仙般的祖父，面對取娘時，總是客氣而端正，有努力表現出來的和善，和掩蓋不了的疏離，還像有許多想說、但不能說出來的話。

憋話的人不是她，她卻覺得難受得不得了。

村裡人見了她，總是要反覆問上一兩句，「啊，你住令仔家啊！」「可適應？」「打算住多久？」她心裡沒好氣，明明就是他家，這些不懷好意的人，就偏要說成令仔家。

這些生人的寒暄，有的語帶他意，有的忽冷忽熱，沒幾句叫她好受。

她很想念浦邊的鄰人，想念鄰人假裝家裡養太多，拿來送她的小母雞，也想念屋前那畦綠油油的青菜苗。

他每天進進出出的忙著祖厝興建大業，和祖父、宗親、建築師傅、南洋來人，總有商談不完的事。有空時，他就來到書房，和寂寞的她談笑。他對待她仍和龍眼樹下時一樣，總是溫和的笑著看她，教她寫字，把字裡行間的每個故事講得有趣動人。

她也忙，忙著偷偷比較他和令仔說的話，和他自己相處的時間，究竟誰長誰短。她還忙著盤算，那些眼帶疑慮、無奈看她的家人，究竟將她放在什麼位置。她知道她不會成為女兒，更沒條件變成媳婦，但是她與他同進同出，又該算什麼呢？

她的世界，因為識字，因為他，已經不再快樂無憂、也不再只裝著會下蛋的小母雞和青苗。他常去頂間院子找祖父談事，一想到他會在那裡遇到令仔，也會溫和親切的和令仔

聊天，甚至共同討論祖父的照顧和瞎母的吩咐，她的心就糾成一團，隱隱生痛。

她懂日久生情，也懂偏愛。自己見到小母雞時，總是諸多呵護，而對那些愛打架的小公雞，就只有短語斥喝，叫牠站遠點去。

她和他二人同住前院，又經常一起待在書房裡，多數時候，他和她相處是比較多的。她慶幸，他和令仔相處莊重，沒有親暱調笑過。但她又心痛的想到人家說，真心待一個人，必然是敬又愛的，在婚前不會有親暱狎玩的行為。

村裡的族人見到她時，總有好事的，帶著挑釁，有意無意的讚美他和令仔雖已是未婚夫妻，卻懂得避嫌，一住前院，一守後院，有好名聲，日後必能天長地久。她知道這是諷刺與他的關係不可告人，淺薄苟合，不得長久。她也聽過村人來家裡，和瞎母聊著媒者為妻，奔者為妾，不能當正經妻室的話。

她一邊努力而孤獨的找著二人可能的出路，一邊辛苦勸自己壓抑不該有的冀望。她困惑，獨居在浦邊村時，不識字，擁有的少，只有鄰人關心她，無論天晴天雨，她都歡歡喜喜的。來到這裡，她懂得許多，有了喜歡的人，會識字讀寫，一整天都不出門，卻苦惱無盡，成了眾人責難的對象。

她愁苦的對銅鏡左右端詳，找不出自己能有一點比令仔好。她肢體勻健，一對細眉薄眼皮，滴溜溜轉的圓眼睛，總像盤算著什麼的樣子，回話急又快，就像隨時可能講出忤逆的句子，令聽者不安。不像令仔杏眼溫柔，還有輕聲細語的好性情。令仔看著誰，都像長恨歌裡楊貴妃那樣的含情凝睇，看得對方也不自主的變得柔軟溫存。

「唉，這樣的人，才配擁有夫婿的朝朝暮暮情。」她看了半天，最終對鏡裡的自己嘆了氣，把他教的詩句，放入了嘆息裡。

誰不希望自己變成更好的人，她覺得，自己大概永遠不會討人喜歡。

蓋祖厝的工人，見了送點心來的令仔，全都看得忘了工作，拿過點心後想道謝，卻結結巴巴的說不出來話來。

她跟他說工人見到令仔的情狀後，他只是笑。

怕被他看穿真意，她轉身背對，盯著地上，緊張的絞手，卻偽裝成不經意的跟他閒話，「令仔千般好，你兩人既有婚約，為什麼不趕快娶了她？」

他正經八百的回，「這個令字，的確是美好的意思，你的理解沒錯。」

又語帶笑意問，「你也喜歡她？也想讓我趕快娶她？」

真狡猾的人，她心想。

其實她真正想問的，是個只能困在心中發苦，恐怕再一百年也不敢問出來的問題。她想問，有了令仔這麼好的女孩，他為什麼又要把她帶回來？

她孤苦無依，而令仔曾說，她忘了生母家了，甚至連住哪個村，都記不清，只模糊的記得些離家前的片段。

祖父買下令仔，讓她跟生母拜別，牽著來到溪邊，生母卻還是不捨的跟來送行，令仔一步三回頭，淚珠掉個不行，扭著身體不肯上船。

生母紅了眼眶，擰起眉說，「你快跟著渡船過去，別再回來了，山裡有大老虎，會咬

你。」

令仔不敢出聲，上船後，又淚漣漣的回頭看向母親。

見船搖開，母親忍不住一腳踏入水裡，想再靠近令仔一點，再安慰她一句。

溪水擺盪著小舟，撞出水波，一圈圈的散開，交疊著母親的小腳踩進水裡生出的新紋。渡船到河中間，漣漪散遠，直到岸邊，木槳嘩嘩攪進水中，糊亂了母親映在水面的哀傷面容。

母親看著撐槳離岸的小舟，鼻眼酸澀，趕緊閉眼長吸了一口氣，速速抹去滑下的淚。再睜眼時，眼前一景一物，都模糊搖晃，她已看不清渡船上的令仔。

祖父用心的教令仔各種理家該知道的事，教她分進出記帳、看懂命盤、順命而為，告訴她命中註定昌旺家族，也拿出宋朝祖婆的蔡氏遺囑，教她蔡氏如何析分家產，才保家族數百年無爭無憂。

「時日及情況都不同，你未來不可能全按著蔡氏的作法去析分家產，但有的是幾百年來都沒動過的，如不得擅自開山、鑿井這二項，就是怕壞了風水。」

宗祠興建，正如火如荼的進行。祖父察覺自己身體日益虛弱，加上取娘的出現，告訴他、孫子的親事也是刻不容緩，必須儘早完成。

祖父讓他和令仔，一人一邊攙扶著，站在已見雛形的洋樓前，祖父拉過他的手，期許說，「二個最大的心願，希望都能在我生前完成。」

她從書房裡往外看，這畫面溫馨，卻在她心中漾起一片酸澀。

他當新郎的那天，也特地為她準備了新衣服新鞋襪，一整套淺紫色滾月白色緞邊的鳳仙裝，搭配紋有月白繖花的暗紫繡鞋。稞葉村徹頭徹尾的喜氣洋洋，屋裡賓客滿盈，廳裡點著大大的添丁燈籠，觀禮的村人擠滿內外。

她攙著瞎母，跟眾人一起陪新人向神明祝禱祈福，又來到掛著大紅綵球和綵帶的舊祖厝前，咿啞推開厚重大門，層層疊疊的進士匾、堂號燈躍然眼前，賓客不禁發自內心的驚嘆。唯獨她冷著臉、寒著心，看著新人跪拜、上香，莊重的向祖先昭示將廝守一生的決心。她站在瞎母身旁，一幕一幕清楚的記下新人拜天地、祖先、長輩的畫面，但她的腦子凝滯，無法將所有畫面連成他正在成親的事實。

瞎母拍拍她攙扶的手，難得的露出笑容，她努力克制著不顫抖。

他向來自若，但今日在眾多賓客，繁複的儀式面前，也難得緊張。新郎像是前線的戰士，一路劈荊斬棘，笑容僵硬，應付而忙亂。偶爾看見她時，眼中像似有著愧疚和安撫，但也只有那麼一眼，就得馬上移睛他顧，他是新郎，是眾人的焦點。

無論眼見過多少不幸的婚姻，婚禮的參與者還是很容易沉浸於熱切的情緒及美麗的形象中，不顧現實的給出各種最好的祝福和道賀。她也希望他有幸福的生活，但又覺這些祝福幸福的話，句句刺耳痛心。

新娘房在大廳右側廂房，向來稱為大房，是長子婚後的臥房。而他成婚前住的前房，將會收拾好，等到新人的第一個孩子出生，才會再有人入住了。

她半掀著大房桃紅的門布，從外看向坐在紅木架子床上的新娘子。和新娘子同處一室

令她無法喘息，寧願只站在門口。她身體斜倚著門框，半握半掀的簾布在額邊搖晃，恍惚中，她以為是新娘的紅蓋布在她眼前盪漾。

喜婆站在床旁，笑吟吟的打理一切，喜婆掀高了新娘子的蓋布，折一半到頭上，露出令仔和善的、害羞的眼睛。喜婆說「新娘子休息一下，累一早上了。」新娘子轉頭，撫過床欄木雕的蝙蝠圓肚，摸了床上鋪著的大紅花被，最後把手放在枕上繡的紅紅綠綠的鴛鴦上。

新娘子喜氣的坐著等待，模樣無辜。

「新娘子真好看。」眾人應景歡喜的讚嘆。

「做什麼樣子，又不是第一次見面，令仔在村裡住多久了，今天才知道她好看。」她在心裡暗嗤這些人的裝模作樣。

新房裡沒多少事，喜婆卻顯得很忙，不時端起梳妝枱上的紅木盒又放回，或擺弄幾下黑絨布上的珠鑽髮夾和別針。有時端起來了，才發現不久前剛重新擺好過，只好假裝調整歪斜的角度。喜婆手裡亮閃閃的南洋珠和水鑽，珠光寶氣，次次都能成功引起圍觀女孩羨慕的低聲驚呼，祖父怕是十幾年前就開始為新娘子打理這些嫁禮了。喜婆很滿意自己打造出來的氣氛，每個新娘子，都想擁有令眾人艷羨的一日，哪怕一輩子就只有這一天光采。

新娘子三字在房裡此起彼落，若這是場語言的舞會，那新娘子三字就是裡面的公主，高高低低的旋轉，點地又起、再跳躍、移位，用最輕盈的腳步、最華麗的姿態，主宰全場。其他的，只能暗暗生羨。

「新娘子。」她也在心裡默不出聲的念讀，這短詞尾音輕且軟黏，存著溫柔帶著憐惜，再密防的心，也要因這三字而張開溫暖的擁抱。

女眷們在新娘房裡嘈嘈切切，控著音量，興奮的輕聲細語，像是怕驚嚇了新娘子。

「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他前幾天才寫過這句子給她看。今天的新娘子，可不被當成天仙對待。屬於新娘子的一切如此鮮妍美好，引得她心酸。

浯島久旱，這日屋外竟下起雨，屋裡的人開心的相互通報，喜事連盈。屋簷晶串似的垂下一簾雨瀑，雨愈來愈大，熱鬧的敲著屋瓦，廊道的紅磚地染了濕氣，浸得潤澤，天井的石板地上積了水，屋頂邊緣的瓦縫竟也滴噠噠漏了幾滴水，滴上了女眷的頭髮。

新娘子以主人的身分，對房子漏水冒犯來客，表示失禮。

「哎呀，這麼漏。」新娘子裝著訝異的說，讓賓客理解這是個意外，天公淘氣不作美。有人拍著被滴到水的女眷說，「老天爺看你髮髻鬆了，幫你沾了水，快趁這機會理一理。」眾人笑開來。

漏和老，在浯島話裡是同一個音。她當然懂新娘子的意思，可是嫉妒和絕望焚燒了她的理智。

她抓住機會，不輕不重、不陰不陽的說道，「真敢死呀，才入門，就嫌夫婿老。」她的音量不大，卻足令新房裡有心的看客都聽得清楚，又一甩簾子，搖搖擺擺的轉身走了。

新娘子的臉刷的紅透，喜婆不知所措，沒人遇過婚禮上的冷言冷語，不知道該怎麼圓場。熱切的旁觀者，在心底暗暗記下，想著回去一定要找機會和女伴們分享這一幕。

取娘覺得自己胸口臉上都熱辣辣的，腦中像有激流沖著，能過萬重山。她拐了彎，拍拍淡紫緞邊長裙，束緊辮子，挺胸踩進宴客大廳，一屋子有歲數的男女，圍著神仙祖父和瞎母嗑瓜子喝茶吃煙。他則笑容洋溢，站在煙霧迷濛、茶香果香中，聽眾人不著邊際的回憶大小趣事，輕鬆浮誇的談著彼此的功業。

她也帶笑，微揚臉，晃著粉嫩的鳳仙裙跨入門檻，眾人都聽過她，知道她不清白的存在。但對男人而言，有妻有妾，是身分財富及魅力的印記，雖不值得歌頌學習，但一定令人佩服欽羨。青年沾染這樣的色彩，即使是向素重視聲名的家庭，也多半睜隻眼閉隻眼，能風流的人，多少是有點本事的。但擁有是回事，能否妥善管理，又是另一個待評估的項目了。

從她衣著亮麗，大膽踏入廳堂的那一刻，瞎母就感受到了氣氛變化。沒見過世面，自知遲頓的賓客，便退縮的停住嘴，只與旁邊人交換眼色，偷瞄著局面變化。心裡不免湧上幾分嫉妒的竊喜，大宅雖好，早晚和破屋一樣有裂縫。而有頭有臉的大老貴客，這時就顯出了氣勢，面不改色的維持住場面秩序和熱絡。祖父微微的抬眉，撇了她一眼，低頭啜口茶，猜不到來人何意，於是只當一般賓客，點了頭，暫且不理會。

她站到新郎身側，伸手倒了杯茶，遞給他。屋裡像升了火爐一般，大家陡降的情緒再度熱烈的燃起，聊得甚至更恣意。一二個大膽的，擠眉弄眼的調笑新郎，曖昧的談起男女話題，邊界模糊得恰到好處，大家都體諒而開心的笑了。添丁燈的紅光，映上新郎亮潔的側臉，真是一臉的春風得意。

新郎接過她的茶，目光柔軟。她站在新郎的陰影裡，軟著聲說，「你的新娘子，坐在你的大紅被床上，說你，這麼老。」眾人不禁都放低了聲音，側耳側目，關注著二人的互動。

她把聲音拉得綿長，像撒嬌一樣，「還以為人人都喜歡你，怎麼辦，成親第一天，就被新娘子嫌了。」新郎緊握了茶杯，茶面起了水紋。沒表情的瞎母臉色冰冷，嘴角緊繃抿著，祖父連連咳起來，歪了身體、紅了臉，引起眾人一陣慌張，又是遞水又是拍背。

一個機靈的婦人，目光掃了掃，拿起桌上紅盤裡一枝鑲金線的紅桔花，說，「哎，小姑娘的紅花呢？掉了吧，女眷都要插花的，快來，我給你別上。」說著，就自己走過去，分隔開他和她。

婦人撫平她的鬢髮，為她別上了小桔花。「看，細白皮膚的女孩，配金紅花簪，多美。」婦人滿意的看著她，牽住她的手，「我們去後間拿些冬瓜糖和甜菓子來，大家多喝點茶。」又叫了個婦人一同走。有人很快起了新話題，在她身後熱熱鬧鬧的繼續歡宴。

她獨自躲回到前房，聽著廳裡院裡歡喧的觥籌交錯，此起彼落的恭喜，以及眾人在無盡的煙酒及激昂情緒下，無法自抑的笑聲。沒人來喊她參加喜宴，她也不知道自己能坐在哪一個親友桌上。

她在歡聲笑語中，用被子蒙住頭，孤寂的過了一夜。對面的廂房，今夜沒有他開門和關門的聲音，以後也不會有。今夜後的他，不再是在龍眼樹下寫詩句，跟她講解「詞中有誓兩心知」的人，而是與令仔日日相伴、親密無間的夫婿。

次日，她仍是穿著前一日的新衣服，只是多了許多皺折，坐在書房裡，反覆描寫著，「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他說、這詩句的意思是男子胸懷天下，有家族、有未來，不會看重縹緲虛幻的男女之情。

她後悔自己只看眼前、不顧一切的情感。

等到他走進來，她抬頭說「你送我回去吧！」

他看見了桌上的字，失去從容和微笑。屋外雨時斷時續，在這陰溼沉重的空氣中，他驟變的臉色，為她的心注入熱流，再度跳躍。

他還是在意她的。

她微笑，堅定的說，「現在就走，就算沒有馬，我也可以自己走。」

十一、渡溪

他答應送她回浦邊。

來得猝然的雨，走得也快。但烏雲濃似墨，仍在天邊張牙舞爪。雨停了，二人走下草坡，來到溪邊。溪邊長長的菖蒲，被風吹得猛地搖過來，再倏地擺回去。

水退了不少，深約及膝，過溪的木板早被驟水給沖走了。

溪裡還擺放著許多大石塊，讓行人得以在水淺時，一顆接著一顆踏過溪去。但現在水不深也不淺，大石都在水面下。他看著她的繡鞋，捨不得讓她濕了腳。

他屈膝，彎腰，「上來，我背你過去。你的鞋就不會濕了。」

她作出坦蕩不在意的樣子，爬上他的背，環住他的頸，她真心誠意的貪戀這份溫暖。

他穩住步伐，踏入水裡。

伏在背上，她說，「背著我重，小心過溪，別滑了別摔了，那不只鞋要濕，全身都得濕。」她想要講得平靜不帶感情，但是酸軟卻襲上眼眶鼻腔，攔不住淚，熱燙燙滴上他的後衣領，索性把臉埋在他肩背上，將淚全拭上衣服。

她趕緊在心裡，鋪天蓋地的數過他的每一項可惡，然後勇敢的告訴自己，不需要心軟、不需要捨不得。憑什麼一路來，都是她委屈，活該讓他受點苦，背她過溪，不過是還點利息。

溪水嘩嘩，濁且急。涉水才幾步，又漲了起來，瞬時就過膝了，他即時托高她。

她不明白，明明是這麼溫柔的人，為什麼總是使她難受。

「抬高腳，放到前面，才不會沾水。」他吩咐，突然一陣大水，沖歪身子，他急急住腳。他的腳步慢了，水再上升，急水挑釁的沖撞大腿，令他渾身生冷，胸口發顫。她的鞋和裙也濺溼了，暈出深色水痕。

他緊扣她的腿，想快快渡過溪，擺脫困境。他伸出腳尖，一步接著一步，在溪底試探。每踩一步，溪水快速的淘空腳邊的沙，背上的負沉、腳底的虛空，突發的暈眩，使他眼前模糊。他趕緊彎低下頭，維持身體不致倒下。額上和脖子上，沁沁地冒冷汗。

背上的她沒有察覺異樣，最後一步，他幾乎踩不上岸，勉強鉤住了岸邊的苦楝樹枝，將二人拉上去。他的下肢久浸冷水中，失去了知覺，他想靠著苦楝樹，大口喘二下氣，卻恐懼的發現自己只能短促的、微弱的進氣，他更著急的要吸氣，胸口緊得像有人掐著心、壓著肺。他眼前的景物，都失了色彩，只有模糊慘淡的灰白。

她緊張的看著眼前面色灰敗、無力起身的人，叫著他的名字。他想說話安慰她，卻連張口的力氣也沒有。他的眼珠子烏深烏深的，沒有一絲光亮。臉色從慘白，很快發青，再變紫黑。

村人在溪邊發現了淚流滿面、焦急呼喚的她，以及失去意識倒在地上、渾身濕的他。

當晚，坐轎來的老醫生搖頭，神色凝重的斥責「哮喘發作。從他小時候，不是就吩咐了要好好照顧，不能讓他吃橘子，不能吃瓜果，不能受寒嗎？花了一二十年，好不容易才顧全的身體，怎會去浸這麼久的冷水，寒氣侵體，嚴重得能送命了。」

家人不敢讓病榻上的祖父知道，令仔仍是如常在頂間院子伺候祖父湯水，強裝沒事，背著祖父時，才敢偷偷的掉二滴淚。炭火烤著屋子，瞎母憂心忡忡的坐鎮新房床前。床上的人臉色白蒼蒼的，妝鏡枱、床欄、櫃上，都貼著嶄新的雙喜，紅艷得張揚刺目。

醫生說他臉上的紫黑氣已退去，氣息長了一點，可扶他起來，多少餵點藥。

瞎母鬆了口氣，才想起旁邊還有個不言不語，等了一天的她。瞎母冷靜的說，「這關算是過了。等下我就叫人牽騾過來，送你回去，他已經成家了，你以後別再惦記這裡了。」

走出新房，她貼靠石壁站著，雙手緊緊的摀住臉，石壁寒沁如水，她不能想像他浸在水裡該有多冰冷，才讓他不說不笑。她想知道，究竟是什麼，使他不再睜眼看她，對她笑。於是她走進寒夜的凍雨中，把自己淋得唇黑發抖、四肢無覺，麻木的回到浦邊，不敢再聽到裸葉村的任何消息。

浦邊的鄰人聽到她回來了，帶著小雞和雞籠子過來，羞慚的吶吶道，「以為你不會，啊，以為你沒那麼快回來，我娘家人前幾天生孩子，就把長得比較好的肥母雞送過去給她補身了，剩的這些，先給你送回來，改天，等我餵大了家裡的……。」

她愣愣看著雞籠，小雞都在，都長大了，唯獨心愛的小母雞不見了。她悲傷的想，今古恨，縱然有幾千般，但是，連天長地久都有盡時，凡人的哀愁苦痛，也該是限度的。關於他的婚事，關於渡溪，小母雞，大概已經足夠囊括她這一生的悲痛了。

忍住淚、強打起精神，她禮貌的致謝。鄰人放下雞，又是一番道歉，看她的眼神裡滿是同情和不放心。她知道鄰人想安慰，但能講什麼呢，不過是門當戶對、緣份，這些老祖

宗發明了千年的，體貼勸慰後人認命的話。她乞求的看著鄰人，希望對方別關心別追問，她只需要時間，等候心中那條混濁的狂溪，逐漸清明澄澈。

後來，哥哥一臉憔悴的歸來，二人相看，很難說誰比誰的臉色更淒慘些。這對兄妹都不想訴說這一年多來經歷了什麼。現況生活上的困難，夠他們費心神了，不該再有餘力，去重拾過去傷痛。

二人薦薦沒生氣的共同過了一段日子。哥哥開始下田工作、出門賣貨，她有空時，會到雞髻頭那裡看小火輪，看渡船上上下下。

鄰人仍舊不時送來菜苗和肥料，探究和憐憫的眼神，總是提醒著她舊事。小火輪的煤煙氣，村中的洋樓、龍眼花開、及村口那株繫馬的綠楊樹，也都告訴她，世間沒有船過水無痕的可能。

直到番薯重新生根落土，哥哥又背著青菜竹簍去沙尾販賣，在街市聽了些消息，知道裸葉村的新祠堂輝煌落成，聽到故事，猜出故事裡的女孩是誰。

哥哥跟她說了故事的結局，渡溪的人醒來後，躺了好幾天才能起身，之後多數時間都纏綿病榻。平日裡，只是淺淺的喘咳。而當天氣冷起來，或是霧雨潮濕，便嚴重到無法下床。

秋日，他辦完祖父喪事，再緊接著洋樓宗祠盛大落成，浯島同宗和同安宗親，都派人來參與奠安，堪稱盛事。重開宗廟大門後，他撐著病軀與小學校的先生共同安頓好宗族子弟的教育，在連數日過於疲累的情況下，臉色已經發青，幾乎站不直身體。之後又逢節氣

變化，躺床上猛咳了幾日夜，虛弱得像張薄紙，幾天前就走了。

粿葉村鄉人唏噓不已，「他家三代單傳，都是正派人，積了龐大產業，如今卻只能靠著瞎母和新寡婦守著。幸好，還留下一個襁褓中的幼兒，就盼能細心呵護，順利長大。」

哥哥說得清楚，她卻聽得思緒愈來愈混亂。她原本還盼著，有朝一日，等他病好了，會在港口的小火船前再見面，那時她一定要瞪著他、講幾句出氣的話。而他会笑著，輕鬆的繞開她的責問。

她還想過，如果再相見，他問她，「氣消了沒，要不要再回粿葉村讀書寫字？」她該怎麼回答。這是個為難她許久的問題，她焦慮的在是與否的答案之間擺盪，擔心自己還沒想妥，忽然他就出現了。龍眼樹下，他的笑容，就是這樣闖到眼前的。

她還牢牢的牽繫著他，就連他送的淺紫鳳仙裝及繡花鞋，也用米水漿得硬挺，珍惜的用棉布包裹，收在床櫃上。他卻已拋下一切，撒手人寰。

她經常在暗夜中醒來，卻仍躺著不動，躺到日頭晒萎了嫩葉、還不想起來澆水；聽見了小雞咕咕的叫，也不想加水添食；她感覺得到渴和餓，但不想起身吃飯喝水；她聽得見人家對她說話，可是就不想回答。她太久沒見天日，膚色死白得像鬼，只坐在屋陰裡，看外面的陽光和苦楝的綠葉紫花。渡溪那天，他上岸後，就是在黑色苦楝樹下暈死過去的。關於那日的所有記憶，只有黑和灰，沒有色彩。她總是反覆的想著渡溪那天的事，陷在那日始末的循環中，掙扎不開。

哥哥每日在她身邊長吁短歎，鄰人在屋外偷偷的向哥哥問，「她好一點了嗎？」

直到有一天，他入了她的夢，跟她說，「別穿濕衣服，冷了要生病。」她嗔回，「就會管我，不知道哪個人才能受冷，自己才要注意。你送我的衣裙和繡鞋，都晒好漿好，乾乾的收在櫃上呢。」

她看著他，和以前還是一樣，她問「為什麼稊葉村人說，你瘦得像一張紙？」

「我就這樣，人家愛怎麼說，讓他去講。」他說。

「我又看不到你，只能聽人家講。」說完，她委屈而悲傷的放聲大哭，直到枕頭濕漉漉的才醒來。

窗外還是暗的，和過去的每一天一樣，她再度在暗夜中清醒，四周一片黑，她坐起來靠著牆，靜極了，然後慢慢的，她聽見風搖樹動，天色漸漸變亮，她聽見鳥叫蟲鳴，聽見車輪輾輾和遠遠傳來的交談聲，她發現自己又有了力氣，能走出門外，走入陽光中了。

這日，哥哥到沙尾去賣番薯脯，高高興興的帶回一瓶酒和一個精實黝黑的男子

哥哥為二人介紹，「我的大恩人火木，我妹妹取娘。」

哥哥第一次講起他在廈門的日子。當初跟著心愛女子去了廈門，眼睜睜看她上花轎後，又被女子的家人拐賣去當兵伕。他是趁山區行軍時，假裝滾落坡林，才帶著一身傷脫逃的。跋涉回到廈門後，貧病交迫的倒在小巷底，想著這一生大概就要交待在這裡了，幸逢火木帶一船魚貨去廈門賣，拿賺的錢，換到了一件能過年的毛呢西裝上衣，開心的穿在身上逛廈門街市。

走到路底，彎進小巷，見哥哥病倒在路邊，又寒又凍，但還有一絲氣息，微弱的說他

是家鄉人。火木沒有多猶豫，脫下西裝到當舖換了錢，扶著他上醫館買藥吃，帶回旅館，照顧了幾天，直到病癒，又幫他付了船資，才撿回一條命得以回家。

臨別時，哥哥雖向恩人問了住地，回滬島後卻一直生活窘迫，沒錢買謝禮，就拖著不好意思去找，想不到，就在今天去沙尾賣貨時，二人重逢了。

火木和哥哥對著喝酒，她送上一碟花生。火木酒氣上頭，黑臉脹得赭紅，羞澀的向她點頭致意。

哥哥也有了醉意，腦子卻還靈活，這下不愁謝禮的問題了。他大著舌頭對她說，「取娘過來，長兄如父，我今天就幫你訂下親事。」

對著二個醉漢，沒有應話的必要，她只看哥哥一眼，不吭聲。

她的確想離開，這裡到處是跟他有關的回憶，可是他不會再來搭小火船，也不可能再來找她。村中的景物，讓她得一遍遍翻閱內心的苦痛。鄰人擔憂的眼神，讓她在疲累至極時，還得強打起精神，反省自己是怎樣搞木死灰的衰敗模樣，才讓人放心不下。她覺得太辛苦了，她想去一個能簡單的地方，重新開始；如果不行，至少讓她可以自由的、專注的傷心。

至今，她無數次回想渡溪那日的痛苦，卻沒有勇氣再更往前回想一遍美好的相處時光，和他一起在前間、在書房讀書的種種，甚至，龍眼樹下的相遇和驚艷。一碰，任何一個片斷，都是錐心刺骨。

火木是個好人，單身無親，心思純良。跟火木成親，逃去高埔村，再不見相關的人、

事，把這段人生切開來，當作一個遙遠的故事，或許會好過些。

火木為了婚事，傾盡所有，僱了一頂簡單的薄轎，掛上新染的紅棉布遮簾，腼腆的去找鄉老為他主張婚事。村老樂呵呵的拍著他的大臂，「年輕人，好本事，要成親了。」

十一、苦父灣

鄉老才剛見識過大鄉的陣仗，樂隊在前，轎在後，風光列成迎親隊伍。村老有心學習，跟鄰鄉借來四個體型整齊、肩寬背挺的當轎夫，村中只有四個子小的，夠了，正好湊成樂隊。

雖然沒有樂譜，年輕人也還不懂聲調，鄉老三言二語指出重點，「樂隊首要，是要有人。再來，鎖呐是樂器之王，有音便能成調，氣吸足，聲夠響，氣勢就有。不難，不難。」鄰鄉迎神作醮時，也來鄉裡借過人去充數、生熟夾雜的假演一通，只作壯大陣容用。這回幾個青年再度拿起樂器，舉手抬足，更是熟練。討海男兒，個個胸懷廣濶，尤其潛水氣長的那個，噗噗試過幾次後，就吹出了破天穿耳的聲音。

鄉老十分愉悅，當下定了鎖呐人選，搞定重點。

其餘人輪流試了樂器，肚子大的那個堪稱靈活，叫他打鼓。另外二個萎靡無力的，分別拿了鑼和鈸，匡唧唧猛敲幾聲後，精神好像也變得振奮了。

「手伸長，頭抬高，樣子就出來了。」鄉老勉勵著，很滿意自己的識人之明。

迎親隊的年輕人受託重命，雙眼亮晶晶，雙頰紅撲撲的。鄉老點頭贊許，「多好，辦喜事就該這樣。咱村子，以後有自己的樂隊了。」幾人突挑大樑，原本還忐忑著，得了讚美，心都安定了。

生澀的四人樂隊，鳴啦啦，鈔噹噹，有模有樣。鄉人看了，讚美之餘，心底暗暗服氣，

「鄉老見多識廣，幸好有他作主。咱這個貧脊的鄉，有了樂隊，文化就高出附近窮鄉一大截了。」

鄉老是有野心的，如果鄉裡人丁能再多點，讓埔城他手裡壯大發達，更是光宗耀祖了。他看過大姓大鄉的廟慶，隨便出手，就是氣派。樂器擺得足，人龍排得長。邇迤過境時，樂隊吹奏得響聲衝天，高高低低，此起彼落，能出聲的都不餘遺力。沒親眼看過的人，是沒法想像那大場面的。

鄉老依著記憶，指揮起樂隊合奏。雖才四人，岔音不時冒出頭，敲擊也總不在點上。鄉老是天生的領導者，善於譬喻激勵，「都沒關係，就像最燦爛最美的煙火，也一定會有拔高竄出，或鑽地不發芽的插曲。這些都是意料之中，也都該歡喜接受的。」

迎親隊伍來到了浦邊的破屋旁。哥哥很滿意取娘的婚事安排，黝黑老實的火木是個老實人。鄰人站在門前，看到火木拮据但充滿誠意的迎親隊，也是衷心的為她歡喜。過去女孩無媒無聘，跟著男人走，算是已經失了名聲的，在小地方一傳開，很難有再有好歸宿。今日能看她上花轎，對她的過去和未來的滿懷憂慮，總算一掃而空。

取娘沒有喜服，穿上裸葉村帶回來，仍然燦新的淺紫鳳仙裝。鄰人拿來一盒香粉，咬線幫她挽臉，鬢邊別上紅繩編花，蓋了喜帕就上轎了。

鄰人拉著取娘的手，對著花轎，欣慰而感動的掉了二滴淚後，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只說句「等等我。」就快步跑回家去，拆下略褪色的紅帳，剪了一大塊布下，折來繞去，三五下結成了一個紅綵球。拿到轎頂前方綁上，當作祝福，獻給這位將入埔城的新嫁娘。

哥哥送她上轎，放轎簾前，鄰人在一旁交代著，「花轎到了，要等新郎，別自己掀轎簾，一掀，你帶去的這一轎的好運都散光了。」

這長年乾旱的小島，這二年來，屈指可數的幾場雨，卻場場大得令人一輩子難忘。

就在迎親隊依著時辰，來到海灣前，大家才總算鬆了口氣，很高興能如時將新娘子送進高埔村了。剛起步，樂隊二個敲鑼打鼓的，別說為鎖呐伴奏了，連對拍都很困難。太離譜時，只能相視而笑，用力的踏步打拍、重新再來。這一趟長長的迎親路，成了最好的演練機會。來到這裡，樂隊終於練出了幾分模樣，十分得意，想著在入村時好好表演一番。

就在迎親隊志得意滿時，一場大雨，叫他們停了腳步，斷了演奏，亂了規劃。雨水刷刷的潑在轎夫臉上，因肩上還扛著沉轎，騰不出手，只能任睫上的雨水成條的流下臉頰。腳下的水淹漫極快，一下就上了腳踝，腳底踩的是石是溝，都快分不清了。

轎夫很緊張，所有的喜事喪事，都是看好日子、算好時辰的。高埔村更不能輕忽，到早了，多等一二刻沒事。若是慢了，一旦潮水漲起，抬棺端轎，都只能對著洶湧的護城海河興嘆。

「一早天還亮的，怎麼一下暗了，滴下的雨，跟豆子一樣大。」吹鎖呐的拿汗巾護著樂器，半困惑半抱怨，躲到了轎子背側躲雨。

「昨晚大濃霧，牆角都滴出水來，今天該是好天氣才對。」敲鑼的直接把鑼頂在頭上擋雨，也側身跟著吹鎖呐的閃過去。

「前面是相思林，躲一下雨吧！等這陣雨過去。」一個轎夫喊叫道，勉強騰出一隻手，

抹掉一頭一臉的雨水，才能看清眼前的路。轎身卻因此傾斜了，差點轎夫從肩上滑下。

雨勢益大，轎夫眉睫上眼上全是水，一張口，雨水就往嘴裡衝。只能眯著眼，雨聲嘩啦啦，一般的講話聲音都聽不清了，「不能再走了，都看不清路了。」轎夫把嗓門拉到最大，聲音才衝破嘈嘈雨幕，傳送出來。

「不能停，有看時辰的。」另一轎夫喊著，但轎子卻停下來了。一行人抬轎轉向躲到密林邊。

「找誰看的時辰，三個月沒下雨了，就準準給相中了個大雨天。」停轎後，轎夫靠著轎喘息，一時忘了，竟扯轎子的紅綿布簾來擦臉。

她想起鄰人的交代，「要等新郎來掀轎門，留住一轎好運」本想出聲制止，但轉念想，自己都過成這樣子，能帶什麼好運給人家，在心裡嘆了口氣，就放棄了。

轎子薄，雨滴在轎頂輕快的濺起水花，有些如米珠串，不大不小的穿洩進轎裡。轎裡溼漉漉的，一陣風再度捲起小布簾，隱隱的混著潮溼土氣送進來，有幾分春寒料峭的濕冷。

她摘下濕痕處處的喜帕，抬頭看轎頂，臉上瞬間滴上二滴水，無法想像這張塗滿香粉的臉、下轎後將是如何狼狽。

轎中暗濕，手足無措間，只能用濕喜帕塞住最大的那條縫隙，水流順著衣袖，滑到腋下，胸側一陣冰涼。她抬手，拉著衣袖，小心翼翼的吸走臉上雨水。

轎布在風雨中濕透，一角黏在了轎門上。她忍不住掀開轎布，眼前乍亮，她看見了如潑的白茫茫大雨中，隱隱約約的高埔村，村腳黑陡的坡，下方灰綠的滔滔城河。轎邊一側

是大大海灣，另一側是綴著黃花點的青綠相思林，林邊瑟縮躲著懊惱的迎親隊。

轎夫發現轎子動靜，見轎布掀開了，便出聲安慰她，「別怕。春雨就是這樣，很快會停的。」

「就快到了。」轎夫遠遠看向愈漲愈高的城河，眉心皺緊。

轎夫回頭看到濕答答的新娘子，心生憐憫，蹣腳摘了幾把濃密的相思枝葉，甩乾水，放上轎頂鋪著，擋住雨滴。

「村子遠，看起來高而已，不難走。」轎夫看著別處，不太有信心地說，「前面就是苦父灣，過了苦父灣，就到了。」苦父灣位在高埔村岬邊，是幾百年前被一個新娘子哭出名號來的。

取娘不在乎時辰，心想，那人在裸葉村的婚禮，豈止看良辰吉時，命盤八字、方位風水，一樣不漏，最終也沒能讓他過上幾天好日子。

人生的苦，她大抵都過盡了，就算雨誤了時辰，也算不上什麼波瀾。既然轎裡已濕得不須再擋水，她心中有了主意，將轎簾全掀開，束掛在門邊。又摘下喜帕，伸出轎外接雨水洗淨，擰乾後，小心把臉上的粉痕全數拭淨，恢復鴨蛋般的潔淨光滑，又抿抿嘴，重勻了殘剩的唇彩，將喜帕再次洗淨後，晾掛在轎窗上。

新娘子面對生人既不害羞，面對惡雨也不驚慌，轎夫反而看得有點不知所措。

「苦父灣？」她坐回轎椅上，忍不住好奇。

轎夫指向左方像縮肚的壺灣，肚大口小，壺口礁岩像黑蝙蝠張翼般，往前往兩側高伸。

蝙蝠口外，散落幾顆礁岩，在海浪中，時隱時沒。

苦父灣的故事在以漁業為主的過東村子間，可稱家喻戶曉。名字雖諱氣，但有很好的結局，所以被改編成討喜的短劇。瓦厝的歌仔戲班在正戲開演前，叫還沒成氣候的戲子們先演上一段當暖身，也為台下久候不耐的觀眾解悶。

既然等雨，轎夫們便你一言我一語的，半說半演的聊著苦父灣的往事。

遠至明朝時，一個大戶人家的媳婦以賢惠出名，卻多年無子，便請媒人挑選了一個豆年華的女孩，入門為妾來繁衍子嗣。

女孩家中雖貧，卻難得長得胸鼓臀圓，尤其一雙手細膩柔潤，「註定要過好日子」的相。」媒人拉著她的手，愛得不得了，連聲讚美。

女孩低下頭，心裡喜滋滋的，花開一叢又一叢。媒婆牽著她走過海灣，穿過林徑，曲曲繞繞，高高低低，像似無止無盡。

「這灣是最大的，但過了這灣，就到了。」村子已近，喘噓噓的媒婆終於讓迎親隊停下來休息，她拿出帕子，幫女孩按吸掉鬢邊鼻上晶亮的汗珠，補了補粉。

媒婆得意的看著新人，「這是樁好姻緣，你夫婿端正好學，是鄉里知名的才子呢！」整好妝容，新人面若銀盤，白中透粉，怯裡帶嬌，媒人左端右詳，又拉了旁人來看。

「看看這福氣相，夫家一定愛得心盪漾。」

「媒婆好名聲，親事上門定。」旁人討好應道。

「是伊好命，咱才來牽成。」媒婆笑得眼睛眯成縫，手帕甩得飛揚。

女孩欣喜而嬌羞的低著頭，聽得一字不落。父親早說過了，夫婿雖無功名在身，但才名在外，是受敬重的人。

「雖早早有娶妻，老來怕無依，生子全靠伊。」媒婆說完，若有似無的，不輕不重的掐了一下女孩的臀。

眾人的哈哈笑聲像煙花，笑開來，沖天放。

但女孩的心，卻像拋出去的鉛錘，直直的往海心墜。

女孩這才知道，此去為妾不為妻，而人人稱賢的夫婿，年過半百，鬚髮花白，才子其實是個老衰漢。

烈日高懸，大海茫茫，徑路崎嶇。她想像大妻端然坐堂，身為小妾，她若生不出兒子，地位跟奴僕無異。若能得子，不出幾年，夫老子幼，餘生漫漫，孤寡撫育幼子的生活指日可待，該有多艱難，要怎麼捱？

這是門只道喜不道憂的賣婚親事啊，女孩往地上一坐，半步都不肯再走，紅撲撲的臉蛋上，淚珠撲簌簌的掉。她哀哀的哭，「我的阿爸喂，你真是害苦了女兒啊。」

媒婆看著女孩哭花的臉，慌了手腳，左哄右哄，又是扶肩又是拉手，女孩卻只是放聲哭，不肯起身。看熱鬧的旁人，也全上前來勸慰，女孩更是號啕大哭，衣袖都淚濕了。

眾人你一言我一語，把夫婿和大妻，誇成大好人，天上才有，人間無處尋覓。

夫家也聽到風聲，捧著香花趕來，指天畫地的、保證一定全心全意盼著她。口裡哄、手裡拉，香花插上髮，新人才羞答答，低眉順眼進了夫婿家。

日後小妾果然為夫家生下了賢孝子孫，家聲如日中天。這道海灣，因女孩一哭，自此有了苦父灣的名字。

故事盡了，雨也變小。

「先雨後晴，是苦盡甘來的好預兆。」轎夫安慰的說了句吉祥話。樂隊重新啟奏，轎夫再度喊聲開走。

花轎簾布搖搖，行了又止。

一行人來到岬坡下，那本該退潮的城河，卻因雨水灌注，此刻城河滔滔，水深及膝。轎子不比船，不能半浸在水裡。轎夫很苦惱，商討著怎麼抬轎過去。

「弄艘船來，把轎子放上面浮水過去？」轎夫無奈的承認，看起來最可行的提議就是這個了。

她掀開轎簾，過河的畫面，似曾相似，胸口還是撞了石塊般的悶痛。

她聽見了談話，拉下喜帕，不猶豫跨出轎外。陽光乾淨有力的曬著大地，新郎已焦急的在河岸邊等待。

她朝向對岸的新郎一笑，轉頭對轎夫說，「我自己走，不要轎子，過河就容易了。」

天色漸亮，林裡的鳥兒和著身後的河水泠泠，開心鳴唱。她深吸了一口潮溼但溫暖的空氣，拎著鞋、撩著裙，走過河溪，踩上岸。她想，若天上人間會相見，要告訴他，她已將風雨拋諸腦後，不用再管她的鞋濕不濕了。

在高埔村過了一段日子，她才知道，高埔村的風雨日，都是酣暢淋漓的，大風夾著豪

雨捲著瘋浪，讓人不敢輕易出門。她想，「如果稞葉村的雨也是這樣多好。他出不了門，現在一定還好好的。」

她在高埔村有一段風和日麗的生活，春寒雨凍時就等黃魚來，當青蛙開始叫了，白鯧就出現。而當浪變長，開始拍上岸時，便捕回白帶魚、做滄蟹、曬蝦皮。火木做事可靠誠懇，捕魚賣貨勤快，樣樣做得來，將一家人照顧得很好，壞只壞在他對每個人都好。她沒想到，嫁了個好人的後來，竟是她因此閉口不語，變成了腰治心中的風雨。

十三、村民大會

腰治把耙成堆的木麻黃鬚葉，一捆捆用麻繩束起來，拋到手堆車上，堆滿了大半車後，倚坐在推車的扶手邊等阿爸。

早上出門時，阿爸幫她推下手推車，來到木麻黃林邊，吩咐她「等下裝滿了柴，別動，就在這裡，等我來推回去。」

大大小小的幾場砲戰下來，浯島的軍事部署已經極為嚴實，地上蓋碉堡，地下挖坑道，海裡架軌條砦，岸上埋地雷，幾乎沒有能插縫之隙，真真正正固若金湯。軍營外、空地裡、馬路旁，都種上筆直的木麻黃樹，重重遮掩住軍事基地，空望浯島，就像海洋中的一顆綠玉石。

腰治聽阿孃說過，以前浯島缺薪火，要撿幾根柴木，難如登天，天沒亮就要摸黑出門撿柴。枯木枯葉都被撿拾光了，人們就拿柴刀劈砍綠枝，回家晒乾了再用。一整鄉因此都變得光禿禿的，看不到一棵活樹或一片綠葉。要取柴就更難了，大戶人家用買的，窮人只得攀山過嶺找柴火。

阿爸也說，「村子間，為了搶柴火集體械鬥，是經常聽到的。」

腰治看著眼前樹上的綠絲垂條，風一吹就垂柳似的晃，黃條葉條條的落下，鋪得大地一片澄黃。

林邊的條葉薄薄的鋪成一片，軍隊每天派人掃，路邊乾乾淨淨。再往深處看，黃褐木

麻黃鬚葉鋪滿林間，堆積如厚厚的黃雪，一層又一層，厚得連草都冒不出來。以前，她和秀蘭，會直接躺在木麻黃堆上，想像在雪堆裡、雲朵上。起來時，頭髮上都扎滿了鬚葉，兩人互相取笑，為對方一根根拔下。

北方兵說過，在他產煤煉鋼的家鄉，到處都覆著黑煙粉塵。在外活動一天，連身上都是煙塵，只能擰抖，或用毛刷除去。不能抹，一抹就一道黑線。每回洗衣時總是用力刷，但衣服很容易就起毛，變薄，沒多久就壞了。他看著茫茫大海，說自己小時候，最期待每一年下雪的時刻，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碧雲天，黃葉地。腰治看眼前如詩的景，無法想像為了搶柴火打架的生活。

阿爸說，「咱小鄉，搶不過人，我和泉興，就是秀蘭她阿爸，在十多歲時，一起走過苦父灣，到了另一邊的相思林，才有柴可撿。另一個大鄉也來了幾人，個個拿著扁擔，卻只坐在林邊聊天，不動手。我們砍了好幾捆大柴，綁緊扛在背上，柴枝喀得肉痛，像要鑽進骨裡去。重得腰直不起來，只能顛著腳步走，一搖一晃。可是，想到有這些柴，能燒上好幾天，母親不用在灶間憂心碎念，就一點也不覺得苦，背上愈沉重，心裡愈歡喜。」

不料，才一起步，大鄉人原本坐著聊天的，竟同時豎起扁擔，手握著撐地，站在前方，擋住去路。他和泉興背駝著重擔，是曲身的，更顯得大鄉的人威武強勢，站中間的大漢站著三七步，伸掌令二人止住，喝道，「放下，這是我們村的林和樹，你們偷了我們村的柴。」

二人很錯愕，大鄉恃強凌弱的霸事時有所聞，只是沒想到這麼輕易就遇上。二人相看，泉興怒目說，「根本是搶人！」

一個個子較小、站側邊的，見泉興不順服，竟把扁擔一橫，就朝他頭上揮。電光火石之間，泉興一時不及反應，連忙伸出臂，雖是擋住了頭部一擊，打在手臂上，也是痛得承受不住，扶臂跪倒在地，唉唉的叫。

「別動手，柴還你們。」火木忙卸下背上的柴，又蹲下去看泉興，為他卸下柴擔，扶著坐下。泉興雖臂上疼痛，聽到他的話，又羞又憤，眼睛都紅了，鼻孔張闔猛力的吸氣，腳往地上用力的蹭，還想站起身，呻吟著「不還，那是我們砍的柴。」

大鄉人各自拿著手上的扁擔，每人一擔，得意的揚長而去。

他怕泉興衝動，按住肩膀安撫勸道，「讓他們拿走，人就走了，我們重新砍就行，樹還那麼多。」

後來，阿爸不再砍柴了，每隔一陣子，就帶一船魚貨去廈門賣，換回柴或炭。國軍撤來，雖斷了海路，卻種了樹。木麻黃長得快，落葉急，耙乾淨了，沒多久就又鋪上一層，不用花多少時間耙地，就是一大捆鬚葉，家裡也不必再愁薪火的事了。而他的魚貨，就近賣給十萬大軍，不去廈門，日子也過得穩定。

她邊等阿爸，邊摘樹幹上的蟬褪殼玩，這些琥珀般透明的美麗蟬殼，有眼有腳，模樣可愛，搜集夠多，可以拿給秀蘭阿公磨碎做成中藥，換到一些仙楂餅當獎勵。她已經耙了一車的木麻黃鬚，也收集了一大袋蟬殼，還是盼不到阿爸身影。

記得阿爸告訴她，不要貪多，差不多日頭升上了岬城上的泰嶽廟頂時就停歇，還要她去參加村民大會。

阿孃從一開始不說話，到後來不太出門，出了門也不和人溝通，大多時間只待在屋裡做家務。阿孃還是會溫和的看著她，摸她的頭，也會摟著小弟，卻總是若有所思，眼裡露出寂寥的哀色。

阿孃不再看阿爸一眼，無論阿爸說什麼，她都不回應，讓阿爸一臉尷尬的對著空氣講話。久了，有時阿爸要人幫忙，不小心脫口叫了取娘，動了動唇後，又轉頭改叫「腰治，你來。」

村人來家裡，阿孃不僅像啞了，簡直也盲了。看不見似的村人似的，擦身而過，連個眼神示意也沒有，依舊自顧自的做著手裡的事後，做完了就離開。阿孃還關起門，每天在房間裡寫字，寫得比讀書的弟弟還認真，只是寫完後，就送進灶裡燒了，從沒人知道她寫些什麼。

阿孃不理阿爸以後，很多大小零碎的事，阿爸都得自己做，他一定又被手邊的事絆住了，她不想再等下去。

腰治試著推動手推車，發現只要起步時用力，等輪子開始轆轤的滾，再注意路況，提前轉彎或繞路，輕巧的避開坑洞石頭，就不太費力。她推著，埔城近在眼前，正得意時，發現眼前這最後一段陡坡，才是真正的挑戰。她使勁的推上坡腳，無論如何、無法再前進。她傾斜身體成坡的角度，雙手放在胸前頂住推把，雙腳站成大弓箭步，用盡全身的力，車才前進一小段。

按這速度，要推進村，恐怕還不如丟了推車，一捆一捆搬送上岬。她考慮片刻，決定

最後一搏，再不行，就來回搬。她吸飽一口氣，憋住了，一鼓作氣硬上。

當她閉緊眼，皺著眉、咬著牙根使力時，卻發覺車子移動得異常輕鬆，手裡沒有預期的受力和沉重，原來身邊多了一雙手幫忙。

「你過去一點扶著，我好使力。」她轉頭看，是個陌生的年輕男子，也正要進高埔村，見到她在陡坡底掙扎，即時伸出援手。有了男子幫忙，一車木麻黃沒多久就送上村口的牌樓下。

腰治感激的道謝，他喘氣、微笑以回，讓她先走，不必客氣。

他在衛兵處拿出証件核對，主動跟衛兵說了幾句話，衛兵看起來是認得他的，又問了他一二句，就讓他進去了。他揮手跟腰治道別，轉身離開。腰治看他離去的方向，猜想大概是去開村民大會的。

要看身分証，必不是高埔村人，但又不用登記，他是誰呢？

被軍事建物團圍的高埔村，只在入村的大陡坡上留了出入口，矗立著足有三四人高的牌樓，白底、紅字、藍色太陽徽。左右柱各用水泥塑成人頭大的浮雕字，寫著「光復故國河山、解救大陸同胞」的對聯，不分日夜，各站一名荷槍、戴鋼盔的士兵守衛。

牌樓色彩鮮艷，使過去常在海霧迷茫中隱顯不定的高埔村，突然像有了眉眼，容貌變得清晰。

出入村子，必得穿經正氣昂揚的門柱，目不斜視的衛兵。只有衛兵認得的「村民」的臉，才不用換証就能通行。

在腰治推車回家後不久，仍舊獨身的先官，聽說了取娘變啞口婆的事，也爬上岬坡，灰頭土臉一身汗，來到牌樓下。他手裡拿著身分證，對衛兵說，要探望火木取娘一家。衛兵卻搖頭，將他擋在村口。

「沒鄉人證明你是親戚，你就不能進去。」衛兵冷峻的指著紅字告示，軍事重地，不得擅入。

先官氣急敗壞，「我走了大半天才到的，親戚哪會知道我的腳程，你不幫我通知村裡人，難道我就站這裡等一整天，等人出村口時看見了我，才能帶我進去？」

「不用等一整天，沒親戚證明的閒雜人等，一段時間就會被驅離。」衛兵看了天色，也許不到半小時，下個交班的一來，就會趕走他了。

「先登記，先押著身分証在這，讓我進去找到親戚，帶出來證明，可以嗎？」哥哥想出辦法。

衛兵連看也不看他。萬一匪諜撿了身分證，用這招混入村，被查到還得了，別說兵當不完，恐怕小命都得送掉。

他急得繞著衛兵轉，左哀求，右拜託。衛兵認同自己是訓練有素的戰地軍人，遵守長官訓示，且擁有鋼鐵般的意志。他們挺著下巴，對哥哥的請託視若無睹。

有氣無力的鄉老路過，聽到可憐兮兮的先官正跟衛兵分說，也聽到火木和取娘的名字。鄉老聽說過取娘有個哥哥，猜想又是被入村登記檢查給為難了。他靠過去，對先官使個眼色，誇張的嚷著，「哎，我正過來等你呢，想不到你這早就來了，站久了吧。」

鄉老轉頭對衛兵說，「我家親戚，來早了。你認得我，不用看我證件吧！」衛兵板得死硬的臉一時暖不過來，但還算客氣的對鄉老點頭，簡單寫了登記本，揮了揮手，就放哥哥進去了。

老士官長有交代，通關檢查時必須剛正不阿，但有些人還是得通融的，例如有的臉一定要認得，不得刁難。第一是村長，而鄉老如今剛獲選為村長。

鄉老領著他走，邊聊邊指導，「下次你來，如沒有人可以接應，試試假裝成村人。大方的走進去，千萬別看衛兵一眼，眼珠子轉都別轉一下，當成你每天都這樣進出的樣子。有些新到的衛兵，就這樣放你過了。平時該怎麼走路，就怎麼走路，尤其過守衛時，不能遲疑，腳步不能慢，才不會被囉唆，一慢，一恍惚，人家就知道你外鄉來的。」

村老看向猶仍好奇左顧右盼的他，再提醒「最好，也不要表情，一張臉得是死死冷冷的。」

原來，村民的模樣，就是理所當然的冷淡，不能心虛。他暗暗記下了這唯一能闖關的辦法。

「一旦被叫住就麻煩了，沒完沒了，不但要找來被訪的村人查驗，看身分証，要登記入冊。萬一離開時忘了填離村時間？你等著被抓去調查。」鄉老搖頭，十分無奈，這村長就只是個虛名，誰也護不了。

「你是生臉的外鄉人，被盤查是應該的。上回，有個搬去別鄉住的咱王氏族人，跟衛兵吵，說他就是咱鄉人，在咱鄉裡有房子，只是被軍隊拆掉抽木取石了。他脾氣硬，我不

出面還好，一出面，仗著有我為他作証，堅持不肯寫登記本，最後不但沒通過入村審核，還因為鬧事的理由，被抓去關了三天。」

鄉老很感慨，「我王氏祖先，從鄭成功抗清時，就住這裡了。祖墳裡的新舊鬼魂，怕的是比駐軍多上幾倍不止。唉，如今，連回來上上香、看看老宅，都要被三問四查，真失體面。」

鄉老看著大埕邊安靜的泰嶽廟，又是長長的嘆氣，「以前，我們這廟，香火不知道多旺，哪鄉過節祈福不來拜？香爐的煙蓬蓬的衝天去，就像一朵朵的筋斗雲一樣。現在村口堵了衛兵，一年只有過年那幾天，才放信眾進來拜，神明都當得沒光采了。」

鄉老讓先官自己走去取娘家，他還得趕去開村民大會。

村民大會是村指導員負責召開的，每週一次，每戶都得派人參加，誰也不敢不從。

枕戈待旦的戰時，軍方除了布建各種堅不可摧的防衛工事，關於人心，也有嚴密的監控。每村設一個村指導員，他像神祇，有至高無上的管教權力，也像惡魔，是村民揮之不去的惡夢。誰不忠誠、不服從，詆毀軍方政策，村指導員可以逕行關押打罵，甚至調動軍隊來抓人。

即使鄉老是村長，也不敢輕忽村指導員的要求。

先官遠遠就看到了妹婿火木。

火木正在城牆邊，腳邊有一艘小船，翻朝向上，露出白漆船底，他握著約手心的小扁鏹，對著船身船底又戳又敲，一一鑿下附在船身，叢叢層疊如小山的藤壺。這工作吃力，

火木鏟得一背的汗，藤壺碎殼噴濺得他的竹紗汗衫斑斑點點。這東西一旦附生在船上，只要幾天懶得除，就會連生出一大片。

藤壺樣子像螺貝，卻不比螺貝好處理。螺貝是單顆單顆的，只用舌吸附，會自己移位。藤壺的殼則是一層層長成小丘狀，會像珊瑚礁一樣，疊生在其它藤壺身上，也會黏生在船身的木板上，長多了船底木板會變得碎弱易損，還可能擠開船板空隙，壞了船。

「火木，這貝好吃嗎？」他見到火木揮汗的背影和那些丘狀的貝，撿了腳邊一顆，放手心拋著玩，不等火木轉身來，就笑著出聲問了。

火木開心的站起來迎接，伸了伸背，搖頭笑說，「難說啊。說牠好吃，味道的確鮮美，說不好吃，要吃牠一點肉也是真不容易。你看我敲下這一地，等下多數要丟的。這東西殼多層又薄脆，貝肉只一點點。咬得滿嘴是傷，牙都啃壞了，也吃不到一點點肉來補，還一口的薄碎殼，吞不是，吐也難。」

火木突然想起入村登記，「哥仔你什麼時候到的，沒先通知，衛兵怎麼放你進來了？」他忍不住大吐苦水，將如何在衛兵處被晒出一頭汗，吞了一肚子氣，完整講一遍給火木聽，「真不通人情，你們這一鄉才幾戶人，民和兵又是混住的，他們哪會不認得你，就是不願意幫我通報一聲，幫忙先問一句。」

「怕水鬼、怕匪諜啦！」火木說。

季節變換時，籠煙罩紗的白茫茫大霧夜，就會有對岸的水鬼伏沔上岸。他們赤腳，光溜溜的上身滴著水珠，頭上綁暗紅帶為記。只穿著黑短褲，腰間還有一把棉繩繫著的白晃

晃的短鋼刀。

水鬼無聲無息的摸進碉堡，士兵還在熟睡，他們握著銳利的短刀，對準了下手，一刀一個耳朵。手起刀落，血花噴濺滿床。等士兵覺得異樣，在還沒清醒到足以了解發生了什麼事，水鬼已經割完一整班兵的耳朵，塞進短褲的縫布袋內，悄然退出了埔城。

士兵哀叫，呼疼聲響徹雲霄。水鬼已經悄悄的踩回海裡，互看點數，以眼神認確到齊後，便栽頭入水，潛入了黑水中。

全程，只能聽到嘩啦啦的浪聲，走了也只留下地上的水濕痕，真的就像水裡的淹死鬼上岸拖人。夜半來得如春夢無痕，天未明時，已離去似朝雲難覓。

水鬼們在海中無聲泅游，一點水花都看不到，來到海中央，登上等待的單桅機帆船，抹去眉上頰上的汗水海水，準備回去領得長官的大賞。

對岸將這些殘忍的功績，透過廣播喊話，告訴浯島軍民。

許多軍事機密，浯島人民都只能透過對岸廣播，或真或假，斷斷續續的，不甚清楚的送回浯島的邊村。村民靠著這些點點滴滴，加上推敲聯想，拼湊出自己所處的戰地樣貌。

除了可怕的水鬼，匪諜也是常有的。高埔村的海崖下，曾漂來一個饑渴不堪的對岸漁夫，乾巴巴的，就像屋簷下晒得透透的魚乾。他站在破船邊，說自己被大風捲迷了海路，在海上漂了好幾天，「我不停念著媽祖救我，才被海流漂送上岸。」

漁夫懊惱的指著船頭的位置，那裡原本放著一尊媽祖神像，不知何時被風浪給帶走了。

漁夫激動的說，「一定是媽祖息了風暴，救了我。」

村人討論著，「你看，這漁夫的臉老實可靠，講話跟咱人一樣的口音，身上也是討海人鹹腥的氣味，不是壞人，還比動不動就喊打喊殺的軍隊親切多了。」

此刻，村人口中那些魯莽的士兵，正瞪眼抿嘴、如臨大敵，準備將漁夫綁住，送去調查。

「這是個真的漁夫，熟悉漁汛，了解海事，是捕魚討海的人。」村人為他伸張正義。

在海上，二岸漁民相遇的機會不少，有時打打招呼，靠近了，趁機偷交換點漁獲或香港來的洋貨，雙方都是友善的。浯島明清二次大遷界，許多人遷住同安，三百年前說不定真是一家。

村人聯合起來，向軍隊求情，放他走。

這次漂上岸的，的確是真漁夫，不幸的是，他還多受了間諜訓練，不但熟悉漁事和海洋，也懂竊取軍事情報和布防。匪諜被當成漁夫，讓他上小船回去後，隔天對岸的砲彈就準準的對著埔城軍防，像流星雨一般，在高岬村上空交織出閃亮的火網。一顆顆砲彈落下，煙塵就從原已殘破不堪的屋子，衝天再開出一朵黑稜稜的煙塵花。

那些聯合求情的村人，全都被調查，關了好幾天。

從此，出入村子的每個來人，每次都須經詳實盤查，落實「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口號。

當然，也不是人人待遇如此，如果能亮出村長連長營長的親友名號，頂多第一次需入

村登記，確認之後想進想出，就算換了衛兵，都不用再查問。

「村指導員親戚也要登記查問？」他想到步履蹣跚，趕著去開村民大會的鄉老。

「村指導員的親戚？當然有優待，但是村指導員哪來的親戚？」火木失笑，指導員都是軍中派下來的，通常是退役老兵或老士官長，一口外省腔，濃糊得像心急吞到滾燙的番薯糜，嚥不下去、吐不出來。問題是，村指導員派到哪村，都是孤寡一人，放回大陸都見能找到親戚了，何況在浯島。

「說得是。」他點頭，又問「取娘不在？」

「在屋裡。」火木抬下巴，點了房屋方向。

「還那樣？」他再問，是指取娘長久不說話的事。

涼涼的海風吹過，火木黯然不語，轉身看向城牆，低頭繼續鏟著藤壺，就當回答了。

「你二人都在家，腰治呢？派她去參加村民大會？」他看著火木的神色，必是不想跟他談這件事，便轉話頭問了腰治。火木是善良的人，不然也不會非親非故的在廈門救下他。取娘性情直拗了點，但也不是有壞心思的，二人生了三個孩子，年紀也老大不小，怎麼就變成這樣。

「哥仔，你浦邊那裡如沒什麼事，留在這裡多住幾天吧，說不定取娘見了你，心情能好點。」火木想，取娘不說話的源頭是他，說不定見了哥哥，心情會好一點，那就夠了。總悶著，村人對她的議論愈來愈大膽，怕有一天出了不好的傳說，取娘真的會瘋了。

村指導員是各村揮之不去的陰影，不但負責每週召開一次村民大會，宣達政令，還不

時會出現，在門口叫嚷「人出來，要檢查公共衛生了。」水溝不能有汙泥積水、門口不能有落葉積灰、農漁具不能亂放。

「我們這裡的村指導員可厲害了，不派人去不行。」火木不好意思的說，以前他都自己去，但很多工作，像出海、修船，都要他自己來，開會花太多時間，而且也聽不太懂說什麼，又耽誤工作，取娘又不說話不應答，才想叫腰治去開會的。

村指導員的通知，就是命令，哪個敢不配合的，輕則扣下那戶的漁民証，重則帶著軍隊上門來，抓去關禁閉。聽說別鄉甚至有被打的，而且不是少數。

「哪鄉的村指導員不厲害？不厲害的話，會被叫歹死仔？」先官嗤的冷笑一聲。

已畢業的腰治，不但擔起家務，今天也當起代表，出席會議。

腰治是第一次參加，看了看現場，最邊緣的位置都坐了人，只好跟坐中間位置的姆仔打招呼後，在她旁邊空位坐下。

派來與會的人，以不耽誤農漁務者為首選，都是家中手腳不俐落、做不了繁重工作的老人或大肚子的孕婦。來參加的人，也懂得善用時間，做點零活。

姆仔帶著毛線和棒針來打，卻發現忘了帶粗針，沒法收邊。想回去拿，村幹事點名的時間又快到了，怕沒點到名，被記遲到要處罰，而不敢離開，只能細聲對腰治埋怨「開這什麼會，又不講咱的話，說國語我是一句也沒聽懂過，連散會，都還要看到人站起來，往外走，才知道會結束了。」

腰治憋著笑，幫姆仔翻籃底，的確是找不到針，但有一本棒針大全，她借來，很有興

趣的翻看，指著新花樣，和姆仔討論起來。

再過去的老婦，攤了一桌的生土豆，正在剝殼，顆粒晶瑩飽滿，應該是要作種子的。老婦除了帶土豆來剝殼，地上還有一籃滴水帶土的葱，等著摘掉黃葉送去市場賣。

村幹事站一旁當司儀，開始挨戶叫號，代表人連忙舉手喊「有！」

村幹事竟是剛幫腰治推車的年輕人。

「欸！暫停。」村指導員作手勢打斷點名，指著剝土豆的老婦，糾正她，「開會要嚴肅，別剝花生，吵死了。」

老婦聽不懂他說什麼，村幹事靠過去旁邊說明，她扁扁嘴，一臉委屈，刷刷的將一桌花生殼掃回竹籃子裡，有些碎屑穿過籃隙掉到地上。

村指導員不開心了，橫眉豎眼的用手指點著，要她收拾乾淨。老婦看懂了，但這下不只扁嘴，連眉心都皺成一團，只是不敢回嘴，趁彎身桌子擋住臉時，邊撿拾、邊用嘴型，無聲做出「歹死鬼」的連連咒罵。

姆仔將棒針藏到桌下的大腿上，只用手指摸點著毛線眼，繼續編織。村指導員皺眉掃了全場一遍，對村裡的紀律實在不滿意，但是要宣達的重要事項繁多，沒法再耗時間，不耐煩的手一揮，示意村幹事接著會議流程。

大家肅立站好，聽到唱國歌三字，沒經驗的腰治，依她在學校的升旗習慣，開口就唱，出聲後，才尷尬發現，全場竟只有她和村幹事二人的聲音，村幹事還是導唱者。腰治往斜對角看導唱者，他的頭髮修得整齊，聲音乾淨清澈，也正驚訝的看向她。她的聲音頓時變

小了，再往四周看，旁邊有不少人也瞄著她。

她明白了，這些人連國語都聽不懂，少數幾個識字的，也是上私塾，跟秀才先生學的閩南語讀音，怎能唱得了國歌。

「非常好，進步了，接著唱。」終於有人會唱國歌，村指導員很高興，大聲的喊繼續。

腰治不敢抬頭，進退兩難，只能脹紅著臉，更小聲的幾不可聞的跟著輕聲哼唱。她覺得現場的每隻眼睛都盯著她，一定都納悶她的古怪，都在想著、怪癖的啞口婆養出了個大面神的女兒。

捱到了恭讀國父遺囑時，村指導員稀哩呼嚕不知真念假念，腰治連斷句都抓不到，突然，村指導員停了下來，恍惚中的村民回過神，還以為讀完可以坐下了。

不料村指導員竟然點著她，「欸，剛那個女生，聲音不錯，當過女學生吧，認識字的，你來讀。」

腰治不知所措，只得在眾人目光中聽令走向前。拿過國父遺囑，心跳得像擂鼓一樣，本然的朗誦完，頭暈眩眩的，臉熱辣辣的。走回座時，她還是覺得頭重腳輕，經過導唱的村幹事旁，不自主扶住了椅背，村幹事看著她，對她點頭，帶著鼓勵，溫和的笑著。她頭脹得難受，不記得自己到底有沒有友善的回應他。

會議裡交代了很多，村指導員操著沒人懂的口音宣達，眾人如置迷霧中。少數有幾段，村指導員聲色俱厲，配合了兇惡的語氣和誇張的手勢，大家就都有懂，那必是威脅將懲戒不配合者的狠話。只可惜，這些都不是重要的內容。

一旁的村幹事，只能能在會議做結論時，避重就輕的挑著要點翻譯給村民聽，都是軍方提出的各種軍需配合。但每說明一項，大家聽懂一項，就要引起一陣不滿騷動。

村指導員重重的敲桌子，指著碉堡方向的禁閉室哇啦說了一句，大家就又噤聲不語了。

任務編組的村保苦著一臉，哀哀喊慘，「這次每保又要交四條長條板凳，上回要，我想說，反正家裡的飯桌早就被軍隊拆去當工事板材了，留椅子也沒用處，就全數都交出去，一條也沒留，才沒找大家分擔。撿仔你有看見的，我家這幾天吃糜，都坐在門口的石門檻上，就是因為沒了桌又沒了椅，沒有半句虛言。如今又再來要，是當咱村裡有聚寶盆，用完了會再生出來？這次，我真的只能拜託各戶了，如果還有的，幫幫忙，交出來，不然，我也要學金土那樣逃去別鄉了，這保長我當不了。」

撿仔是甲長，聽得心中一驚，保長跑了，軍隊工事材料不足，就往下找甲長，強行徵用。上次，有一甲沒如期交出木板凳的板材，軍隊直接爬上甲長家的屋頂，以樑換凳。

保甲一家人，正在底下吃飯，驚愕的看著屋頂出現天降神兵，抽走屋樑，瓦片從天而落，碎滿一地，每人都是二頭一臉的灰。

軍方不肯罷休，要給刁民一個牢記的教訓，想繼續拆牆取石，還是老士官長來了，直嚷，「不能再拆了，再拆，老百姓就沒地方住了。」民防隊教官也趁機跟著求情，軍隊看在二人面子上，事情才作罷。

甲長心一橫，慷慨就義，「保長，你放心繼續當，這次就拿我家的門板去吧，我家沒

東西偷，沒門也沒差。半夜裡軍隊要入戶查巡，沒了門，還省得村指導員敲門敲得一肚子氣。」

他給了理性的建議，「下次輪你們交板材，選擇拆門，會比交椅凳好。」

大家既感謝甲長，又為現況唏噓不已。

這次村民大會吩咐的要事還不只於此，有鑑於鼠疫疫情蔓延，全島軍民一體，共同滅鼠運動，蛇是老鼠的天敵，士兵人民都不得再捕蛇吃。屋角屋緣，全面撲灑 DDT 毒粉，撲滅跳蚤。

還有，每戶每天要上繳一條老鼠尾巴。

在嘩然聲中，村指導員帶著大家喊完口號，宣布散會。

腰治等姆仔收拾了毛線球和棒針，一起出門。姆仔走她身邊，用手肘輕撞她，擠眉弄眼，叫她看前方的年輕人，是那個導唱的村幹事，「他是大治村那邊來的，叫大為，負責咱村。之前教孝月演講和保密防諜作文比賽，歹死仔都派他去參加，聽說表現得也不比大鄉的差，是我們這幾鄉裡的才子了，未來說不定有機會，升上去做更高的公務員呢！」

腰治看著村幹事背影，有點訝異姆仔竟然跟她講起這些婦人之間才聊的話題，才發現自己在他人眼中，已經脫離童年了。的確，腰治長大了，開始接手家務，替代阿孃下海採螺，開村民大會。她像一朵見了晨光的花，逐漸綻放，已經吸引了村裡好事熱心的婦人們的注意和猜測。

姆仔還有接下來的故事要說，例如秀蘭的阿嬤，前陣子向人探聽大為，若秀蘭娘肚裡

那個是女孩的話，說不定就有為秀蘭招贅結親家的打算。姆仔也早想好了評論，正預備接著說，「就人家大為那樣的才子，那樣的條件，怎可能接受招贅。」。只可惜姆仔來不及出口，二人的注意力，就被散會村人激烈的討論吸引，姆仔被談話一打岔，忘了講。

「村幹事說，疫病是老鼠引起的，叫作鼠疫，才要我們消滅老鼠，交老鼠尾。」

「軍隊挖了無數暗無天日的地道，一座座密不透風的碉堡，老鼠有更多地方躲，才會生那麼多的。怎不說，鼠疫是軍隊害的。」

「是啊，老鼠多，要怪誰，就怪軍隊。他們在地道裡囤了那麼多麵粉米糧，老鼠才長得多又肥，卻規定我們只能吃黴壞的戰備米，又穢又臭。」

「軍隊是管到沒地方去了，連吃啥，抓啥都管。什麼天敵的，會吃蛇的只有廣東兵，與咱無關，就是要抓老鼠這一項，雖不費錢，但費事，吃力啊！」

每戶每天要交一條曬乾的老鼠尾，週六週日不用，一週交五條，每週收集一次。

「歹死仔叫我們一天交一條老鼠尾，會不會是他想邀功，其實不用交那麼多。」有個入說從別村聽來，一週只要交一條，懷疑村指導員不實在。還聽說，老鼠尾收得多，村指導員得到的獎賞愈大。

「抓老鼠總比交軍需物資好，至少老鼠是家裡用不到的東西。」一人態度消極的說。

「抓了老鼠，軍需物資也還是要交，都不好。」有人糾正錯誤。

「至少這次軍隊也一起抓老鼠，好，好，島上可惡的東西能少一樣是一樣。」一人咬牙道。

「你這話，聽起來的意思，怎麼像周處除三害？」有人半開玩笑半提醒。

言者趕緊回頭看向村指導員方向，直稱失言，大家別亂想。談論到這，大家怕被捲入散布不利軍民團結言論的問罪中，都心虛的四散回家了。

捕鼠成了全島軍民新的焦點活動。村民大會宣教有成，大家都有抓老鼠的無奈心理準備。把可怕的疫病歸罪給討厭的老鼠，不傷無辜，也算有了禍主。但村人心裡還是有許多不解和懷疑，老鼠到處都有，被跳蚤咬過的人多得是，為什麼有的村起疫病，有的村卻沒事。難道是有的村的老鼠傳染鼠疫，而其它的不會？可是這次沒疫病的村，卻不能保證一陣子後也不會有。老鼠天天看得見，人卻不是見了鼠就得疫，鄉裡有奶香的嬰兒，就算被老鼠咬了手指，也沒見中了鼠疫的，有嚴重到一定得花時間去抓老鼠？

關於這些問題，村人想不通，卻也沒打算去深究，他們是相信因果報應、萬物有靈的多數人，疫病就是天降橫禍，歸根究柢，還是和神明降災，精怪作亂有關。

埔城王爺戰功赫赫，浯島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咱埔城王爺平息過多少場最嚴重的疫病，從沒說過是老鼠的問題，歹死仔他救過幾個人？聽他的？哼！」

對終日忙於生計的村人而言，有時間不下田、不捕魚撈海藻，卻去抓老鼠，就是一齣不事生產的荒唐戲。

十四、羊角窿

腰治家的屋簷下，一年四季，都掛著一條條對半剖的魚乾片，鹹鮮油亮，像皮影戲偶一樣有略略透明的油褐色，風一來，便如風鈴般搖晃，送來令人舌底生津的鹹香氣。地上還有一筐筐晾曬好收回的石花菜。現在窗緣角落，又多了幾根鐵絲，勾掛著老鼠尾巴等晾乾。

週六早，腰治提著鐵絲串，掛有五條晒乾的老鼠尾，烏黑，瘦長，都還留有兇惡的硬刺毛，有幾處像有皮面斑駁脫落。腰治不敢細看手上的東西，看久了犯嘔。

村人各提著大小不一的老鼠尾排隊，腰治站隊伍中，小心的避著前後人、不讓老鼠尾碰到身體。

村幹事拿著登記本畫記。村指導員放下一個大布袋，村人等候叫到戶號，點數清楚後，把老鼠尾集中放進大布袋裡。

「鐵絲拆下，會刺破布袋。」村指導員伸長了棍子指點，擋住布袋口，對排腰治前面的阿婆說。

「我得用鐵絲串，才能掛著晒乾，不然怕不夠乾，爛了尾。」阿婆嘮叨的解釋鐵絲的必要性。

「現在不用晒了，拿掉。」村指導員冷冷的說。阿婆不敢再回嘴，趕緊用手指捏住老鼠尾，從鐵絲上扯下來。

腰治看到這一幕，害怕得心中一跳。

村指導員叫到腰治，她站在已經裝得半滿的袋前，為難的提著手上的鐵絲，無從下手。「我來。」一旁幫忙作記錄的村幹事，見到腰治犯難，拿起二枝細竹棍，伸出空手拿過她的老鼠尾。

腰治記得姆仔說的，他叫大為，會唱國歌、能派出去比賽的大治村才子。三番二次實際承受他的善意，她也對此人起了好感。

大為一手拿著鐵絲，一手像拿筷似的握著竹棍，一夾一推，老鼠尾就從鐵絲上脫離，送入袋中。腰治感激的向他點頭致謝，不好意思多說話，只把位置讓開，讓下一個交老鼠尾的人前進。

完成工作，腰治如釋重負，往外走去，看見蹲在不遠處樹下的嬸仔和秀蘭阿嬤，二人表情緊張，握著小石頭，在一塊岩盤上又剁又敲，不時抬頭張望是否有人注意到她們。見到是腰治，嬸仔招手，小聲喊，「腰治，你來。」

腰治走過去，嬸仔放下小石頭，擦了汗說，「腰治手巧，幫下忙。」

秀蘭阿嬤手上有三條尾巴，阿嬸有四條，二人共籌著怎麼度過難關。

「把長尾，剁成二截，握在手裡，和短尾差不多長度，就能湊數了。」秀蘭阿嬤拿著一長一短，比對著。石板上的乾老鼠尾，用石頭不易割斷，切割處支離破碎。

「這能過關嗎？剛有人用晒乾烤黑的番薯根條假裝老鼠尾，被揪出來了。」腰治看著粗細不同的尾巴，懷疑問。

「歹死仔真起胎，一下要這個，要那個。我們辛苦抓老鼠，讓他去上報、去領獎牌。老鼠第一天好抓，第二天就不上當了。我不信他自己有抓。」秀蘭阿嬤火氣大了，猛力一敲，鑿傷指尖，痛得疵牙裂嘴，涕淚四縱，扶著傷手喊，「哎唷，我要沒命了。」

腰治觀察了一下，不敢伸手碰到老鼠尾，只拿石頭比劃著，教嬭仔選小石尖角，輕鑿出缺口，再加大力道，幾下就切好了，斷口不漂亮，但比之前鑿的好很多。

「還是年輕人靈巧。」嬭仔讚美。

二人分妥老鼠尾，真偽雜摻。腰治擔心的看著她們走過去，二人站著，村指導員先低頭看了幾秒，又用棍子去撥尾巴，最後拿起棍子在二人面前揮動斥責，腰治很怕她們會被抓去關。

看到她二人空手往回走，腰治慶幸，大概是矇混過去了。走近，卻見二人都是苦著臉、口裡嘟囔，沒有計謀得逞的得意樣，倒像在相互埋怨些什麼。

腰治迎向前，「嬭仔，村指導員收了？」

「收了，但是歹死仔那眼睛怎能利害成那樣，一看就知道做過手腳，當場撥二下，把尾巴一條條拼回去，不只罵了一頓，還要我們今天得補交出來，不然就要停掉下海的漁民証。」秀蘭阿嬤放砲似的，劈哩啪啦講著。

嬭仔難過得幾乎說不出話，漁民証被扣，如同斷了生計，她寧可自己被關，也不該害了家人。

「老鼠又不是家裡養的，看到三隻老鼠跑，就能拿下三條尾巴。老鼠在米袋鑽進鑽出，

啃壞滿屋的番薯，一個鐵籠放幾天，就是抓不到半隻。我等下去燒一把香，求神明賜我一條三尾鼠，看不嚇死那個歹死仔。」秀蘭阿嬤恨恨地說。

「抓老鼠要捨得下本，不放烤過的肉，至少要烘炒過的花生。現在抓來不及了，趕快找人要看看吧。」秀蘭想了想，一邊看著阿嬤臉色，一邊小心的回說。

阿爸烤了油油亮亮的三層肉誘老鼠，很快就抓到老鼠。她記得，家裡窗邊還掛著二條，不知在不在。她若脫口說出來，二人一定連聲叫她給，她可不敢這麼大主意替家裡做決定。

「家裡人若知道，被停了漁民証，一定罵死我。唉，本來是夠數的，弄到差一條。唉！就不該聽你的。都怪我一時糊塗，聽了人說就跟著人做。」嬤仔很喪氣，沒頭沒腦的說著腰治聽不懂的話。

本來是夠數的？變成差一條？腰治原正心虛著想別事，沒太注聽嬤仔講話，這奇怪的話，更是不懂了。

「你這是怪我？」秀蘭阿嬤不可思議的看著嬤仔。

嬤仔看了秀蘭阿嬤一眼，鬱悶的說，「不能下海，全家都要怪我了，寧可歹死仔把我關起來，也比現在好。」

「現在過不了關，你翻頭來怪我出的嘴，若有過關，一定是高興自己聰明，得了好法吧。」秀蘭阿嬤生氣了，插著腰說話。人就是這樣，幫她出主意，若成功了，她只會覺得自己聰明人緣好，到處有貴人相助。失敗了，卻只會懊惱的怪別人給了餽主意，引誘她

做出糟糕的決定。

見二人吵起來，腰治想到家裡只有二條老鼠尾，就算還在，拿來也不濟事。她們共缺三條，這二條不夠解決二個人的問題，只幫一個、就要得罪另一個，恐怕更生新的糾紛。她更是肯定，家裡還有二條老鼠尾這事，是不能講出來了。

她回到家，怔怔看著窗邊的二條老鼠尾，想著今天的事，竟忘了怕。

先官聽見聲音，走出來說，「老鼠尾有這麼好看，盯著看半天？」

腰治將今天交尾巴，有人要被停掉漁民証的事跟阿舅說了。這平日叫人嫌棄的東西，連名字都嫌晦氣不肯喊的，如今竟是人人爭要。

二個愁眉苦臉的兵走過，拿著長棍，在草叢裡撥來撥去，尋尋覓覓。

見了腰治家吊著的尾巴，如獲至寶，「老闆，你這二條尾巴賣我吧。」

「你要買老鼠尾？」剛剛才有村人為尾巴吵架，現在竟有人要出錢買它。

兵仔問，「一條一元？」

腰治趕緊對舅舅搖頭，賣了，下週怕籌不出五條來交。抓老鼠不比種田，活了幾株番薯，就能有多少收成，今天抓到了，誰也不敢說明天能再有。

見腰治搖頭，兵仔又開口，「二元？」

這醜陋的東西，竟就在眼前蹭蹭的漲價了，阿舅眼睛放亮，真是新奇事。

兵仔跟阿舅說，長官預期到老鼠會愈來愈難抓，「大軍未至，糧草先行」，要提早準備好一個月份的尾巴，在數量未足之前，全體都不准回臺灣休假。

「抓了一些，但數量還差得遠，昨天抓到了二隻，卻都是沒尾巴的母老鼠。生平第一次看到沒尾巴的老鼠。」兵仔無奈的搖頭。

阿舅笑了出來，「那是被人家抓到過了，只剝尾巴，又放生，留著做種用的。如果母鼠死光了，就沒得生小老鼠了，以後更交不出鼠尾來。」

腰治不肯賣尾巴，兵仔離去前仍一再拜託，「拜託了，你們若有多多的尾巴，一定要留給我們。」

腰治突然懂了嬸仔古怪的話，村民要交老鼠尾，兵仔也要交老鼠尾，她二人必是先偷挪了去賣人，才會說出「本來夠數」的話，等要交時還補不上數，只得上備案，以一切二來造假。

午餐時，家裡敞著後門及側門，陽光燦燦，來風徐徐。阿嬢炒了藤壺，龜爪貝，大家不聊農事，也不聊魚獲，只講著兵仔來買老鼠尾的趣事。阿舅健談，眼睛有光，阿嬢臉色柔和，阿爸開心的看著阿嬢，回應著阿舅。腰治覺得，就算老鼠尾現在出現在飯桌上，也不那麼討人厭了。

阿舅說，「大家都要老鼠尾，兵仔沒有家人幫忙，白天要出操，坐著等老鼠上門，一定比咱更難。你這村裡，住滿了兵，不愁沒人買。如果能有好方法捕捉，還真能成一門生意。」

阿爸搖頭，開玩笑說，「老鼠難抓，生得快，一個月就一窩，你不如去養老鼠。」阿舅很高興，當即想著能在哪養老鼠。

阿爸說，「現在要滅鼠，被發現人養老鼠，可不得了，說不定得關上好幾年，你得去找個沒人到得了的山洞才有可能。」

秀蘭阿公敲門框，「火木，聽說你家有客人，我送酒來。」

秀蘭娘生下了兒子，泉興有後，秀蘭阿公高興得不得了，就算秀蘭阿嬤才害家裡才被停掉下海証，還是掩不住的喜色。

阿爸偷偷 著沒半點反應的阿嬤，走去向秀蘭阿公謝了聲，邀他「來坐，一起吃。」阿舅也站起來笑臉迎接。

「哎，大舅你好啊！大舅一表人才，生得真好。」秀蘭阿公跟著阿爸稱呼，阿嬤臉色變得很難看。

鄉裡的女人，在有外來男客時，向來只負責遞茶送菜，沒有一起談笑入座的可能。阿嬤像透明人一樣的坐在一旁，不言不語，秀蘭阿公也不以為意，與阿爸、阿舅接著聊。

秀蘭阿公心情正好，又喝了點酒，說什麼聽什麼都直笑。他說，「剛進門時，聽到火木講，要找個沒人到得了的山洞，想修道成仙是吧，我還正好知道有這一個地方。」

為了要幫孫子做滿月，他特地到裸葉村去買烈嶼的豬肉，在那裡聽到了羊角窿發生的事。

明末時，倭番登島來搶錢搶人，抓住了男丁，就綁著倒吊在船桅上，不給水食，天天鞭打，叫村人拿錢來換。倒吊的人晒得黑黃乾扁，瘦得只剩細骨，雙手頭髮下垂，遠看就像條魷條乾。

七天內籌不出錢，不管死活都拋進海裡。

稞葉村是有錢的大村，是倭番長期覬覦的對象，偏偏每趟去都唱空城，沒抓到人也沒搶到錢。

喪氣的倭番，回到日本下關港，聽到下關的一個大富人，祖輩曾到金門，為稞葉村當長工。

倭番特意扮成商人，去向富人探問稞葉村的事。

富人的祖輩當年在稞葉村當長工，也兼翻譯，直到主人家要收掉海商生意時才讓他回日本。送別時，主人拿來四塊沉沉的紅磚給長工，「你回去家鄉後，這些磚可以作為你起家的根基，帶來幸運，好好營生。」

長工帶著四塊磚，在海上被東北風大浪顛得七暈八素，滴水不進，船靠岸時，腳軟得幾乎下不了船，再看到地上東家吩咐的那四塊沉磚，不禁怨氣大起。

「給磚當祝福已經太吝嗇了，還是浸水未乾的吧，這麼重。」

東家收山時，聽說蓋了十八個石礮藏金銀，卻只給他四塊破磚作為祝福，氣得拿起二塊丟進海裡，待要拋第三塊，因為久未進食，氣力不足，磚沒進海裡，只砸到地上。東家給的，確實不是好磚，成色差，一撞輕易就裂開了，露出磚心，竟是一塊黃澄澄熔鑄過的金塊。

下海的，要再撈回來困難，長工靠著剩下的二塊金磚，照樣發家興業，子孫富足。

下關富人聽祖輩說過，稞葉村人在避禍時，會帶著貴重金銀躲進山上的石洞。石洞裡

燈油、番薯乾和水都備得充足，遮風避雨，躲上十天半個月都不是問題。

不服氣的倭番決定東山再起，這次大規模的聯合了唐山南方的海賊一起進攻，團團圍住大山，從山底往上搜索，發現山上邊的一顆大石上，整齊豎立了二片像羊角般、比人還高的扁型石板，遠望就像巨大的石羊頭，看不見有洞，要走到二個羊角中間，才能發現隱密的石洞入口，入洞後，四壁都是大石，乾爽舒適，能躲二十幾個人。

這裡就是裸葉村人才知道的羊角窿。

倭番找到後，在洞口升起火堆，澆油又灑上濕葉，猛往洞裡煽煙，村人不堪氣悶及煙噲，逃出來的，一一遭到重擊。倭番搜盡金銀珠寶，又將活口綁回船上，勒索逃避到他鄉的倖存村人。

裸葉村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創，而羊角窿經此慘案之後，不再具有躲藏的價值，人們都淡忘了它，幾百年後被草木掩住，竟變成了傳說，再沒人找得到。

「你說的沒人知道的山洞，就是這個羊角窿？」阿舅問。

「前陣子才發生的事。」秀蘭阿公點頭。

裸葉村裡，一個女孩跟招贅入鄉的已婚男子愛上了，只能躲到大山隱密的石洞裡偷偷幽會，兩人都覺得這樣的日子太苦，於是相約殉情，再不叫庸俗的世人干涉他倆的相愛。

石洞被太陽暖暖曬著，微微散出石腥氣，馬尾松長長軟軟的針葉，鬆鬆的蓋在石洞上方，輕風送來松木清香。二人堅定的相望後，男子先割腕，洞口有陽光斜斜照入，刀鋒閃利。男子低頭，一刀畫下，鮮血噴湧而出，手頓時就握不住了，刀子哐啷掉到石上，他按

著淌血的傷口，毗牙裂嘴的直喊疼。女子慌亂的可憐著愛人，捨不得他痛，更不敢再跟著畫刀，只得暫時放棄了當新生代梁祝的想法，下山去喊人來救。

消失了幾百年的羊角窟，在這對情人的引領下，才又重新現世。

「羊角窟是個神窟，地點隱密，攀岩踩木才到得了，窟窿外有草木掩映，又因位在大石基上，洞裡沒土氣，乾爽舒適，洞外陽光敞亮，冬暖夏涼，現在不躲海賊了，既然都能當愛巢，拿來修仙穴居應該也是不錯。」秀蘭阿公哈哈大笑說。

阿舅變成了專業獵人，整天神出鬼沒沒，孤身一人到山裡去抓老鼠，沒多久，身體就練得黝黑健壯。阿舅和泉興阿公要好，和老士官長也熟起來。軍隊裡缺少老鼠尾，老士官長說一聲，阿舅都能供應。老鼠尾為他建立良好的人脈，入村不只不用看證件，也不必假裝村人。他拿著成束的老鼠尾，瀟灑得像捧著花束一樣，只消熟絡的跟衛兵打個招呼，就能大搖大擺入村。他幾乎是全村官兵的恩人了，就連村指導員，見了他，就像廣東兵見了花狗一樣，露出金燦燦的後牙，開心的笑。

甚至，幾個有辦法的外鄉人聽說了這個供應地，偷偷透過相識的村人來買。外鄉人親切的為腰治阿舅取名，「那個賣老鼠尾的。」

阿舅站門口，撥動著簷下風鈴似的魚乾片玩，問「母的吃黃魚能增加乳汁？」

阿嬢一楞，停下手裡工作，阿爸也驚訝的看他，「你問這做什麼？你又沒娶妻生子。」

「想把小豬仔養肥行不行？」阿舅笑得如春風蕩漾。

「可以，你的豬養哪？」阿爸問。若真有養豬，給母豬吃黃魚的作法是有的。黃魚營

養，助發母奶，肉嫩味美。過東有些窮山村人家，女人和母豬同時都生了，雙喜臨門，但是若只得了一條黃魚，一定是煮來餵母豬，而不是給產婦吃。

小豬仔多長一斤能多賣一斤的錢，嬰兒卻不能依斤秤價。

阿舅只在內心盤算，笑而不答，又說，「你若有賣不出去的黃魚乾，都給我，叫腰治剝成碎粒，我明天來拿。」他的小老鼠，跟豬一樣值錢呢。

原來，阿舅在心裡暗暗記下羊角窿的故事，又花幾天，偷偷探出了實點。

他沒有躲進神秘的羊角窿裡偷情，也沒有去洞裡修仙，而是很實際的發展成了老鼠尾牧場。把抓到的母老鼠放進去，好吃好喝供著，等生下小老鼠，養到成形，再切下老鼠尾賣。所以，他才能有這麼多的老鼠尾。要單靠捕捉，翻遍浯島，也沒法每週如數交出老鼠尾。

大小老鼠尾，同樣都算一條，晒乾了有過指長就算數，不用養到太大就能取尾，是很划算的生意。只恨不能像蜥蜴一樣，尾斷了又再長。只好努力為母老鼠加餐飯，快快養大這批小鼠後，好再生下一胎。

阿舅走後，在村民大會上挑菜的阿婆，帶著一束青菜，一臉討好的進門來，說要送阿孃。

阿孃不理會，阿婆逕自將菜放牆角，跟前跟後糾纏著，親切叫著取娘，此時竟像忘記她慣用的啞口婆稱呼了。

「取娘，請你弟弟讓點老鼠尾給我吧！軍隊來買菜，要求買一斤葱、得帶一條老鼠尾，

不然就跟別攤買。沒有老鼠尾，我那些菜都要放爛了。」

阿娘聞言，訝異的看向阿婆，想不到老鼠尾巴竟有此價值。在角落裡的腰治見了，心砰砰的猛跳，阿孃會看外人了，跟外人有互動了。

阿婆看到腰治，像見了救星，移過來又跟腰治一再拜託，腰治開心的答應下來，一定跟阿舅說。

阿婆千道謝萬道謝，「你得儘快，我那些菜，就要黃了，不能再等了。」

阿舅現在可風光了，賺了錢，買了更多的捕鼠籠，每天上山去巡視布點的捕獵成果。他雖已有牧場，有了固定產量，但是他還有更大的野心。現在各處都哀嚎著捕鼠愈來愈難，可是軍令如山，一定得交。他要加快島上滅鼠的速度，如果村裡村外都抓不到老鼠，他的羊角窿老鼠可就更值錢了。

山裡靜悄悄的，風動泉流，都聽得一清二楚。二岸你來我往的砲擊，嚇跑了林間啁啾的鳥，候鳥也繞道了。島上只剩不怕人的麻雀在屋子的石隙間探頭探腦，還有向來愛鑽洞的戴勝，在朽木墓洞邊，睜著驚訝的圓眼四處跳動。

他小心翼翼的看了，沒人跟著，沒人看到，才鑽進林裡石間，攀爬了一段長路，才來到他的秘密基地，羊角窿的石窟。羊角窿的入口，他已用鐵架加上細密鐵網封住，而且分內層門及外層門，將誤失逃走的可能降到最低。石窟深處，不停的傳來老鼠嘰嘰叫聲，可以想見數量驚人，密集得叫人打心底發麻，但他聽著洞裡老鼠叫，卻像是有人溫柔的撫著他的胸口，一陣舒坦。

他真心感謝秀蘭阿公的好推薦，這石窟真是再完美不過，透氣，口小腹大，易守難逃，還不怕老鼠打洞鑽地走了。

他帶上手套，在一批穀物飼料中，加入了一點秀蘭阿公那裡拿來補氣及抗瘍的藥材，是給小鼠吃的，又在另一批飼料裡，加進黃魚碎粒和肉塊，是給隔區裡的懷孕及哺乳母鼠的。在精心照料和繁殖下，鼠量倍數成長，再不久，若養滿了一石窟，那就是上千隻的鼠，該有多值錢，簡直就是金窟！傳說裡的十八石窟金銀，頂多也就是這樣了！

他爬到泉邊取水，暑熱無雨，泉流涓滴，叫人等得不耐煩，以後老鼠養多了，必須再找別處開源。他現在是以獵戶的角色入山捕鼠、販售老鼠尾，無傷大雅，萬不能被查到從事山林農牧的真實身分，不能被發現養老鼠。他若總提水桶走遠路，早晚得遇到人，被查覺異樣。

滅鼠是軍令，在戰地違反軍令的下場，叫人發悚，是想都不敢想的。只盼夏秋之交時，天候不穩，能來上幾場即時雨，補補泉源。

最近村裡和田邊的鼠，都被捕得差不多了，老鼠尾價格隱隱有抬升的跡象。軍隊已經學會轉嫁了，軍服洗衣店，菜販，冰廠，想做兵仔生意，出貨都要搭配一定份額的老鼠尾，所以採購老鼠尾的主力，反而是各色民間店家。

他抑制不住興奮和得意，在鼠群叫聲中飄飄然的想像，接下來節令正逢秋收麥子和中秋節，大家都忙，必定沒空捕鼠，價格還會再升。再接著是冬節和春節大節，軍民都忙。只要順勢控住出貨量，一定還會續漲，一條要賣到二條價，指日可待。

不過，這得好好考慮，不可躁進，老鼠尾價漲太高，引來競爭者投入，壞了獨門生意，或是引來嫉妒者的注意探究，會是大麻煩。

現在老鼠尾漲了一陣子，就聽說有人開玩笑，想申請出入境証，乾脆到台灣去買老鼠尾回來自用兼轉賣。但是，到台灣得搭船，去回要在海上昏天暗地的暈吐二天，且出門在外，樣樣得花錢，都是成本，不是長久生意，只會整垮自己。就算真有採用這種作法的對手，也不足為懼。

他不擔心有人也跟著大規模的偷養老鼠，各村指導員嚴格得很，哪家都不敢冒進。老鼠會叫，養多一定被發現，被抓到，就準備關到死。

太武山下金剛寺的尼姑，老鼠天天來咬米袋，抓到了，看著恨得要命，卻不敢殺生，又不想放它回山野間逍遙。無奈下，只好不死不活的關著養。

抓多了，關在一起，怕生出小老鼠，只得再買新籠子隔開來。每隻老鼠最後都被尼姑養到瘦得只剩一把骨頭，像幼鼠一般大小，幸好上繳老鼠尾的命令即時發布。

立即有人上門來，上了一柱香後，眨著眼對尼姑說，「我想認養老鼠。」

尼姑感動的說，「好，好，好，上天有好生之德。」

這交老鼠尾的命令，真是救命符。她趕緊送走了頭痛的老鼠，但是要求留下老鼠籠。她不相信，老鼠會因為人們做了件事，從此絕跡。老鼠籠是為數不多的香油錢換來的，得留著用。

他東想西想一陣後，在心裡細細精算起成本，發現，就算老鼠尾價格崩跌，他也不怕，

總之自己養的，成本好控制。如果跌到買不起飼料了，就學尼姑，餵些不用錢的草根樹皮，不死不活的養。

他安心的躺在微溫大石上，閒適的晒著暮夏的金色陽光，吹著帶松香的爽適涼風。這麼志得意滿、春風不盡的時刻，他多想有個人，可以講講心中的無限得意事。

這大好事業，唯一可惜的，是不能讓任何人知情，不能共享。

他想起浦邊聽他講石頭精故事的可愛女子。

他和妹妹從小孤苦伶仃，就像一片剛被強風刮下的冬葉，在村子間遊來盪去，任惡劣的環境決定去向。村裡有人同情他們兄妹，不時送點東西給他們，也有人告訴他們如何解決困難、該怎麼活下去。但從沒有人像女子一樣，不帶任何同情悲憫，只真心的聽他說話，看著他的眼睛，眼裡還閃著新奇和喜悅的光采。

即使後來被她家人賣了兵，他還是信她。第一次相遇的笑臉，眼神，都是真誠的，他看得出來。同行上山的笑談，至今還是那麼清晰，從來不曾動搖過。不曉得她在廈門，曾不曾含羞的向親友探問起他這個故人。

二岸之間，火炮打過來、鋼彈射回去，就像火藥和鋼鐵都不要錢似的。即使他認識海崖上的所有漁夫，也找不到人去向對岸探聽一個嫁到廈門的浦邊女子，那是匪諜才在做的事。涪島和廈門，近在咫尺，想得知彼此的消息，卻難如登天。

十五、海礁上的人魚

自從腰治有清楚的記憶起，海邊就是管制區。和對岸一樣，天天看著，離她很近，卻不能自由出入探索。海和對岸，都是熟悉無比，卻又陌生難近的世界。

蟬聲高高響起，腰治不再進學校以後，她逐一接手母親的許多工作，很重要的一項，就是採螺。

埔城下的海灣，是村人取之不盡、賴以為生的食倉。男人出海捕魚，女人守護家庭，也在海岸邊採集食物。

每當候鳥一身灰撲撲的出現在浯島上空，總引得大海變臉，怒目張狂，化身為剝奪一切的修羅惡剎。他陰沉不快，揮著寒冽的東北風刮過來掃過去，鼓著灰糟糟的海水，直捲入灣，浪高衝天，水珠潑濺如簾，水霧凍徹入腑。

而當候鳥脫了灰褐毛，各自換上五顏六色，亮澤美麗的繁殖羽，又再度飛回浯島時，海洋就恢復平靜的藍綠，碧波萬頃，波面如貓兒舒背般，溫順的拱起伏下，浪花像小舌，好奇探向花崗礁石，將茸茸的紫菜、赤菜，一一舔舐得濕潤飽滿，如厚厚的絲絨。

月盈時，長浪如鞭，直侵岸沙，托起海芙蓉的黃花，在水上漂盪一會，再深深的回捲到最遠的巨礁。浸飽了水的沙灘，像剛打磨的銀器一樣，在月光下鏗亮。海流環著礁岩進退，浪聲一下遠，一下近，令人暈眩。月圓日的大潮長浪，還會誘出深藏的螺貝。

腰治以前就跟過阿孃，和村裡的婦人一同趕海，她對這工作一點也不陌生。

天還黑時，就著瑩白月色，村裡婦人已經提著籃子，一行人都是相同的黑半袖上衣黑半褲，包灰黑頭巾，像一串脫了線的黑珠子，一顆顆，先先後後，滾到了海緣，來到巨石邊。

被夜色染黑的巨石，在月光下，冷峻的閃著銀色線光，威嚴的為海與陸劃界。

她穿薄膠鞋，將籃推掛上肩，爬上巨石。明月冷白，光線不足以照明趕海的路，穿透薄膠鞋傳來的足底感受，成了黑暗世界的另一雙眼。從凹凸不平中，她能分辨出是踩在石頭皮上的不平，或是沙丘的起伏。腳掌隨著坡面，變化傾斜出角度。

她在黑暗中辨識該趨或該避的方向，疾快的爬上石坡頂，又迅速踏滑到坡底。她知道，接下來，雙腳該踏上柔軟的，乾燥的，被風吹到岩邊的細粉砂。

如果沒有穿膠鞋，就會感受到砂粉竄入腳指縫，微微的癢、微微的麻刺，總引得她想發笑，忍不住彎曲了腳趾，往沙地更用力的鑽探。往低處再走一小段，沙粒會變得黏滯，像海綿般，有海流退後留下的空隙。踩過，腳掌便重重的塌陷。

近海了，風也是不一樣的，大膽撲面，潮鹹濃重。

海水漫上腳掌，灌入薄膠鞋裡，再嘩啦啦淹到腿肚，等蓋過了膝蓋，爬上捲起褲管的大腿根，踩過鐵樹，堅硬崗石又重新冒出，她就到達了目的地，苦父灣外的礁石群。這時，天色仍墨。

她看了看邊上欲墜未墜的圓月，若再慢點出發，潮會退得更低，不用浸得半身濕，但礁石恐怕就要被人佔走了。

海上的大塊礁岩，都是大戶人家的私人漁場，大多從明朝起就是人家的嫁妝或遺產了。只有剩下的小礁石，大多數時候沉浸在海中，配合潮汐，如望日大潮時，才露出來，那些是沒有產權的，可以自由摘取海藻海螺，誰先到、誰先佔。

苦父灣邊的蝙蝠穴是極有名的，穴口往外，吐出大大小小的礁岩，就像蝙蝠張翼欲飛，捕食前方的大小昆蟲。田蚵礁是其中無主礁石裡，最大的一塊。形長窄，為蝙蝠穴攔住第一道潮。田蚵礁上的赤菜和紫菜柔軟綿密，像一塊長毛毯，海螺多又肥大。

但這些無主的礁石，得配合潮汐才現身，她還必須在天亮前，踩上礁，佔住領地，直到天邊出了青色，才開始工作。

她爬上礁頂，放下籃子，溼濕的下身使她顫抖。她環抱雙手，伸長腿坐著，等著天色變化。

銀月沉沉，旭日未升，但是暗紫天幕已經拉起，青藍的海平線出現了。慢慢的，大半的靛紫都轉成青藍，白紗薄霧，籠住墨灰的海，遠望過去，像演皮影戲一樣，每個黑礁頂上，各坐著一個黑色的女人剪影，就像傳說中，漁船在海上看到的人魚。

她們是剛佔到領地的人魚公主，等候天明，就要向領地索取貢品。

等天色亮到人魚們能分辨彼此身影，才能揭曉田蚵礁今日的領主，竟是腰治。

「腰治，今天真早。怎麼不見你阿孃來？」招蘭硬聲硬氣，氣呼呼的明知故問。

招蘭意外的起晚了，此刻還嘩啦啦的海水裡踩潦，為著佔不到礁石而懊惱氣悶。四下環看，每塊礁都有了主人，又愕然發現最搶手的田蚵礁，竟是個新主。腰治正如女王般

的坐在頂上，第一次趕海，就來勢洶洶，招蘭為日後多了一個爭奪強手而不安。

招蘭是嬸仔家的女兒，她阿爸幾年前到小呂宋去，就再沒消息。聽說，是被被人販賣到馬來山上拖木柴了。可是嬸仔托人查探了大半年，也沒有結果，就只能當人沒了。

幸好招蘭還有二個哥哥，甲乙和丙丁，長得整齊成材。三年前的中元節，被選上到後浦城隍廟幫忙，是很大的面子，一家人拿這事在鄉裡招搖了好幾天。

城隍廟前紮了戲台，鑼鼓匡榔匡榔的敲，鎖呐嗚嚕嚕的響，台上的目蓮，臉上塗得厚白，眼尾畫得紅紅的斜拋。正涉險要下地獄去救母，哀淒孤勇，孝義雙全。

這二天烘烘的熱，一絲風也沒有，天湛藍湛藍的，沒有一絲雲氣。

「空氣像一吹，就要點起火一樣熱。」甲乙扯開胸口，搧風進身體。

「都入夜了，我們在水邊，還這麼熱，如在屋子裡，不知要懊熱成什麼樣。」丙丁慶幸這一夜負責守王船，城隍廟剛剛才用好幾輛輪車共同頂著，推送到海邊來，船身綁得堅實，船底是真木板，船身糊的、是塗過桐油防水的厚紙皮，戳打都不容易破。

「嘖嘖，比咱家那小舢板結實豪氣得多了，下海當真船漂上七八天，恐怕都沒問題。」這王船是有史以來造得最大最華美的，傍晚時，二人花了許多時間，把船上每盞燈籠都點上，輝煌得令人讚歎。

王船豪華得像座皇宮，甲乙和丙丁打算夜裡就在船上睡。

戲一開台，原本看王船的人都湧回廟前看戲去了，二人登上王船，遙遙聽著風送來的戲詞，廟祝又送來酒菜，三人暈晃晃的對著喝。

「我先回去廟裡，事多。你們別醉了，還要守船。」廟祝眼前有點搖晃，臉紅紅脹脹的，他大著舌頭吩咐二人。

「放心，這是城隍的王船，誰敢動它。」二人哈哈的取笑著廟祝的酒量。

當廟祝回到廟裡，目蓮正搖晃起佛祖給的錫杖，鏗鏘鏘鏘地撞向地獄大門，觀眾吊著心，緊盯舞台，擔心著地獄就要開門時，真實世界裡也突然狂風大作，浪拍千尺。

觀眾驚聲大喊「顯靈了。」

黑浪鼓漲上岸，王船被海水捲起來，拋得跟戲台一樣高，甲乙和丙丁還在船裡喝酒，以為自己也醉得暈頭轉向，分不清天地。

舞台上，大風吹向目蓮的眼鼻喉肺，卡住他拔高的唱腔。大風也颳走了目蓮勇闖地府的無畏精神，他不知所措，抱著臺柱，無處躲藏。黑浪夾著黑雨，殺氣騰騰，廟前臺下，淹淹漫漫，觀眾抱頭逃竄，或摔進水裡，或厲聲叫喊。

王船上的燈籠劇烈擺晃，顛倒掉落，浪頂上的王船冒出金橘的火焰，很快的熊熊燃燒，大小金蛇在波浪上如妖狂舞。

一波巨浪襲來，再一波巨浪，浪舌捲進戲台下，把戲班的家當衣箱，都撈出來，和王船一起粉碎，吞嚥入腹。

奇異的是，大風大雨惡夢似的狂颳一夜，第二天又是風平浪靜，大海平波如鏡，天空湛藍似水。若不是一地瘡痍，四處哀嚎哭聲，人們會懷疑，昨夜的天地不仁是真是假，不是自己的幻想？

甲乙和丙丁被退浪捲走，二日後，完整屍身伴著王船的殘殼，竟又浮海而回。

「他們是被佛祖叫去的。」廟裡發爐，廟祝按著神諭說。

一定是的，這波詭異的大風，吹走那麼多在海上的男人，打碎了無數舟船，別說在船上的人回不來，就連當時在海邊綁網的，也不知所踪。只有王船上的甲乙和丙丁得見屍首，所以鄉裡特別在西勢邊的榕樹下，為二人開了風水埋葬。他們是被佛祖看上的人，佛祖給了安排。

舉島盡知，埔城有一家兄弟，得了神明的欽點眷顧。從此，招蘭和嬸仔，雖是孤女寡母，在鄉中也有了地位，誰都不敢惹招蘭。若有人和她同時到達礁底，對方多半會讓著她，因此，十日裡，總有五六天，田畝礁都是招蘭佔住的。

招蘭和嬸仔，都叫阿孃是怪癖啞口婆的人。

「早。」腰治只應付性的簡回招蘭，她的語氣和將盡的月光一樣涼薄，她像王者一樣昂著下巴，垂眼皮，用螺鏟鐵棒當權杖，敲了敲礁石，驕傲的標示領地，看招蘭垂頭喪氣的繼續潦著水找礁岩。

螺貝在她的礁岩上，以最甜美的姿勢，伸出誘人的，肥厚的、美味的舐舌。像跳舞滑步一樣，緩緩移動。一但牠爬上這座岩，便屬於這座岩，屬於佔據這座岩的女王。

這規矩天經地義，誰也打不破。

待第一絲光芒沿著海面漫開，破開青藍天幕，海面波光閃耀，礁石群上的黑色人魚，便彎身下躍，齊一的鑽入巨石縫中。只剩鹹溼黏的海風及潮水，在岩邊穿梭。

礁邊的人魚像似永遠不會疲累一般，她們彎著柔韌的腰肢，撿拾珠螺、苦螺等各種螺類。如果最後，籃子還剩有空座，她們就舉起細長鐵鏟，把緊緊吸附岩壁的鋼盔螺也敲挖下來。她們也用扁戳刀，刮下石皮上所有的石花菜、紫菜，或赤菜。

腰治攀上岩石突出的畸角，屈腳指、勾扣住凹處，伸臂入洞，用長鉤撈出難及的大螺。她一身筋骨柔軟強韌，動作俐落，是下海者最好的形格。旁邊的婦人瞥見了，嘴上讚美，心裡嫉羨。啞口婆好命，竟給她生了能幹的女兒。

但也可惜了這麼個好女兒，啞口婆是作不了主的人。婦人想，若能為腰治牽門好親事，自己也得了人脈，跟好人家牽上關係，倒是筆好買賣。婦人心頭一亮，很快在心裡開啟了新主意，搜尋著各種可能。

腰治利用天時，佔了地利，不多時籃子就滿了。甚至，還撿了許多跟掌心一樣大的虎螺。若交給姆仔去市場賣，賣一籃虎螺得的錢，能抵上幫兵仔洗一個月的衣服。海螺在離岸近的礁岩不常見，必須是大潮的日子，潮退得遠，踩特定的海路，走入及胸的海水，才能到達遠礁，是平日得浮小舢板才到得了的地方。還要憋氣、沉身下水，睜著眼在礁盤底找，才摸得到。聽說氣夠長的，一次潛下去，能撿小半籃起來。

她用水盆練習憋氣，當她每次憋氣都遠遠贏過秀蘭後，就央求阿爸，帶她上舢板撿虎螺，阿爸不以為然的搖頭，「不是只要憋氣入水那麼容易，你辦不到的。」

阿爸做了鐵錨下墜的動作，「能游能浮都簡單，要像鉛塊一樣直直沉下去，身貼著海底移動，才是難。」

阿爸當然有能力到海中去撈虎螺，價格也不壞。但萬事有序，人分男女、力分大小、工作分高低。正經漁夫看不起無聲無息，不費力的撿螺工作，那是女人家的活。就像正經農人，只能種硬氣的五穀雜糧，養花蒔草是軟趴趴不用幹正事的風雅文人才做的。身為正經的漁夫，只有鱗片閃著各色光彩，眼珠子水汪汪的鮮魚，和那些會彎擺彈跳、能生猛抗拒的漁獲，才是值得他們該勇敢面對，使勁捕撈的對象。

趕海，得和日光比快，婦人撿螺十分專心，伴著她們的，只有在岩縫進出的淙淙流水，以及潮浪交會時的濤聲。一座座的礁岩，相隔不遠也不近，偶爾用視線餘光，瞄見旁邊石隙間，有高低移動的身影時，才交換二句。

天亮起來的速度很快，霧變薄了，像炊火將盡的餘煙，這時能看見出海的船在變得灰綠的海上漂著，礁岩上的黑剪影，貼著岩迅速的移動身子，往每條岩縫鑽去，掏出扁鏟，鐵勾，明天，這座礁岩可能就屬於另一個女王，她得趁今天，將石頭皮上的各種寶物都搜集起來，紫菜，鋼盔螺，還有長得像鹿角的赤菜，一樣不落。

等到太陽咬進黑衣裡，晒得項背發疼，波光閃得眼睜不開時，婦人們才直起身，一排行雁似的，疏落有致，各提著沉籃回家。

「腰治，好走了。」姆仔招呼她，能佔到田蚵礁的，一般都能很快就能施施然的收工離去，腰治卻還伏著身在礁底鑽。

有些佔不到好礁石的婦人，會趁此刻便移到騰空出來的富礁上，再補些螺貝。

腰治的籃子雖然早就滿了，但她經驗不足又心急，一開始不懂得挑，大小都放進籃裡，

隨著潮水退去，更大的螺貝出現，籃子卻裝不下了，她索性全數倒在岩上，丟了小的，只挑大的放進去。她抗著烈日，繼續尋找大螺和肥厚的紫菜。沒多久，籃子又滿了，腰治心滿意足的上岸。

此時，天空已藍得透徹，綠樹下，村幹事大為騎著新單車，帶著一番新氣象要去高埔村上班。

他來到苦父灣邊，遠方上高埔村的陡坡，正令他苦惱。

他猶豫，若直接認輸放棄，下車牽著走上坡，感覺太軟弱太窩囊。當然，他也可以充滿英雄氣慨的奮力一搏，拚上去，但若只騎一半，就上不去了，再下車用牽的，那時場面將更是不堪，不僅一頭汗，失去騎新車的優雅從容，還會顯出缺乏自知之明的愚蠢。

衛兵都是認得他的，都讚美他的文雅風度，他想維持形象。

為難間，正好看見旁邊從沙灘邊要上大路來的腰治，她濕淋淋的，一身黑衣貼黏著身體，站在藍天下的白沙上，手上提著沉重的大籃，濕黏的衣服下，現出修長健美的體型。她細細的腰，在海邊彎曲扭擺著工作時，該有多柔軟強韌，他想像著，大概就像最強壯、最靈敏的海蛇一樣。

苦父灣的海灘十分特別，沙灘平坦，外有黑礁石如群島般維護著。起風時，一陣一陣掀翻海沙，把最乾淨細白的輕沙，散灑空中，遠望如霧紗籠罩。風息時，細沙落下，安靜的鋪在海岸上，任海波軟軟的在上方盪晃。沙灘和盡處的陸地，有一段明顯的落差，約半人高。要下海簡單，一跳就行，而當趕海婦人再提著滿裝海螺的滴水籃子回來，想攀爬上

這半人的高度，就變得困難了。

腰治先將籃子放上馬路，打算用雙臂扶地，抬一隻腿讓半身上岸，再讓另半身也隨著翻爬上來。

對大為把握機會伸出的雙手，腰治很詫異，但想了一下，便將手遞給他，讓他拉著上岸。他驚訝的發現，健實的腰治，雙手卻是如此柔軟而富彈性。

「載你？」他裝得瀟灑的問，心裡其實忐忑著，腰治要是真答應了，他等下要怎麼面對騎不上坡的窘境。

幸好腰治搖了頭。他高興而輕快的幫她提起重籃，放在腳踏車的後座上，牽著腳踏車和她一起走。腰治也開心的笑著，包頭巾下的臉蛋紅撲撲的。

「你騎騎看？」他再問，腰治又搖頭，她沒騎過，怕在車上露出笨拙可笑模樣。

「別怕，我扶你。」他看著她說。她看著腳踏車猶豫，他停下腳步，拍了拍椅墊，扶穩車，叫她坐上去。

維持平衡的感覺太新奇了，腰治興奮得心臟砰砰跳，大為半跑半走，幫她扶著車和後方籃子，她不害怕，但也不敢用力踏踩。將近陡坡時，大為才讓她停下來，她不累，卻呼呼的喘著氣。他伸手握住車把，也握住了她的手，大為握著她的手熱得發燙，她握著車把的手在沁汗。

她突然起念，想看清他的樣子，才一抬眼皮，又怯懦了，軟弱的垂下眼，側轉了臉，低頭看向路面。她不敢看他，他正好無顧忌的，仔細的看著腰治，完整清晰的記住她的樣

子。

二人都說不出話。因為太多紛雜的想法及感受，令腦子像一匹失了方向的馬，不知該選哪一邊，才是出路。

這條路太短，太快就到了。二人相對著道別，卻不敢光明正大的互看，只裝作平常無事的分二邊走開。

腰治回到家，婦人們已各自坐在屋簷下，當著涼風，趁著光，逐一的用小鐵鎚敲碎螺殼。腰治彎腰將一個粗石礎滾到門口，又拿了個木板凳坐下。左手捏著螺，右手拿著鐵鎚，一下敲碎一個螺殼。

婦人生來就是集體的生物，不管做什麼事，只要能湊在一起，聊上幾句，共同聽些秘事，說二句無濟於事的評語，證明自己不是被排擠的那個，就能令她們心安。即使是敲螺殼這樣個別作為的事；即使在一起，免不了會夾酸帶醋的私下比較，心憂不快；即使所談事不關己，但她們還是努力的爬上社會網絡，就算只是穩固的掛在網的邊緣上。

婦人的社會網有精巧的結構，依個人天生條件，每天的活動進展，親友的本事，當日言談表現，隨時調整每人在社會網中的位置。這關係從不用明說，可是每個人都清楚彼此的社會地位。

嬌仔看著腰治，樣貌端正，還有二個弟弟，難得的帶男的命。雖曾在村民大會中，突兀的唱過國歌，可能和啞口母一樣，有著不解事及不融入缺陷，但是唱國歌這項，畢竟只有她和才子做得到，是不好，但也算不上太壞。後來村指導員又叫她讀遺囑，顯示了對她

功能的側目。還有、她背後有個賣老鼠尾、會賺又左右逢源的舅舅，屬於有本事的家庭。如今，第一趟趕海，她就佔了田畝礁，且收穫頗豐。她在石礎邊，將螺依大小分成三籃，最小顆粒的那籃，也比得上成熟婦人籃裡的大螺了。

無疑的，腰治今日高升進社會網中的核心圈，是匹千里馬。

婦人們心猿意馬，不太用心的敲螺殼。這些婦人的特質十分矛盾，她們對於鄰里、親戚的風吹草動和細微變化，具有堪比緝毒警犬般的高敏銳度，並且能快速演繹，推測出成因及未來發展；而她們對待工作和家務，卻大多是潦草的。她們從不期待自己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只貪求快點結束。

在特質的發揮下，她們手中的螺貝，就是淒慘的受害者。每次落鎚的位置和輕重，都沒有規律，有時螺口，有時螺腰。第一次落鎚若太輕，殼不碎，就再重補一擊，以至於最後螺肉上經常沾附碎殼，甚至螺肉也被打得零碎模糊。

腰治也想快點結束，但是她採用了和年長婦人們不同的方式。先試驗幾次，找出能一擊而中的規則，之後每個螺都看準了位置，根據大小、拿捏下手力道之後，才下鎚。

圓滾滾的螺，落到她手裡，一顆顆像貼了符咒一樣安份。左手捏住螺尾，右手舉鎚往殼口輕敲，一上一下，敲頭去尾，入碗，手勢秀氣得像先生在彈中山琴。敲出來的螺，顆顆乾淨整齊，簡直像藝品。

腰治的表現，提供了婦人展現另一層次特質的機會。

「哎呀，真是好手勢。」嬸仔看了，像發現新世界，出聲驚呼。

「力道節制得真好，大螺小螺，一下就碎，裂口齊齊的，簡直像刀切過。」另一婦人應聲。

「通村女孩，大概就屬她最靈巧，做事最俐落。」嬸仔含笑，趕緊出聲說。親族裡，有這麼個伶俐的女孩，叫人嫉妒又驕傲。她向來不靈光，凡事都被搶快的秀治阿嬤作主。此刻心裡像卻像點了燈，一下明亮起來。她想，腰治要嫁那些大戶人家，大概是沒機會的，但只要能嫁進大姓大族，也是不錯的。進了大鄉，她的招蘭，作為宗姐，逢年過節吃頭作忌，都是見世面的好機會。她有自知，她想得到的方法，別人也一定想得到。很快會有人來幫腰治談親，她在心底過了一遍村人名單，心裡篤定，依關係依家庭條件，由自己這嬸仔，來幫腰治談親事是最合適的，誰也不該跟她搶。

又一個婦人看著自己籃裡的工作，又比較腰治的成果。讚嘆道，「看這才幾下功夫，腰治就已敲好了尖尖一碗公。」

「誰讓你愛說話，做一下說二句，人家嘴閉得像菱角一樣，就快。」嬸仔說，腰治的婚姻若是筆好買賣，今天起，她就要當這筆資產的守護者，讓每個人，都看出她是作主作決定的人。

成熟婦人們湊在一起，不論手下是正在補網或處理魚蝦蟹貝，臉不抬，眼不轉，口裡也不停歇，所有親戚友人的家務婚姻，都在這裡交流。

「不知道誰家好運，能娶走這個巧女孩。」婦人們依舊聊著，有意無意的，把話題轉到婚嫁上。這些足不出村的女子們，一輩子都在埔城裡，接受保護及禁錮。以前，是傳統

和文化圈著她們，現在則多了軍方，對象是所有人。幸福太過遙遠，她們難以理解。但好不好過，能不能衣食無憂，是纏繞一生，明確真切而艱難的追求。出生的環境既定，只能靠婚姻改轉下一個環境。小時候玩扮家家酒，把自己想扮演的角色，想過的人生，安排給不同的娃娃。長大後則改成使用語言，將自己的每個渴望，分配給身邊有可能完成的人。腰治的出現，又活絡了她們的心思。

一個女孩，成為話題，後來接續的，必定是婚姻情事的議論。腰治不安的回想今天早上的單車之行，她是離海的最後一個人，覺得應該不存在見證者，但是她還是心虛，把婦人間的談論和早上的事聯想在一起。沒哪件事是萬全的，如果晚到的招蘭慢走，就落在她後方，就看盡了一切。

腰治的擔心，無關行為對錯，她不願和大為的私語，被無關者拿來取笑，也不願自己的柔軟及情感，被他人知曉，引來軟弱或缺陷的聯想，使好事者挖掘利用，廣泛的用於日後各種言行的解釋。她希望自己在群體中，無聲無息的過日子。可是又不希望自己也像阿孃那樣，武裝得油鹽不進，卻招來風浪。

她明白自己已經進入到該被談這些話題的年紀，但是婦人們的語氣總是曖昧不明，表情喜嗔難辨，話語又是半掩半露。交談的情境和內容，都令初長成的腰治尷尬，不知如何應對。她刻意盯緊了眼前的螺，不讓自己有一絲閃神。

即使她專注眼前，腦子還是不由自主的，閃過一幀幀的畫面，每個問候的笑臉、每對凝視過她的眼睛，很快畫面停在一隻手掌上，那手掌熱呼呼的貼上她的心，她莫名起了

慌亂，胸口也熱騰騰的，難以安坐。

她拉直背，又覺得脖子好像太僵了，只好垂下二條辮子，擋著愈來愈熱的臉。她希望下一個話題趕快出現，讓前個話題像傍晚海上來的輕風，不留痕的過去。只是，她的臉，像海岬邊被晒了一天的礁岩一樣，就算輕風拂過，還是辣辣的燒著。

「幸好沒像了啞口婆那性子，難為她一個好女孩，小小的年紀，要頂一個家。」有個婦人不經意的說溜了嘴。嬸仔警覺的看向腰治。腰治仍低頭做事，她的螺殼都處理好了，正拿棕刷，將短石柱上的和地上的碎殼積掃成堆，日後燒成灰，再用石輪壓得碎碎的，灑在田邊，或混進土裡，菜長得好，地瓜不怕蟲蛀。如灑在牆外四週，不易生雜草，蛇也少來。

腰治神色沒多大變化，但整個人明顯降了溫，散著寒氣。

嬸仔猜不透腰治聽見了沒，腰治是她新發現的寶貝，她得好好看著，把腰治當資產維護著。藉由腰治，幫她的招蘭脫出這個窮苦軍城的想法，成了心裡那束微弱的火苗，就等著加薪添火，馬上要普照大地了。

嬸仔轉著腦子，腰治出現了，那腰治的對象該是誰呢？生平，她第一次對自己有信心，認為自己得了好招數，但也就在腦子開光的同時，第一次為自己見識的貧乏而覺得苦惱。她自己就是跨不出這座城的人，要去哪認識個大姓大戶人家，把她和自己給介紹進去呢？她想到了大為，那是她認識的人裡，少數屬於不同階層，做不同工作的。婚禮的賀詞中，常聽人說琴瑟和鳴，不就是腰治和大為一起唱國歌的樣子嗎。

嬭仔抬頭看看天光，又轉頭去對旁人笑了笑，說，「日時差不多了，該去煮糜了。」說完，直起腰，伸手到後背勉強撻了幾下，也收拾起螺殼碎屑。

腰治猜不到嬭仔的打算。只想著，待將敲去半殼的螺加點辛香料炒一炒，就是一道美味的家常菜，如能再煎二條海鹽乾煎雜魚，配地瓜籤糜吃，這頓飯的滋味便能豐美。

腰治的籃底，還還堆著許多虎螺，每一顆都足有拳頭大小，她想請姆仔代賣。

許多天未亮時蹲在礁石上的人魚，在天亮後，就帶著魚貝青菜，改去市場外蹲著擺攤。擺攤的多半是老婦，但聽說，別村也有派未出閣的女孩去擺攤的，更容易勸服兵仔前來採買，兵仔總是嘻嘻笑著，跟女孩討價還價的要更多老鼠尾，他們喜歡這麼做，因為要求不合理，能就有更多機會和女孩一來一往的說話。埔城地偏，到市場路遠不便，且年輕女孩留家裡，能做更多勞務，比走半天路去蹲市場划算。

她洗淨手，回房，從黑黑的床底下，摸出了二個窄口寬肚陶罐，回到門外，先在底下灑了一層粗粒海鹽。這批海鹽結晶粗大漂亮，有的甚至晶透如金龜山的水晶，她挑了幾顆，另放置一旁的板凳上看著，捨不得放進罐裡。

她先在罐底，密密鋪上一層白雪般的粗鹽，再放進一層齊齊排好的螺，大肚朝下，尖尾朝上。再灑一層鹽，反向放上一層螺。一層層的疊到罐頂，在罐口壓了厚鹽，厚得不見潮氣，最後用油紙細繩封住。

等這一大罐生海螺做成醃螺後，挑出螺肉，大概只能得到一小罐掌高的醃螺肉。醃螺肉極鹹，配地瓜籤糜吃，卻十分甘美，一罐足夠家人吃上半個月。鹽放得夠多，存放一整

年也不會壞。講究點的，拌入蔥蒜辣椒和糖醋，豐富口感，更是好吃。

即使阿孃不說話，但關心和溫暖都還在，腰治暗暗決定，她一定要把一家人的日子過好，過得比取笑阿孃的那些人都好，總有一天會改變的。

十六、春牛圖

秀蘭阿公得了孫子，欣喜的發送滿月油飯，甚至連埔城裡的軍營裡也分送，這是過去從沒有過的。這些和家人分別多年，孤獨來到浯島的兵仔，突然覺得像被當成親人般對待，覺得溫馨，也很開心。為此，連長還親自帶禮物，上秀蘭家去恭賀。

老士官長和秀蘭阿公更是親近，腰治從窗裡往外看，經常看到二人在城牆遠處交談。她長大了，已經不好意思再進去老士官長的值班室，只偶爾去埕邊看看小朱。笨狗不見以後，隔年小朱再生了小狗，老士官長又抱起一隻，問她「再養？」

她搖頭，再養也不會是笨狗，而且，她怕極了又一次失去的痛苦。這二年，小朱都沒生小狗，老士官長摸著小朱的頭，說「老狗了，生不出來了。」

不只小朱，一切都在改變。

這一年開春後，老士官長性子還是急，但是不罵人了，臉上放著光采，還像變得孩子氣了點。他的褲腰皮夾裡，放著一張從大山海印寺裡求來的春牛圖，不時掏出來，一張紙一看大半天，有時看著笑，有時看著看著，就嘆了氣，甚至還紅了眼眶，表情的跌宕起伏，豐富得就跟婦人們看戲時一樣。

老士官長變了，腰治想，他床上不知是不是還一樣放著綁繩藥包，那藥包不知哪來的。在值班室裡從沒見過他煎中藥吃，也沒見打開過，但是久了就會換新，腰治沒想到，多年後，她還會想起那藥包，而且起了興趣，還想知道那藥包究竟有什麼作用。

冬節前二天的深夜，碰碰的敲門聲，撞進了向來寧靜只聞海濤及遠近砲聲的村夜。

腰治和弟弟都被叫醒，村指導員陰沉沉的拿著手電筒，站在床邊，往她的臉上照，光線亮得她睜不開眼。村指導員旁，及房門外，還站著七八個士兵，二個槓槍，其餘的拿棍，她睜眼，意識朦朧不清的那刻，想到了黑白無常，拘提，陰間和地獄。

阿爸咋咋開了抽屜，找出戶口名簿，在領頭兵的手電筒強光中，顫著手交出去。領頭兵每念一個戶口名簿上的名字，村指導員手電筒的強光就對向那張臉，直直的照上。

腰治手腳冰冷，和家人被勒令擠站在房間一角。領頭對完人名和人頭，退遠手電筒，讓光像環圈一樣，箍住這家人。他對後方人揚起下巴示意，拿槍的兵向前，橫槍守著他們，其他兵有的去打開衣櫃，將棍戳進衣堆裡，猛力翻攪，有的則伸長棍子往床下捅掃。還有一個踢了床邊的木箱，見能輕易移動，對領頭搖搖頭，表示裡面沒有重物、等領頭點頭同意，便離開去翻找屋裡其他地方。

腰治聽見各種碰撞聲音不斷傳來，忽輕忽重，櫃門開了又關，碗筷清脆的撞擊著，阿娘將小弟緊抱在懷裡，把大弟轉向自己，不讓他看向聲響處。

腰治滴下了淚，不敢動手擦。

黑夜，槍、棍、手電筒，軍人，村指導員，她以前都熟悉，都沒太強烈的情感。可是一旦這些東西組合起來，森冷的對著她，卻如此可怖、令她害怕極了。她不知道他們要翻找什麼，覺得家裡不可能有他們要找的，可是卻還是很怕被找到，她吊著心緊張，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心虛，她只望時間飛逝，渴盼這段惶恐驚懼快點結束。

翻箱倒櫃的聲音終於停下，被一串趨近的脚步聲替代，一個兵進來報告沒搜到，其餘人站門外等待撤離命令。

曙光遲遲，半紅半黃的從布簾中透進來。手電筒的圈光漸弱，撤離家人身上，一群人在領頭示意下，轉身走出屋子，一句話都沒說。

村指導員最後才離開，留下一句「沒通知前，都只能待屋裡。」

軍隊的脚步聲離遠，天色已亮，屋外的動靜更是明顯，軍靴橐橐，震地而行。屋外的樹冠，灌木叢都沙沙作響，必是正經歷著戳刺翻攪。還有鏟子在挖掘敲打每一座鬆土堆，發出鏗鏘吭噠的撞擊。

「抓逃兵吧。」阿爸猜測。

夜裡，高埔村的駐軍逃了兵，連夜封島緝捕。

所有村人都禁閉在屋子裡，不得出戶。等挨家挨戶搜查完畢，埔城以內，上天下地全都找遍了，仍沒翻出人來。

很快，全島都發了貼照告示，沒抓到逃兵之前，只能待村裡，都不准離村。村人愕然發現，緝捕的對象，竟然是熟悉的老士官長。

走出家門，村人相見，只互看，驚濤駭浪在心中翻涌，但大家都跟阿孃一樣不開口，不出聲了。人人暗自猜測著老士官長逃兵的動念、去向、和現在何處，卻沒人敢議論，大家都怕透了點什麼訊息，會被懷疑，被抓去偵訊逼供。尤其，逃兵發生在村子裡，大家都覺得，到處有暗眼在監控著，人人都可能是知情人、藏匿者。

戰地逃兵，等同戰前叛逃，是叛國行為，被抓到只有唯一死刑。

在這關緊緊的小島上逃兵，地毯式搜索下，不出三天、都會抓到，要不是自縊在林裡，便是已飲彈自盡多時，屍身都飛繞著綠金蒼蠅。那些逃兵，大多原不是罪大惡極的人。自盡和逃兵，沒人知道哪件事發生在前面。但不管生前死後，沒人敢多談論逃兵一句話，敢稱自己和叛逃的人有往來，就是找死。

因為油飯，因為老鼠尾，因為生意往來，才和暖起來的軍民互動，嘎然而止。高埔村裡有叛逃者，這枷鎖惡狠狠的扣著村。宗祠被軍方挪作福利社用，這日因逃兵事件，福利社不營業。也因逃兵，這年的冬至不能在宗祠集會辦吃頭，村人祭祖時都十分痛心，卻不敢出聲抱怨。

出不了門，鄉老焦慮在廳裡繞行，大口大口的嘆氣，「不上香、不吃頭，我要怎麼去跟祖宗在天之靈講呢？」

第二日，還是沒抓到，連長因為壓力過大，也成了逃兵，當天下午被發現在林間上吊自盡。

冬至這日的東北風兇猛，刮得高埔村脫了層皮。大浪像送禮似的，往苦父灣拋來一具一息僅存的軀體，又長長的退走。軀體面朝下，癱在沙灘上，看得出來是瘦的，只是被海水浸得有點浮脹，生死不明。衛兵緊張的拿刺刀撥動了幾下，沉沉軟軟的海漂軀體沒有反應。

衛兵靠近蹲著，伸手想將他翻身朝上，搜索是否有違禁品或身分證件。才動手，原本

一動不動的軀體突然發出呻吟，嚇得衛兵往後摔坐在地，趕緊用雙手撐地，雙腿在地上蹭倒退，遠離浮體。

碉堡遠遠的從偵測孔裡也看到了，派來了人，隨即，在沙灘附近搜找逃兵的部隊，也跟過來了。七手八腳的，想將這個氣息微弱的人，先捆起來。

「他胸口有東西，先拿出來。」有人喊。海漂身體被翻過來，精瘦的軀幹上，胸腹奇異的鼓漲，一摸，嗦嗦的擦響，剝掉他身上的衣服，只見綁著一層又一層的布條繃帶，繃帶薄而軟，但因纏繞多層，竟厚得像裹木乃伊一樣。

拆開繃帶，是一大包用塑膠袋層層包裹封緊的東西，封包得極好，滴水不進，緊貼著他的胸口。不重，但體積極大，以布條纏繞綁縛胸腹前方，袋裡鼓鼓的空氣，正好有浮身的作用，使他得以在海中體力耗竭時，隨潮汐漂流，撿回一命。

縛緊他的雙手，士兵拍去他臉上的沙，又拿了水來澆，才看清這人，竟是追緝中的老士官長。他長期泡在寒水裡，被沖上岸時氣盡體虛，身上衣服濕冷，被冷風一吹，一張臉發青生紫。在一班士兵的叫喚及拍打下，他像是有了意識，眼仍是睜不開，黑黑的雙唇，顫抖著呻吟出聲，「我回來了，藥也帶回來了。」

大家面面相覷，一時不知如何處理。

老士官長身上的網包被打開，除了藥、新舊藥單和身分證明外，並沒有查到來帶軍防圖或任何軍事機密，連日常軍用品都沒有。

草藥的包裝紙跟秀蘭阿公家的一樣，所以秀蘭阿公也被抓去訊問了。秀蘭阿公急又

恨，指天畫地，說自己只是受老土官長之託，幫他抓藥，沒有其它用意或交流。

這場亂事，都源於開春的那張春牛圖。

開春日，老土官長上海印寺燒香祈福，拿到了新印的春牛圖，汗都來不及擦，便迫不及待的坐在路邊讀。一個還俗的法師，也到海印寺上香，見到老土官長坐在路邊，將春牛圖顛來倒去，一臉焦急和茫然。

還俗法師靠過去，才看一眼，眉心就皺了，「今年不好，諸事要謹慎小心，防患未然啊！」

「怎麼說？」老土官長正愁看不出個眉目，將春牛圖移到二人中間。

法師學他在路邊坐下來，把腳放進在乾涸多時的水溝裡。

法師伸指在圖上虛虛圈點了幾處，愈看、面色愈是憂慮，「哎呀！怎會這樣，這年不好，不僅天下要亂，只怕是要大亂了。」

老土官長不明所以，但胸口咚咚的擂著鼓，呼吸聲也大了起來。

法師指著春牛圖上的牧童，褲管高高束起，「這預示著要犯大水啊！」。

可是牧童腳上，又穿著草鞋。法師搖頭，「來年只怕還要遇旱。」

天上有日，而牧童沒戴帽，這一年將炎熱非常。這樣的天候，易有暴風暴雨，不下雨時，又乾旱異常，難怪會同時有旱澇之象。

法師憂國憂民、哀嘆連連，「唉！是了，難怪會又澇又旱，人民真是苦哇！災荒一來，人民就亂，更慘的是，恐怕還要有兵禍。」。

「怕有兵禍？」老士官長很訝異。

「難道不怕？」法師怪異的看著他，站起來，拍拍青灰袍，邊搖頭邊嘆息的走了。

老士官長混亂的想，又旱又澇，民不聊生，人民又亂，有了反對勢力，政局不安，國軍一定是趁這機會反攻大陸，才會有兵禍的！

他激動得雙手顫抖，以致於多花了點時間才能折好春牛圖，珍重的收進皮夾裡。

他心底的歡喜幾乎掩不住，村人及值勤士兵都看出了變化。不僅如此，他對許多過去不經心的旁事，也變得焦急而熱切。

他開始墾荒地，學涪島農人種番薯，晒乾簽。「這東西好，背上一袋，能吃很多天，長征時能用。」

在路邊，看到種麥的熟識農夫，便主動招呼勉勵，「勤點種，要多存糧，反攻大陸，需要很多糧食的。」

農夫笑著，「哪敢多想存糧啊，顧得了今天飽就好了。再說，能叫對岸停了砲彈、宣傳彈，別讓人半夜起來躲防空洞，我就很謝天謝地了，還敢想反攻大陸那麼遠的事呢。」

他正色，不以為然的對農夫搖頭，按著腰間的皮夾，懇切的說，「今天是這樣，誰又曉得明天呢，天下一亂，一切都會變的。你要聽進去啊！」

他最緊張的，是床上的藥包。涪島自成為戰地，商貨都要經過嚴格審核，各商品不能自由進口，藥材取得愈來愈困難，藥價漲上了天。

上次假日，山外的書店老闆向他抱怨，有一本言情小說，書的封面是男女主角的親吻

畫，被認為是販售色情書刊，因此罰了書店錢，老闆還有了妨害風化的前科。他這輩子沒這麼難堪過，家世代清白，他卻是犯法有前科的人，實在羞對先人。

書店老闆放回家後，開始自清，但凡有親暱圖案封面的，談哲學的論政治的，還有外文的書籍，成摞捆起來，通通收到倉庫裡，「只要我看不懂的，都不賣，萬一裡面再亂寫些什麼不該有的，書店和人都要關了。」

「書那麼多，那麼厚，你只看封面和標題，裡面若偷偷又寫了有礙風化的怎麼辦？」老士官長困惑問。

「不會，我翻了幾本有可能的，激情的內容，早都被兵仔給偷偷割走了。」書店老闆苦著臉，正因如此，精華被偷截走，書都賣不出去了。

風聲簌簌，埔城下風沙飛走，濛濛的罩著大地，模糊了海與陸，埔城恍若雲霧縹緲間的天空之城。老士官長和秀蘭阿公站在城牆邊抽煙，他如珍似寶的拿出皮夾裡中一張已經嚴重破損的藥單，他是因為這張藥單而離家的。

紙上所有折線，都變成了斷點，以致於每次拿出來或移動，都是小心翼翼的。不知道家中老母，這麼多年過去，病況好了？壞了？藥方要怎麼調整？他拿給藥方給秀蘭阿公看，反問病情當如何。

「這配方，主要補身體血份嚴重虧損、濡養臟腑的。服這藥方的病人，得長期調養，顧好身體，別發作。一發作起來嚴重，幾乎無法下床，但料理好了，別太勞累，還是能過日子的。」

這話聽了，像是安撫，又令人寢不安眠，一顆心更是七上八下的吊著。得了一種名稱不明，症狀一堆的病，被判好不了，但暫時死不了，有藥能調養，卻又永遠斷不了根，他不曉得這算是好事還是壞事。

寡母確實是久病了，生他前身體就不好，自生下他後，又有了滴滴答答的下紅症，不是天天有，但是斷不了，經常暈得無法下床。那日，拿了二銀元，叫他拿著去城裡抓藥，豈料城裡正亂，有的藥舖沒開，有開的藥舖胡亂叫價，「打仗呢，各地藥都漲，不信，你去別號問。」他手裡的錢根本買不起。

一陣達達的馬蹄聲傳來，他跟隨著路人推擠奔跑，二隻孔武有力的手掌，握住了他細瘦的臂，藥方還捏在手裡，腦子懵懵懂懂的，沒想明白，就這樣不預期的當上了兵。雖不情願，但真的領到第一份薪餉時，他開心的算，再多領一次，就能買得起藥了。而且戰事紛亂，無論是打勝仗立了功，或打敗仗死了長官，都能有升遷的機會，就能加薪餉。

他勉勵自己，既然逃不了，就好好活著，好好領兵餉，才能買更多的藥。老母的痼疾，必是因為沒錢長期用藥，總是拖到覺得快沒命了，才籌錢去買帖藥吃，暫時壓住了，藥就停掉。如能長期服藥，說不定就能痊癒。

藥價漲得兇，能囤就多囤。

戰情急轉直下，他再沒有任何立功、或因失去長官而升職加薪的機會，而是跟著軍隊轉進，來到浯島堅守。他有了穩定的軍餉，但這裡的藥貴，比女孩更貴。在這裡娶一個女孩，只要六斤豬肉和一雙給岳父的黑皮鞋。許多官兵離了大陸的家，就在這買了豬肉，換

個女孩當家人。

「多划算，女孩怎麼秤，都不只六斤重。」老同袍們請酒時樂呵呵的。

連長喝紅了臉，拍拍老士官長的肩，學著士兵叫他，「老吔，你啊，也打算打算。」

他掂了掂手裡輕飄飄的藥包，要是能買足六斤的藥，拉回老寡母的命一定沒問題的。

買藥可沒買豬肉容易，只有放假日，去到后浦或山外才有中藥店。除了偶爾抽幾根煙，每存夠錢，他就去買一大包藥回來放床頭。藥舖說放久了藥效會減，所以等藥包破了，藥色退了，藥味淡了，他的錢也又存夠了，就再去買一包回來換。他夜夜伴著濃濃藥氣安心入睡，久了，也聞得懂藥草香氣，當不得安寢時，就知道是該再換一包新藥的時刻了。

藥舖老闆讚美他的天份，「咱做藥人，除了懂藥性，學技術，天生懂得摸、懂得聞，才是難得，你是塊好材料。」

城牆上漆著反攻大陸的勝利保證，「火力大、軍品足；警覺高、戰備全」，他深深認同，對抗病症的勝利保證、就是充足完備的藥。

秀蘭阿公的出現，更是意外之喜。不但熟悉藥物，與山外中藥店是親戚，家裡也有基本藥材。不但依藥方，幫他配足了藥，還擬了些日常的涼補材料。等回到圍頭，就給老母好好治一治病根。

他察覺到上天一再給他的各種訊號，更頻繁的拜託相熟的漁夫，代為探問圍頭情況。站在小舢板邊，老士官長把一包煙放到漁夫手裡，又抽出自己口袋裡的煙點了，客氣

的遞上。

「哎！圍頭來的漁夫啊，是有遇到，開著單桅機帆船嘛，可是問來問去，都說沒你要找的人了。」漁夫抽著煙，眼神閃爍，支支吾吾的說「一定是沒人了。你想，咱這砲，都往圍頭打，那裡放著重軍，也是咱火炮打擊重點，想活的人，誰不搬走，把地讓給軍隊好好去布署呢。對面圍頭說找不到人了，很合理的。」

圍頭，是他的家鄉。每回海防射擊，他都全程守著，為每一枚往海上射出去的砲彈畫出彈道。一次瞄準，他的心就一次刀割，鈍痛淌血。他大概是全軍隊裡最矛盾的人了，既盼著反攻大陸，又怕反攻大陸，圍頭必是血戰之所，他無法想像砲彈猛攻圍頭，更無法眼睜睜看著軍隊摧毀家鄉。最好的可能，就是家人早已遠遷他處，可若然如此，等他回去時，又要去哪找回久病的老母親呢？

他看著床頭的藥包，暗暗發愁。

春去秋來，春牛圖預測的大撈大旱，都沒發生，不但如此，還出奇的風調雨順。節氣依序，涼風有信，花期有訊，穩穩查至，一絲不紊。春花辭樹，秋月無邊，一年又將過去，冬節又要來到，他的焦慮節節高升，大陸不亂，反攻無期。

第一波寒徹骨的東北風來，他對著觀測口，看圍頭一帶的漁船在浪中亂晃。小朱溫暖的趴在他的腳邊，沒有抬頭，只轉臉，用烏溜溜的眼珠深深看著他，不知在何時閉上了眼，等他站得腳僵，發現小朱也變冷了。

他關起心房，選擇麻痺，不讓自己心痛。乾冷的寒風吹裂了手背，孤零零的，他把小

朱埋在木麻黃林裡，坐在牠的墳上，直到天暗，東北風颳得整個林子的鬼都啾啾的叫起來。他垂著頭，回到觀測室門口，漁夫已經站在那裡踱步，焦急等他半天了。二人來到埔城邊角，東北風條條吹得漁夫幾乎不能張嘴好好說話。這次的消息不同了，漁夫聳肩，搓著雙手，說，「對面說、找到了你的老寡母，她還待在村裡，病得很久不下床了。」他離家時，老母就病著，如今更嚴重了，畢竟又過去了這麼多年，好好的人，也都要老的。

漁夫說完，啞啞的低頭為自己過去的敷衍道歉，「過去沒有探對人，才會跟你說家人都不在了，真失禮。」老士官長只是僵著臉楞楞的聽著。漁夫看了他一會，見這個過去積極探問的人，如今終於得到了消息、竟沒有任何回應，一時不解，便自己離去了。

這日過後，老士官長面上仍是如常過著日子，可是一顆心，卻慌亂得像被剝了尾的鼠，東奔西撞，寢食難安。老寡母在病痛裡煎熬，只怕沒有多少時日了。

他決心孤注一擲，每日站在埔城北哨，對照農民曆，觀潮測風向。蹲在東哨，看著沙灘上海蛙兵的訓練，估算浮游回圍頭需要的時間。

他密封藥包，用彈性布條牢牢網綁在胸腹前方，算準潮汐的漲退，趁著巡夜時，告訴哨兵，如果岸邊的水鬼黑影，沒有傷人意圖，放他過就是，不要再生枝節。他在海邊繞了一圈，抓準沒人留意的空檔，縱身入海。

在起伏潮浪中，他忍住饑渴寒冷，朝向對岸晦暗不明的光點，不知是漁火、還是燈火，使盡全力猛划，可是沒多久，右小腿就抽筋了，像是水鬼狠狠掐住一樣的痛，痛得他身子像石頭般往下沉。

他噙了幾口苦鹹海水，先學水母漂浮，等能控制呼吸了，再改成站浮姿勢，靠著雙手維持平衡。在波濤中調氣穩息後，他把頭埋入水中，彎曲上身，拉直腿，伸出雙手扳住腳趾。沒氣了，才鬆手探出水面吸幾口氣，又回去重覆拉扳抽筋的腳。

抽筋的小腿舒緩了痛楚，他試著再度撥動手腳，但右腳一有稍大動作，就疼起來，導致身體幾度不能平衡，只得放慢速度。茫茫大海中，他渺如一粟，無論游了多久，都覺得自己只是隨波盪漾，難以前進。每回用盡了力游，波浪一來，就又把牠沖回去。他的手腳都已經麻痺無覺了，只能提起意志，儘管使不上力，即使速度緩慢，無論如何強迫自己機械式的游動，絕不停止。

終於，他離了活島岸邊，可是對岸，他的家鄉看起來那麼近，天清時甚至看得見青山翠林、屋舍人煙，為什麼當他想靠近時，卻遠如天邊，永遠都到不了呢！

他計算過，這日潮退得遠，趁機下海，順著潮，可以省下不少力氣，只要撐著游過中線，配合下一個漲潮，就能再借力游到對岸海邊。或許，運氣好，能遇上夜放的漁船，捎他起來。

游到氣力放盡時，他翻過身來仰漂，胸口綁縛的塑膠藥包，發揮了極大的功用，該是快到海峽中線了吧，海洋中的風浪似乎都停歇了，只輕輕搖晃著，像母親抱著嬰兒的臂彎，他放心的舒展身軀，自在的揮手踢腳。

天上的星斗時而明亮時而撲朔，像母親眨眼似的鼓勵他，又像垂憐般的安慰他，只要經過這一夜，一切都會改變。他辨出了空中獵戶座的三連星腰帶，那是參宿，人生不相見，

動如參與商。他和老母，各據海角一隅，見得到對方的林、看得到對方的山，共同守著這汪海峽，共同看著這片星。二岸近得像划手就能游到，而實際卻可能用盡一生也碰不了頭。他和老母，不該變成了老死不得相見的參宿及商宿。

他貪戀海洋難得的溫存，珍惜用盡體力、極度緊張後的難得的舒緩，以致竟短暫陷入了昏睡，手腳軟軟的下垂，只靠著胸口塑膠袋包裹的浮力撐著。在意識不明之時，像似聽到了老母叫喚，問他藥買回來了嗎。

他驟然清醒，猛噙了一口鹽水，鼻腔酸疼得流了好一陣的淚。

再度舉臂、抬手、踢水，強健的行進。胸口的藥袋扎著他，使他更精神、也使他充滿力量。

規劃中，前半程是最辛苦的，越過中線後，預計後半程，痛苦將會比前段減少許多，不僅可以搭上潮汐助力，且隨時可能會有救命的漁船出現。只要不停歇，就能達成目標。眼前出現了許多起伏的星點，是岸邊的燈火吧，就算是漁船也很好，他狂喜，更奮力的前行，日思夜想的家鄉就在眼前，海岸攀手可及。

就在一切變得順利的時候，突如其來的一波惡浪，拍得他噙失了意識，他懷疑自己是否還活著，在迷茫昏暈之際，他用最後一絲清明，將自己像死魚一樣翻肚朝上，然後，無奈的任畫面在眼前黑去，任身子在海水軟綿綿的下沉。

後來，他有乍現的，倏忽的短時間清醒，也或許只是幻覺。在軍營裡，從沒止息過的鬼壓床傳說也是這樣的，自己覺得是醒著的，能知曉外界，但手腳都失去知覺和控制，連

要睜眼都極為艱難。

他掙扎著，和昏沉對抗。好不容易強睜開眼睛，卻模糊得看不清任何東西，臉上滿滿是水，是眼角不自覺直流的，不盡的眼淚，告訴他身體已經疲累至極了，再不能聽大腦的指示。他很驚訝，不哭也能流這麼多淚。他原以為身心該是一體的，現在才知道、人體受壓迫到極限時，就連身和心，也是能分開的。

如今，身體已經不受他控制，他失去了最堅實的戰友。

模糊的光中，有青綠的林，黃白的沙，花黑的岩，天亮了？是海市蜃樓？還是自己真的被送上了岸？或者，是傳說中的陰間或天堂？他聽到濤濤浪聲，海水在身下忽進忽退，一上一下拱著他，晃得他頭暈極了。他企圖往岸邊移挪一段，離開海水，他不想再被海浪沖回去了。偏偏手腳酸軟得不聽使喚，怎麼也使不上力。他想，無論如何，終於回家了，他又再度昏了過去，這次是安心的。

他躺在微浪的沙灘上，任冰冷的大海水進退沖刷著。

不知過了多久，他又醒了，只是仍沒力氣起身，甚至胸悶，想用力點喘息也做不到。直到手指稍稍能動彈時，聞得人聲。各種不清楚的想法，在腦子裡微弱的亂竄，他不知要怎麼表達，才能讓圍頭人快速的理解他的話，不把他當敵人。

隨著步履聲漸近，從熟悉的重靴踏地，和槍械撞擊聲，他辨出那是軍隊，更急著想出聲，但嗓子被苦鹽水久漬，發不出一點聲音。他想勉強向來人揮手，可是用盡了努力，也只微微的動了動手指尖，連手掌都擺動不了。但至少，他能感覺到肢體酸軟，不再是毫無

知覺。他想，如果能再多給他一點時間休息就好了，等他恢復，就可以好好解釋。

對方加快速度移近，他的心，卻隨著來人的靠近，一路下沉。他無力轉頭，但從眼角餘光，看見了來人軍帽上的太陽徽，是國軍，他相處了一輩子的同袍，他徹底的絕望了。他又流出了淚，是心裡的絕望帶出來的淚。

他是直朝著圍頭前進的，可恨海流惡作劇，不知在何時為他拐了彎，竟將他送回埔城邊的苦父灣。他游了一夜，全程始終卻只從埔城腳下移到埔城邊。他想摸摸胸口的藥包還在不在，才覺知自己早被綁了起來，被移到乾燥的沙灘上。

戰地逃兵是唯一死刑，他知道自己要面對的，是人生和故事的結束。

已變成叛逃者的老士官長，對同情他的軍法官說，「我每天站在海邊，只要天氣好，圍頭就看得見，房子和人都那麼近。母親已經老了，她的身體比以前更不好了。我一定要把藥送回家，我只是想回家，只想將藥拿給生病的老母親，她還等著我。」

他接受死亡，但不肯認罪名。

「我是回家，不是叛逃。我沒有要背叛國家，只是想為母親送藥而已。」

「我沒有通匪，母親等了我這麼多年，她一輩子只會耕作、趕海，照顧家人，她怎麼會是敵方、怎麼會是匪呢？」

軍法官無力的將身體靠向椅背，他懂老士官長說什麼。

軍法官十歲就跟了軍隊。在天寒地凍的東北，母親交給他一個包袱，和一顆切開的、他愛吃的酸甜石榴，送他上軍隊卡車。

卡車碰碰發動，車上二排木條坐得滿滿，無座的站立空間也擠滿人，有的扶著車頭，有的撐著車欄穩住身體。

「石榴要滴下汁來了。」鄰座人嫌棄的提醒。

石榴籽晶瑩剔透如紅寶石，汁液鮮美，他既捨不得丟，又怕在擁擠人群中，果汁弄髒了他人衣褲，便低頭咬一口，吸吮起來。

車開動了，在顛簸的路上左震右晃。排氣管轟隆隆的震天嘎響，他聽見了母親叫他名字，正欲回望，卻是一個大彎，所有人傾倒。等他再抬頭，已看不到母親身影，已經無法回應，那聲呼喚仍似在耳旁。

石榴汁沾滿他雙手，從指間流下，在衣袖留下深漬。隨軍一路南行萬里，跨海渡臺。來到臺灣後，每次車行過彎，他心中的悔和恨都要再被離心力拋起、浮現。只要想到，錯失了母親最後的呼喚，他就錐心似的痛得難以自抑，從此再也不能吃石榴。

老士官長的情感、苦痛，他比誰都清楚。軍法官扶額閉眼，罪刑很明顯，他卻難以處斷。他在冰冷僵硬的木椅上坐到深夜，不動也不睡。寒風在窗外呼嘯，從窗縫咻咻鑽進來，凍得他手指紫紅，直到天明，寫不出一個字。等到再睜開濡濕的雙眼時，他吸了一口氣，冰冷的空氣，從鼻腔直直寒徹五臟六腑，他僵硬的拿起筆，困難的寫下死刑判決書。

老士官長將伏法，問他還什麼遺言，他說「我不後悔。人說天上一日，人間十年。我願意上天去，將人間等待的十年二十年，縮成天上的一天二天，我和老母，都在人間等太久了，實在熬得太苦了。」他早想好，如果這次試不成，老母大概也沒多少時間留在人間

了。與其一人孤單單的活著後悔，不如到天上去，安靜的等待與老母的重逢。

被捕到執刑，不過三日，老土官長在埔城邊槍決，寒風颼颼，葉落蕭蕭。他在連聲槍響中倒下，旁人將他的遺物送來給軍法官，只有一個提袋，裝著老土官長的身份證件，密裹著防潮塑膠袋的中藥，一張已經斑駁破爛的藥方，以及一張新紙，上有重新描過的舊藥方及新增涼補藥帖，筆跡字字如釜鑿。

老土官長懇求軍法官，有朝一日，如能反攻大陸，請將這些交給他的老母，或在老母墳前燒了，證件上有名字，有照片，老母會認得出來的。

軍法官拿著老土官長的遺物，痛心得像槍彈是打在自己胸口。等他將遺物送回大陸，老土官長的寡母可能已經不在了，那自己的母親呢？是不是還停留在遞給他包袱，將他送上車的那一個畫面中。

老土官長伏法多日後，秀蘭阿公終於被放了出來，鬚髮盡白，整个人像被抽乾似的，虛老得像村口得了黃褐病的榕樹，搖搖欲墜，風吹就要倒。回家後經常得躺著，再沒出門。他的金孫在精心照養下，倒是長得好，白胖胖的，方頭大耳。六個月大後，秀蘭阿嬤每日掂著腳尖，從藥櫃最上方拿下層層包裹的燕窩乾，用桿秤約略秤出精確分量，再珍惜的把剩餘燕窩包好，綁上細草繩，放回櫃頂上。

秀蘭阿嬤把燕窩放在瓷碗裡，泡上半天水，便端到屋簷下，找陽光明亮的地方，擰起眉，拿起鑷子，一絲絲的揀著燕窩毛，用小火燉給金孫吃。

秀蘭阿公躺床上，虛弱的交代她，起初一天一小杓，之後逐月加量半杓。

「你也吃一點。」秀蘭阿嬤端來一碗。

他搖頭，「燈芯燒完了，再加多少火油也沒用。」婦人缺乏遠見，燕窩這麼好的東西，與其浪費在油盡燈枯的老人身上，不如好好照顧孫子，為自己、為泉興、為王氏傳香火，才是至重至要。

「跟我說哪些藥是益氣的吧，熬一些給你補補。」她流著淚說。

「我就是醫生，我知道自己情況，吃什麼都沒用。」他頹然無力，才幾天，他的世界就翻了樣。

他自己不吃藥，也沒人吃他的藥了。人人都記得逃兵帶著他家的藥包，都知道他和逃兵，經常一起站在埔城落日前。再沒人敢上門來找他買藥，他和那一櫃藥都像被遺落的鹹魚片，乾巴巴的丟在角落，一起凋零。

他變得焦急易怒，每天盯著藥櫃，藥材只要變色生霉，就強撐著喊秀蘭阿嬤來，罵她忘了晒，籬筐沒對好陽光，抽屜沒關緊進了潮氣，擦拭時抹布太濕滲了水。

每日，他還要叫秀蘭阿嬤把還沒學講話的金孫抱到櫃邊，自己喘噓噓的歪靠在明式椅上、對金孫講上大半天的話。他拿出藥材，細細的，一項一項講解炮炙及煎煮方法。他握著金孫胖短的手指嘆氣，這指尖，恐怕不夠靈巧，摸不出質地。他也天天數錢桶，沒有進帳，不能進新藥，舊藥材早晚壞完爛光，等金孫成材時，只怕沒藥給他練手了。

秀蘭阿公虛弱、起不了身，秀蘭阿娘這幾天也不舒服，做不了事，休息著。秀蘭阿嬤愁眉苦臉的來找腰治，「你阿舅呢？能不能賣我幾條老鼠尾？秀蘭阿公怕老鼠叨走他的補

品藥材，顧守得像金子一樣，家裡所有的洞都堵死，不讓老鼠有地方躲。加上秀蘭她娘這幾天身體也不好，一直都煎著藥，家裡到處是藥氣，老鼠更被薰到躲得遠遠的，就算在屋後園圃裡也放了捕鼠器，還是抓不到。」

經過這次逃兵事件，全島封村、腰治阿舅來不了。解封了，阿舅也還是沒來。長久以來，大家都倚賴他提供，心情全鬆懈了，沒人努力捕鼠，也沒想到存貨的事。現在貨源一斷，腰治家的門檻幾乎被踏穿。

來人全問同一句，「還有老鼠尾嗎？你阿舅什麼時候來？」

村人的等待，充滿焦慮，最後變成不滿和憤怒。

賣菜阿婆責問，「他答應了每週送老鼠尾的，怎麼可以說不來就不來，有這樣做生意的嗎？」不能供應老鼠尾，軍隊全往別處買菜去了，菜販對著菴巴巴的菜葉長嘯短嘆，只能賤價將菜盤讓給有老鼠尾的菜商。她心裡羨慕起賣鹹菜乾的，幾天賣不出去都不怕。「唉，害我虧得連菜籽、肥料的本都沒了。」

腰治低頭彎腰，連聲道歉。

漁人看她的眼神，充滿指責。「早說不送來，我們就自己抓老鼠了，現在時間到了，沒個影子，交不出老鼠尾，下海漁民証就要被停掉，真被他給害死了。」

腰治很羨慕不說話的阿孃。阿孃願意回應她，但就是不講話。逼急了，只用眼睛烏烏的看著她，搖搖頭，不出聲就轉身離開。

村人當然不會找阿孃，只找能回話的腰治。

面對急切壓迫的村人，腰治也不禁要埋怨阿舅了，平日裡進出高埔村，頻繁得跟村人一樣，總在不預期時，就像鬼影一樣出現身後，嚇人一跳。現在要用上他了，卻連著好幾天都不見人。

腰治擔心阿舅是不是出事了，那麼愛熱鬧愛風光的一個人，怎麼忍得住不來高埔村，他和前來求老鼠尾的每一個人，都能樂呵呵笑咪咪的交際聊天。

老鼠尾因為供需失衡，開出新高價，但是阿舅並沒能如預期的大賺一筆。

逃兵封村，足不得出戶，先官心裡緊緊繫著石洞裡的老鼠，幾天沒得吃喝，就怕母鼠會餓得吃掉剛生的小鼠，也擔心沒送水，老鼠會成群渴死在洞中。

但現實比他想像的更慘。

當初選擇石洞的好處，是滴水不進，片土不沾。所以他每天看天象，天候若有變化，就會多放些水食，但這總不是辦法，老鼠是沒有飽食二字的，給多少，就吃掉多少，他也怕老鼠撐壞身體，壞了大計。一封島，原本的好處全成了缺點，要是能流點水進來，至少能期待天降甘霖，還有解老鼠渴的機會。若是土洞，不能去餵食的時候，老鼠還能掘點草根樹根吃，撐上幾天。

千思萬慮，就沒想到，會有逃兵封村這樣的事。

他在家裡來回踱步，緊張得坐不得躺不得。一解封，就迫不及待上山去，沿途急得幾乎忘了呼吸。到了羊角窿，彎腰撐腿，連喘了幾十口大氣，才有力氣往洞口去看，不看還好，一看，人幾乎軟癱在羊頭石上，石洞裡乾乾淨淨，幾百頭小鼠在洞裡鑽竄的榮景消失

了。他抱住頭，蹲坐在羊頭巨石上，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

一切仿如南柯一夢，一覺醒來，都消失無蹤。

他在洞裡團團轉，一身的汗，腦子一片空白。突然想到，爬上巨石邊的松林去看，他藏在那裡的飼料也不見了。石洞裡的鼠，石洞上他親做的鐵網和隔層，都毫無痕跡，所有的事情都像不曾發生過。

他懷疑自己，若真養過老鼠，怎麼會一點痕跡也沒有。如果一切不曾發生，那麼到底現在是夢，或者之前是夢？

聽說，老鼠會成群，一隻啣著一隻尾巴，排隊出走，甚至相隨跳河。也聽說西洋有吹笛人，會引誘鼠群跟著他離開。他的老鼠，是怎麼不見的？

他又鑽回洞裡，終於在石洞的縫隙邊角找到了穀物殘渣，將他帶回現實。但証明了的確養過老鼠這件事，卻令他更痛苦，他寧可一切只是夢幻泡影。一樁樁難事，全浮在眼前。為了養鼠，他起了會，才有錢買穀物、藥材、捕鼠器、鼠籠。眼前沒尾巴能賣，會錢就繳不出來。之前有客戶擔心老鼠尾漲價，預付了一整年的老鼠尾費用，綁住定價，要求定期送貨。現在交不出老鼠尾，他也沒錢退。他馬上會被認為是騙子，老鼠尾交不出來，會錢繳不了。他建立的王國，他的商譽，就要土崩瓦解。

浯島小，出了信譽問題，是人人皆知，鋪天蓋地的，想東山再起，重新取得信任，太困難了。一鬧開，說不定他養老鼠的事，也會被發現，那是會被關的。

現在只剩一條生路，找到也賣老鼠尾的人，高價進貨，以解眼前燃眉之急。但是眼前

這關如過了，未來呢？如果不能重新養回老鼠，快速恢復產量，只是買尾巴來供貨，應付眼前，怕是飲鴆止渴，延後問題，擴大債務，未來要死得更難看。

他盤坐著，閉眼，努力讓自己靜下心來分析，羊角窿的石洞門被拆掉了，老鼠應該是被搜山抓逃兵的人發現，起了貪念，沒有上報，整批偷偷帶走，才不見屍身，也才沒有追查老鼠的飼主。

羊角窿已經被發現，以後老鼠就不能再養在這裡了，他一時也找不到其它適合的地方了。這筆生意想再做，得開新路。

他想了想，只有先找火木躲債避禍去。再沒地方比高埔村更好的地方了，有門戶登記管制，不得隨意出入。

就幾條老鼠尾的事，誰沒有生活要忙，能記這筆小帳那麼久，就算讓債主找上高埔村，也進不來，只能站在衛兵哨徒呼奈何。等風頭過了，債主們找到活下去的方法了，他再出門誠意的道個歉，錢和貨，以後都會補足，任誰都只能無奈的認栽。生意場上走，人人有過倒帳的經驗，不該太當一回事。

眼前，他得想出重新養老鼠的辦法。

他怕遇到村人，所以等傍晚了，才悄悄的過了衛兵哨，閃進村來。不料，才在村口，就遇上了人。「哎，腰治阿舅啊，這幾天怎麼都沒沒見你？我總煩著老鼠尾的事，昨晚夢了一夜的老鼠，醒來後心慌得不得了，一早上都沒力氣做事。」

幸好他已想好了托詞，裝出一臉愁，「沒辦法，前幾日抓逃兵，出不了村，總不能侵

門踏戶，到人家裡去抓老鼠吧，這幾天恐怕都拿不出尾巴來了。」

「你要是擔任民防搜查隊或軍隊就好了，邊搜山抓逃兵，邊捕老鼠，國和家，雙邊都顧。」村人很能諒解，打著哈哈。抓逃兵時，村裡每人都像被潑了一盆冰水，打著寒顫，哆哆嗦嗦的過日子，生怕自己遇到逃兵沒能抓住、被舉報縱放，也怕逃兵躲家裡邊邊角角、被指控窩藏，那罪都不比逃兵小。可是，逃兵的是老士官長啊，村裡誰沒讚美過他養的聰明小狗，誰不知道他幫村人擋拆了多少屋子。大家最怕的，是如真見到了他，倒底要抓要放，那心底的萬般糾結。

聽到這句玩笑話，腰治阿舅恍然大悟，帶走老鼠的人，說不定已經猜中他的窘境，正等著他認賠，上門高價買回那群活老鼠，才能繼續做生意。如他不買、生路就此斷絕。甚至，可能正等他一上門，立刻要抓住他，舉報為養老鼠的人，換得升官的好機會。

暫時，他不該輕舉妄動，更不該再回羊角窟。

進入高埔村後，他天天站在城牆邊，豎起耳朵聽著城外的動靜。守門的衛兵，不問任何理由，冰冷的擋下一個又一個前來尋債的金主，不讓入城。戰地的各種戒嚴限制太美好，萬事萬物，都有節制管束，為債主的討債之路，設下重重難關。他像襁褓的嬰兒，受著母親滴水不漏的保護。埔城，必能成為他再生氣象之地。

十七、驚夜

火木在海上撿了個漂浮的厚塑膠桶回來，高興的清洗，「這材質好，不易破。帶上船，不怕撞，還承得了重。」他打算討海時帶去，裝什麼都好。

他提著濕淋淋，還滴著水的塑膠桶，粗略抹擦二下，就提進屋裡。

「還沒晾乾呢，就要拿進去了？」腰治問。

「等下就天黑了，如忘了收，東西放屋外，村指導員會罵的。」阿爸說。

凌晨，夜色正黑，睡意當濃，一列森然的隊伍，封鎖了村內的各巷口，再依安排、分組對各戶入屋突擊檢查。因為逃兵事件，高埔村被指列為肅奸防諜的重點村，必須查明是否其他的合謀者。

巡檢一組七人，村指導員拿出白粉筆，在房屋大門上，畫了個大圈，代表已檢查通過了。在粉筆擦擦聲響中，好像也能聽見屋主鬆了一口氣的長長呼氣。

接著，就來到腰治家。砰砰的深夜敲擊，再度撞破安寧的日子。冷峻的武裝衛兵，漠然的村指導員，及靦腆的村幹事，一同走了進來。驚醒的一家人，帶著困倦和驚懼站在牆邊，村裡才有過逃兵，能預期將會時常遭遇嚴查，過去也習慣了深夜巡檢，但仍不無擔憂的看著一行人進房，打開櫃子，探向床底，掀開被子，拉開抽屜，一樣一樣翻看。

「多了一個人？」村指導員拿戶口名簿對完人臉，對著先官例行性的詢問，語氣不算太壞。他和阿舅是相熟的，因為阿舅提供的老鼠尾，村指導員次次都能達標，考核成績不

錯。

「哎，這是我的過夜住宿條。」阿舅趕緊拿出証明。村指導員只瞄了一眼，便點點頭，叫村幹事來核對資料。

阿舅沒有往日的意氣風發，頭髮蓬亂，身上衣服污漬斑斑，昨天不曉得做了什麼，大概累得沒洗沒換，就上床了。

大為經過她身邊，在黑暗中，牽起她的手，將一枝冰冷光滑的鋼筆，送入她手心裡，乾暖的掌帶她的手包裹住鋼筆後，大為鬆開手，若無其事的走到村指導員身旁，用手電筒照著登記本，一本正經的做起紀錄。冰涼光滑的鋼筆，在腰治手裡逐漸變暖，她不敢抬頭，只看著他手電筒照射下，他正在刷刷寫字的手指，她的胸口有無數小小的細流竄動著，帶來一陣陣的酥麻。

她雙手捧握著筆，壓在胸口上，輕輕的喘著氣，生怕被人聽見了心跳聲，撞進了她的心事。

二人幾天沒再見面，大為停筆，咳了二聲，像是生病了。她擔憂的看著大為比其他人的蒼白的臉色。

大為登記完，抬頭起來，手電筒餘光中的她，也正直直的看着他，二人四目交會，很短的，不被人察覺的互視，交換了個極輕極淺的微笑。

這晦昧不明的流動，腰治覺得，竟比第一次偷偷潛下水去撈虎螺令她興奮。又比繞過地雷區、躲在林間深處偷看對岸傳單還更刺激。另外，還有一些陌生的，美好但說不明白

的感覺。她覺得此刻的自己，像一隻抓滿風的帆船，輕快的在夜空下疾行，遇上了滿天的流星雨，叫她魂悸魄動。

唉，真想跟他說句話，提醒他，多照顧身體，好好休息。

她花了一小段時間，才讓心情安定下來。

軍方拿著清單走出來，神色凝重，指稱「列管物品數量不對，多了一個塑膠桶。」他從房間床邊，拉出阿爸下午檢回來的塑膠桶。

「這是助浮器材，能幫助浮海叛逃，怎麼沒報列管呢！」村指導員變了臉色，質問阿爸。

阿爸急急的解釋，「是水桶，沒有要助浮，這浮不穩的。是要裝魚的，我沒有要叛逃的意思，因為傍晚才檢回來，來不及找你講，我天一亮就去改登記。」

另一個衛兵，拿出大弟拆解組裝玩的一塊板子，上面有線圈，幾條連接電線連著鐵夾子，別針，鉛筆芯壓著的刮鬍刀片，「這些材料，足以組成一個礦石的收音機。你家私藏違禁品。」

「這是我弟弟的玩具，他不過是個小學生，哪懂收音機組裝。」腰治出聲辯駁，緊張得四肢冰冷，聲音顫動緊澀。

衛兵和村指導員交換著意見，「私藏助浮的水桶，又私組電訊接收器，有通匪叛逃的嫌疑。」

武裝衛兵站到阿爸身旁，只冷冷的一眼，整個屋子像降了霜，阿爸張著口，卻無力分

說。

「帶走。」領頭揚了下巴，眉眼因此低垂，顯得冷漠。

阿爸看了衛兵，又轉頭看向阿孃，眼神中滿是歉和悔，可能是因為這次的不謹慎，也可能是因為過去的不得已及不周全。

「阿爸。」大弟扭動手，伸手抓住阿爸。衛兵將大弟拉過去，他開始哭起來，阿舅蹲到他面前，想摟住他安撫。衛兵伸長槍管，隔開二人。

小弟包裹在黑白格花帔中，阿孃罩住他的頭臉，她的眼睛瞪得圓圓的，燒著怒火。

「你們明知道，那是水桶，為什麼硬要說成是叛逃的工具？不過就小孩子玩的碎零件，你們也硬說能組成收音機，你來試試，能不能組得成？」阿孃太久沒有發出過聲音，她的聲音憤怒、語調怪異而不穩定。像作惡夢時，奮力的呼喊，旁邊醒著的人，只感覺到作夢者的激動，卻聽不明白他叫嚷什麼。

腰治驚異而擔憂的看著講話的阿孃。

「要叛逃，什麼都沒有也能逃。我們的家就在這裡，要逃去哪裡？為什麼要靠一個水桶叛逃？你們只是欺負沒有辦法的人。」

阿孃的語句漸漸能讓人聽懂了，但她的話，在戒嚴的戰地，卻大膽得驚世駭俗。

「如果一個人，真的被逼到過不下去了，為什麼不讓他逃，一定要他死在眼前才行嗎？」她不說話，但聽得見、看得到，但秀蘭阿公和老士官長的事，她都清楚。現場每個人都知道她指的是什麼事，雖然村人從不敢明白談論，彼此只能以吞吞吐吐、半遮半露的

句子，緩慢的拼湊建構全貌。

而且，對岸也沒放過這機會，反覆廣播深情喊話，把這段動人故事，老士官長投誠回歸祖國懷抱，最終失敗遺恨，斷續模糊的傳送到埔城來。此舉激怒了浯島軍方，認定埔城必然有匪諜間細埋伏。

啞口婆出聲，而且說著離經叛道的話，現場的人都像看著妖怪一樣，瞠目結舌。

村指導員對阿孃浯島腔濃重、閩國語夾雜的內容一知半解，他揮動著棍，大斥阿孃，「刁民。」

大為退到後方，眼神慌亂，不忍心的低下頭。

「阿孃！」腰治悲哀的喊，想叫阿孃別再說了。她天天盼著阿孃重新開口，如今阿孃出聲了，她卻希望她一句話都別講。

阿爸回身，猛的抱住村指導員，一陣棍打及武裝衛兵的槍托重擊，都落在阿爸的頭背，阿爸悶聲忍著痛楚。

村指導員含糊兇狠的罵了許多家鄉話。

混亂中，大弟放聲大哭，被衛兵摀住口鼻，只能嗚嗚抽噎。腰治無法穿過槍枝去安慰弟弟。她心寒的想，未來還有很多機會，大弟將漸漸學會不出聲的掉淚，直到有一天，遇到什麼事，都不會再哭了。

腰治的胃緊縮劇痛，她冒著冷汗，緊閉眼，抱著肚子，瑟縮的蹲在地上。棍棒沒落在她身上，可是那些畫面和聲響，透過眼和耳，戳刺進腦中，她脖頸發麻，覺得天旋地轉。

在淚眼模糊中，阿爸，阿孃和大弟都被帶走了，阿舅接過包著花帔的小弟，大為離去前，看著腰治，他透著憂心，但無能為力。

「先進房去吧，廳裡冷。」阿舅啞著聲，拍拍她的肩說。

沉沉黑夜，身上的被子潮又重，一點也不暖。她半坐半躺在床上，摟著小弟，胃還隱隱生疼。小弟睡得很不安穩，不時皺眉，出聲，扭動身體。等到天亮，她的眼睛乾澀得發痛，才發現自己不僅一夜沒睡，甚至也忘了闔眼。

腰治強撐著，煮了番薯糜，並盛了一碟醃螺和花生放桌上。要去喊阿舅來吃早飯時，才發現他竟已早早起床出門了。

前一晚腰治家才出事，第二日一早，恐懼就在村裡漫延，村人感受到了軍方清肅的決心。大家都很惶恐，也很有自覺的展開了大掃除，不讓家裡出現不該存留的東西，展現自己絕無異心。籃球、收音機這些是早就知道不能有的，現在，連可能形成收音機的零件，都不能擺放在同一個抽屜。

「我又沒見過收音機，怎麼知道哪些東西不能湊在一起放？」腰治聽見鄰居的孩子跑到灶間，問著正在灶裡升火的大人。

「你有上學，自己猜猜看，反正能過電的東西，通通分開放。」鄰居很不耐煩的回應。自己則拿起一疊同安廈門親戚的往來書信與地址，看了一眼又放下，最終還是一把塞進了火灶中。這些會被懷疑跟對岸的人有交流往來的東西，都是不該存在的。

有了狠心的開頭，後來一切就都容易了，遷界同安的宗親，所送來的族譜和幾百年前

祖先的遺囑手抄本，也不猶豫的丟進灶去。一把灶火，讓百年來的情感牽扯，秒瞬間灰飛煙滅。村人自我安慰著，幸好家貧，沒有廈門泉州的房地契書，要是像那些大戶人家，燒了，大概要比剝一片心肉下來還痛。

涠島全民皆兵，對岸全民皆匪。經過逃兵事件和腰治家的一夜，村人一夕頓悟，明白了是與非之間，該如何劃分界線。可以緬懷故國河山，但是不容許心念著對岸的人和事。

腰治看向前一夜，她瑟縮站著等待檢查的角落，才發現鋼筆竟掉在灰土中，流光漆面，沾滿灰塵。她走過去撿起，想起漫長的夜裡，她和大為二人暗送秋波時黏膩的甜蜜，緊接著轉瞬襲來的重擊，和家人被帶走時的恐懼無助，以及大為臨去時同情和無力的樣子，她在心底嘆了一口氣。

她拿了布，擦乾淨筆身，檢查了沒有刮傷。才輕輕的將筆放在房間的抽屜裡，用軟布墊著。鋼筆表面的烤漆華美，彩光流轉，十分貴氣，置身於坑巴老舊的抽屜裡，顯得委曲而格格不入。她看了一會，竟不知該怎麼處置這枝筆才好了。

以前，她以為已經接手了阿孃許多工作，如今才知道，家裡得做的事太多了，她整天在家中忙不完，忙得幾乎無暇憂心家人正在遭受多可怕的懲處。她甚至懷疑自己是故意這麼忙的，才能逃避去想偵訊和定罪的事。她不知道能做哪些事來幫家人，罪名和罪刑是由村指導員和軍隊決定的，忘了登記管制品，懲罰應該不大，大弟那些連電子零件都稱不上的玩具，更是不足為道。但如果罪名是私藏助浮物和組造違禁品，意圖通匪叛逃，要被關到什麼時候就難說了。

阿舅比她還更忙，每天早出晚歸，短暫回家吃個飯，總是一身污泥，像是滾進泥潭抓了一天的老鼠。

其實，阿舅並沒有早出晚歸，而是日以繼夜、宵衣旰食。他也不是去抓老鼠，而是天天像老鼠一樣，躲著光，避著人，躲在柴房裡挖地洞。柴房的泥土地上，有一艘翻過來等修理的漁船，他掀開，四肢著地的爬進覆船裡，再蓋回去。

漁船下的昏光中、有一個用柴堆虛掩住的洞口。他撥開木柴，再脫下上衣，赤裸上身鑽入漆黑洞中，神不知鬼不覺的，一桶一桶的挖掘著底下的紅土。他把挖出來的紅土，送到船邊的一輛獨輪推車上，等推車堆得近滿，就推到木麻 林裡傾倒。

村裡人躲著腰治一家，跟避瘟神一樣。沒人來訪來探，正是秘密挖洞的好時機。

木麻黃是勤快的好夥伴，不多時，落下的黃鬚葉很快會蓋上紅土，就算有人來了，也瞧不出痕跡。看著林間被堆出的一座小丘，他十分得意，覺得自己有樊梨花移山倒海之術。

他習慣了地洞裡的黑暗，在洞裡，感官變得異常敏銳。每隔一陣子，他就停下來聽聽軍靴踩踏在頭頂路面的聲音，再聽聽遠一點的碉堡及兵哨，有人在交接講話，還可以聽到更遠的演練場，班兵正訓練著踏步、答數，和左轉右轉，以及班長威武斥責的聲音。

他對這些訓練很不以為然，又繼續鑿壁。

他當過不少日子的兵伙，從沒一天搞過這些花樣。雖沒真開槍立過像樣的功，但是見過肉搏的真實戰場，光這點，就勝過這一島的兵不知多少。

「全是些只懂虛假演練和打高空炮的花拳繡腿」，他心想。教踏步對齊有什麼用，人真的上岸打起仗來了，對得齊還不如躲得快，把學左轉右轉的時間，用來練習丟手榴彈，還更實在。

上方的洞泥掉落到他嘴邊，他吓吓的往洞地吐了幾次口水，才吐乾淨土屑。

他在漆黑的地道中，眼神晶亮，揮汗如雨，一開始只能用小短鋤，當黏濕密緻的紅土，被他掘出了一人深的洞，就改用大鋤及大鍬，工作的進度變得更快了，愈來愈濃厚的土腥味，變深變大的地洞，都鼓勵著他，使他忘乎所以的沉浸在重複的動作中而不厭倦。不知第幾個日夜過去，他如常一鋤下去，竟意外的發出了鏗鏘響聲，鋤頭重重撞擊到岩盤，震得他手上一麻，產生微小的火花，在暗無天日的洞裡，像熾光一樣嚇了他一跳，將他的意識喚回。

「竟然挖到了底下的花崗石盤，太好了。」他忍不住在寂靜無人的地道中驚呼。算算這深度，應該是夠了，該是改成沿著岩盤橫向推進的時候了。

他在黑暗中，想像著輝煌而燦的未來，他將擁有自己的地道，開拓龐大的事業。他忘情的挖掘，直到爬出洞口，搬開小船，重回塵囂，才發現自己像一隻失水太久的墨魚，累得幾乎隨時能死去，腰背酸疼，手腳疲累得動不了，只能軟軟的癱垂著。

他持續的挖了數不清的日夜，深受自己的毅力感動。他甚至懷疑自己並不是因為什麼目標而挖掘，只是單純愛上挖掘這件事。直到前方出現了一堵硬壁，和下方岩盤一樣堅硬的崗石牆，才停止前進。

他並不知道高埔村原有古牆，敲去牆面覆土，他第一次在地道裡點亮煤油燈，激動的摸看數百年前的遺跡，屬於他自己的王國，儼然成形。

一切安排太巧妙，他以石牆為壁，開展出了分枝，一條連向了村中的井底，能取水，能見天光。他在地底深處，聽見來汲水的村人竊竊私語，聽見二個士兵半夜來打水淋浴的濺濺水聲及低聲嬉鬧。瞬間間覺得，自己像埔城的窺探者，擁有了所有人的秘密。

另一端，通往他專門養鼠的密室。有了石牆和地基，只要再把四環土壁加上細密鐵網，就能重啟大業了。

這一次，他將會有合作者，他的目標是處境跟他一樣困難的腰治。

他提著煤油燈，帶著腰治，爬入了逼仄潮溼陰暗，卻奇異的令人心安的寧靜地底世界。

阿舅將煤油燈掛上土壁，驕傲的展示他的養鼠室。

腰治驚駭的連連搖頭，不只因為軍方明令禁止繁殖老鼠，她也不敢想像有好兇小眼，露著尖尖利牙、拖著可怕長尾的鼠群環繞著腳邊。

「你忘了登記水桶，家裡有刀片、鉛筆芯、線圈這些零件，事情都是可大可小的？村指導員求的，不過是個查緝有功的獎。讓他得到獎章的方法有的是，比如，保證收集到最多的老鼠尾，讓他拿個更大的獎。如果，再保證他未來可以連連得獎呢？」阿舅對她分析。她想起阿舅手捧鼠尾如花束，日日春風好的畫面。

煤油燈在黑暗無風的地道中，光源穩定不搖晃，竟比在地上展現了更美好的光明。

軍方在地上新建了城牆，立了新的規矩和限制。她和阿舅轉入地下，想方設法要解開軍方所設的難題。地下的古城牆，在過去圈留了傳統和文化，讓人們以宗族的方式彼此守護。如今，它又整整齊齊的重新列在眼前，將用另一種方式支持腰治和阿舅。

她驚訝於阿舅能獨力完成如此鉅大的工程，他強大的意志和神跡般的成就，給了她信心，重新燃起希望。

阿舅的心智堅韌，與他同行，必能解救父母、脫離水火。

大為的無力、憂心和旁觀，緊接著出現在腰治腦中。大為是等著高升的才子，村幹事對他而言，只是起步，早晚要跨出埔城的。她又想起黑暗裡交到她手上，靜臥在抽屜裡的鋼筆，光華宛轉。她慶幸，在恐懼和慌亂的夜中，沒有把筆摔壞，等村民大會時，就完完整整的還了他吧。

腰治撫摸著傳說中的抗倭明遺城牆，牆面仍然堅固而霸道，她的心動搖了。她的耳際，幻浮起鼠群吱吱的鳴叫，像歡奏著進行曲。眼前逼仄的地道，成了一條坦途，將爬滿肥滋滋的鼠，快樂的甩動尾巴。她的眼裡閃映著煤油燈的火光，以及光燦燦的、將扭轉的未來。

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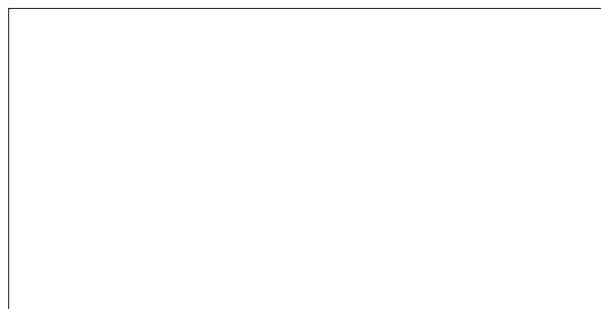
本部長篇小說，具有李永平《古陵春秋》、吳均堯《火殤世紀》的筆法，篇篇可獨立閱讀又能情節互聯。文辭俗雅兼俱，既有金門戰地風情、又有南洋落蕃況味。

「借夫生子」、「飼鼠取尾」的情節具震撼力。

「水鬼摸耳」的情節則稍顯粗糙，故事的時間軸亦模糊；人物可再深入性格、精描處境。

總體而言，長篇小說經營不易，難免略有瑕疵，但瑕不掩瑜，仍然熠熠生輝。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2024 第 21 屆 浯 島 文 學 獎 · 得 獎 作 品 輯
| 長 篇 小 說 · 優 等 獎 |

《埔城記事》

發行單位／ 金門縣文化局

發行人／ 陳福海

總策劃／ 呂坤和

作者／ 陳嘉甄

總編輯／ 陳榮昌

主編／ 李海瑩

編輯／ 陳筱君

編輯委員／ 周祥敏 顧孝偉 蔡其鈞 翁慧玫 胡小玲 楊肅民

地址／ 89350 金門縣金城鎮環島北路一段 66 號

電話／ 082-323169

傳真／ 082-320431

網址／ <https://cabkc.kinmen.gov.tw>

印刷／ 群御廣告 04-24222277

初版一刷／ 113 年 11 月

定價／ 新台幣 元

ISBN／ （平裝）

GPN／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